

點

石

齋

畫

報

點石齋畫報元集目錄

天生異人	御風行舟	官紳被辱	蓬島奇觀
神靈何在	起死回生	猴能報信	鼠精作祟
小人大頭	短人有種	開關納客	墜樓生變
小題大做	合浦難還	馮婦復生	人墮煙囪
春藥害鼠	淫婦毒手	不認同年	燒香遇禍
雷警惡人	邑侯路斃	猴子殺賊	三生有幸
兇惡性成	悔不可追	流水無情	鼠能復讐
王妃顯靈	拔出火坑	牛生小孩	溺鬼搶物
鏢師拒盜	蜂蠆有毒	剝屍顯報	老奴無良
兒生有尾	傳相逸事	虎登王位	祝壽坍塌
劍池龍躍	樹妖誌異	玩世不恭	慨發慈悲
姻緣錯配	頭重腳輕	殺人放火	老將笑柄
砍樹問罪	火藥肇禍	武弁不法	太不自重
死不旋踵	虎不食人	妙畫通神	航海奇觀
訓犬成軍	龍穴已破	樹妖業結	珠光變幻

強中有強

演龍行慶

球升忽裂

太史愛才

誣竊釀命

智珠獨得

瞽姬被虐

狗亦荷枷

樹老通靈

驚散鴛鴦

元寶翻身

拐孩匿窖

犬能獲賊

西童賽馬

龜壳幾碎

挂劍遺風

惡聲何來

慈悲何在

丐求祖師

夙孽相報

計破賊船

黃犬變人

舟子捉鬼

圖繪紈袴

兩頭鱉

賽腳踏車

西蜀古錢

潤老出醜

花林擺陣

氣球破敵

天理循環

蒙師難做

賊思嫁禍

吞洋自刎

知法犯法

假夫妻

龍姿鳳彩

狐欽孝女

老蛤貪餌

貪色忘身

韋馱被毆

鼠山貓鎮

虛題實做

王子私婚

笑罵由他

捉月奇談

結黨煽惑

失却真面

魏公齋畫非天集目錄

天坐吳入

軒窗附五

小入大

嚇風行舟

法天回

對入

官制新

知法犯法

客

畫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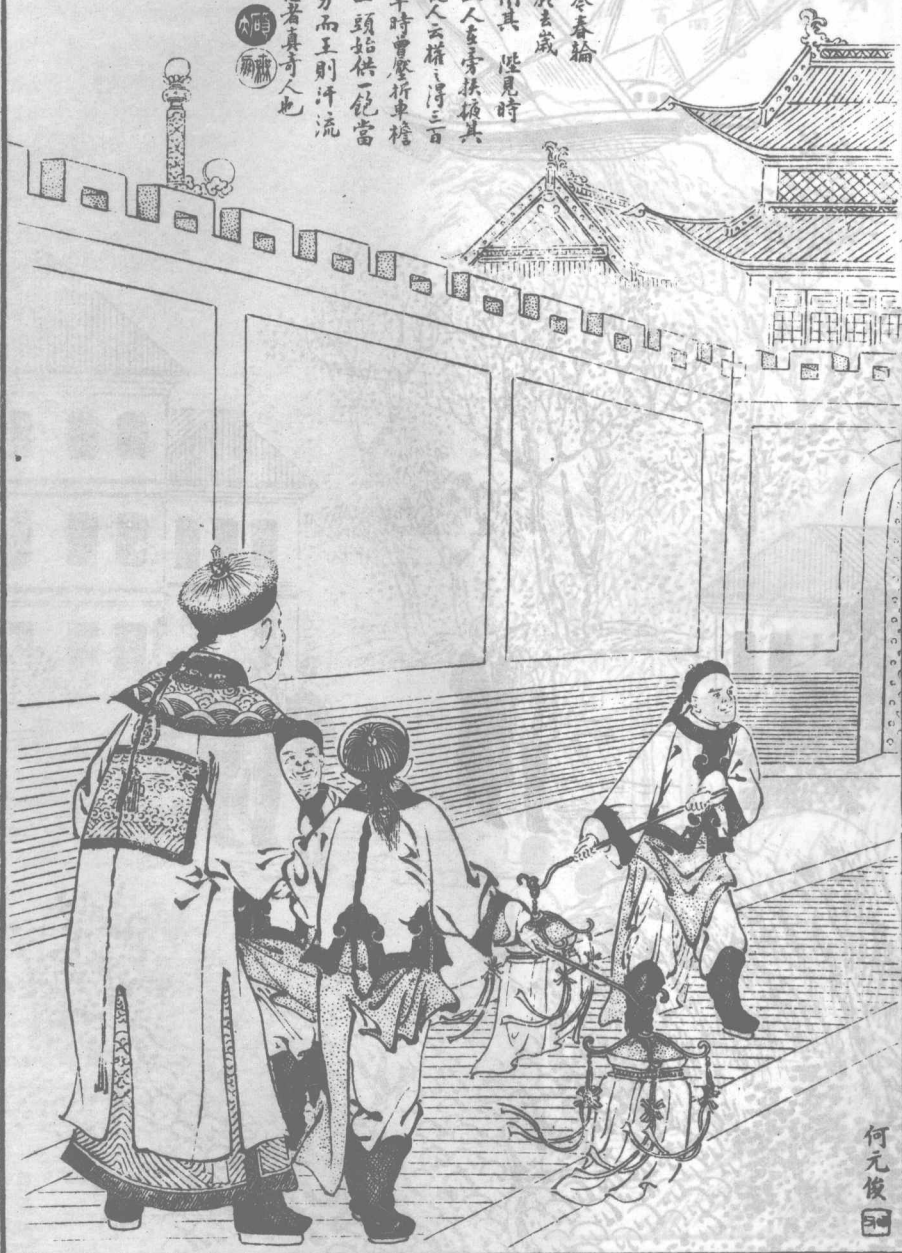
其辭

對

天生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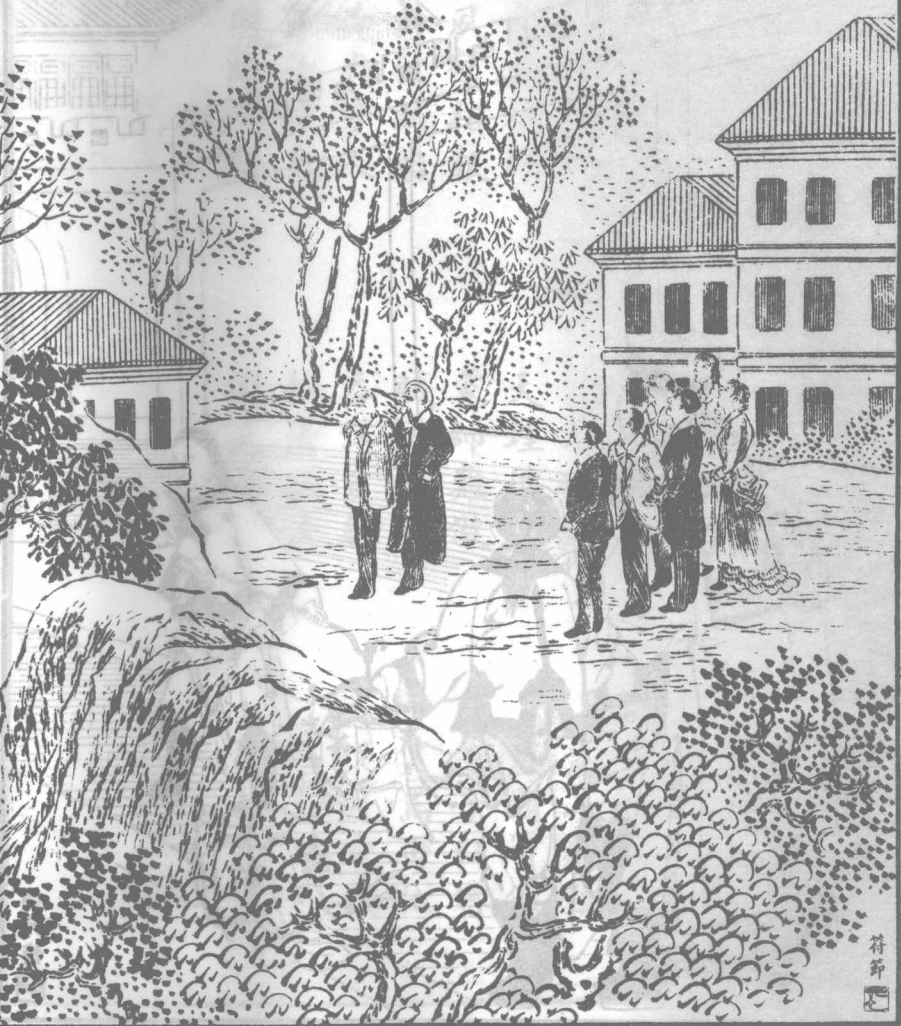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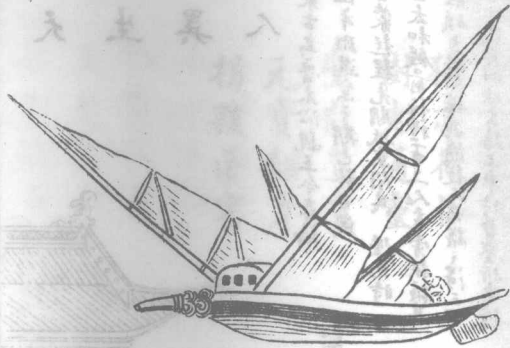
蒙古高宗末沁親王合春輪
值年班進京之期已於去歲
自蒙起程先期抵京聞其
左太和殿前行禮有一人在旁扶掖其
體弱若無朋據其隨從人云權一得三百
八十餘斤此次在路車時曾壓折車檐
一具每食須中食羊一頭始供一飽當
上殿時扶者頗形吃力而王則汗流
氣喘一似不殊其備者真奇人也

大和殿
麻



八 吳 主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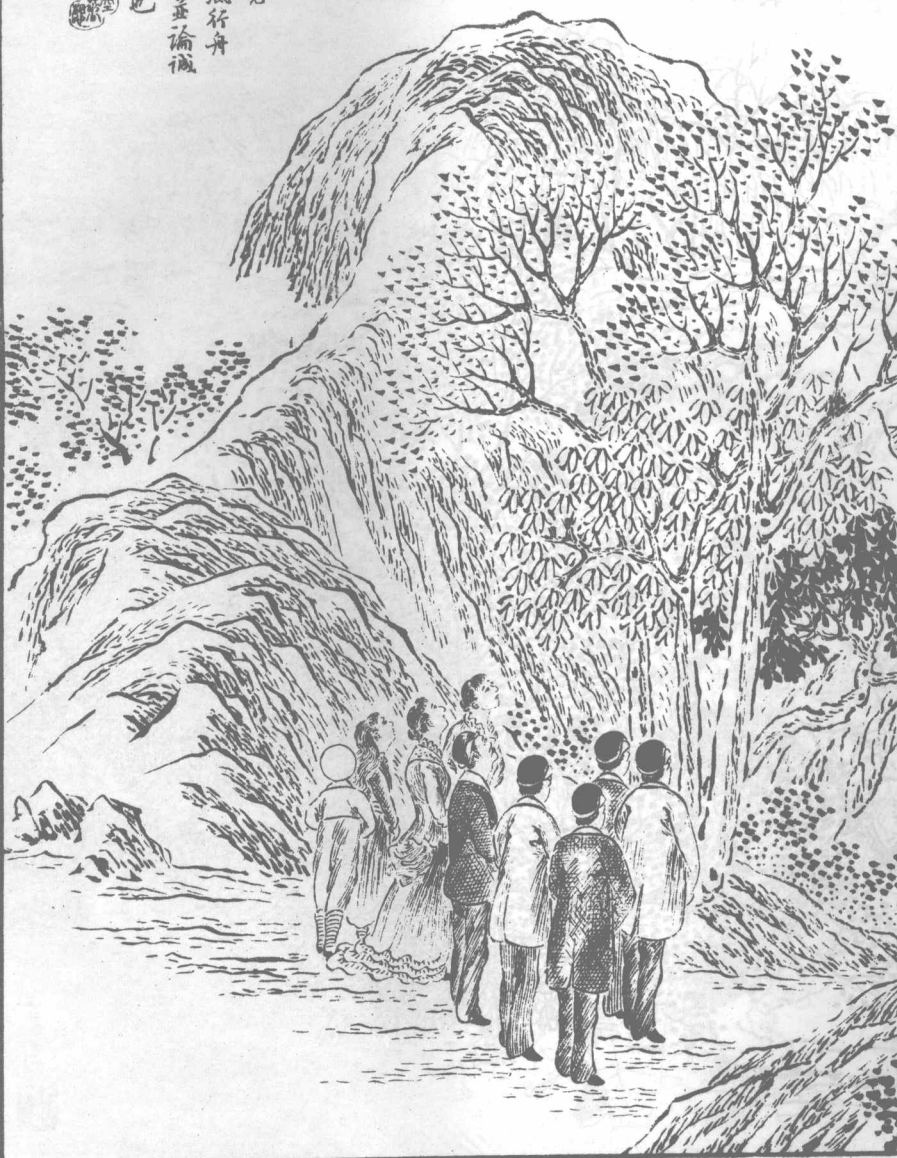
三五味
日身
輪千
榮



符節

御風行舟

美國某學堂教習蘭某
 近思得新法用礮石等類
 種質製造風舟一隻舟內有汽
 鍋一汽器一暗輪二風異四
 般一風異寬二道當又百
 分之四十曾在華威頓
 地方試行頗覺靈捷
 此船在穴中行駛或
 二或下運動自如雖
 遇風雨亦無調礙乘
 風上駛可至二百邁當
 之高正人格致日精製造
 之巧真出人意外哉或曰
 是鴉煤氣槌之式匠心運用
 製成此舟使運氣騰空飛
 行絕迹較之列子御風而行尤寬
 括若較後按本報前曾記水底行舟
 一則水且到底風自凌空相提並論誠
 當今之奇事也亦天地之大觀也



官

紳

被

辱

松郡北門外五里塘開濬河工
 前因天雨連綿尚未告竣遂徑
 將海帆二尹前指勘視不知出
 何起警警衛長一呼百應聚集千
 數百人羣起為難將蔣二尹所
 穿袍服任意撕毀乘輿亦破打
 破隨後人羣又被扭倒地者有
 受傷甚重者幾至活活流淚水
 狼狽不堪未幾有東門外華陽
 橋紳董顧君亦被鄉民扭住殿
 傷頭面等處竟至拖出一里許
 路始獲釋後將捕廉拖泥帶水
 步履蹣跚幸得借乘顧董肩輿
 回城而去聞同時有分董姚明
 經亦遭辱說者謂因二董情
 惡米索勒扣經費辦事不公致



有以變後鍾陳蓉曙太守委
華要兩明府出城祥慶開導
再三始寢其事



蓬島奇觀

離蓬萊縣城十餘里有蓬萊島四面環
水矗立海中島上有一高閣凌雲插天異



常遊其地者往往作雲外想每當夕
 陽在山銀盤逗水魚龍吐霧結成幻景遠
 而望之樓閣參差人民離沓或負嶽嶺或
 釣於水或疑王母之騎鸞或似牧童之騎
 犢寔幻離奇頃刻異致湖中尚有羽士名
 貝葉者身符大術僅持其間日夜枯坐蒲
 團不預外事亦有時出外似像則於路側築
 一小壇僅容獨坐前後無門四面僅留隙尺
 許上下左右通插利刃鋒芒似雪元坐其中
 不能稍動該羽士不言不語不藉不食直至
 四十九天始將此壇撤去婆婆而出
 於是奉佛者流無不爭先施捨冀
 結仙緣聞該羽士風
 晴雨晦頗能
 前知人謂蓮
 策仙境故宜
 有此真人也





神靈何左

周浦鎮下西山王廟不知何期何神該家居民奉之甚虔每在二月廿四日為出巡之期會中儀仗熱鬧異常本仙會中人興高采烈史儀於前內陰尋常執事外有龍燈一條盤旋飛舞天矯不羣雜以高蹠掛圓陸離光怪目眩神移游人嘖嘖稱奇噴噴稱羨時忽天色昏冥裡文雨火注會中人淋漓苦致皆在落湯之鷄不得已擬昇神輿暫寄王家弄口詎與天心愈是違又因泥塗滑漣偶一傾側神像遽從輿中跌出未偶仆地不能起主眾人急為扶持則神祀已拖泥帶水狼狽不堪會中人遂掃興而歸神靈果何左哉



起死回生

朝鮮漢城府犁洞金姓年僅
 夜信幼時失怙由其母教養成
 又令正聘定某姓女為媳養成
 合壘証料新郎忽先一日忘病
 身亡金母苦索嗣子遂斬也因
 思言期已屆何妨俟媳過門以
 滋艱給一子俾續香煙乃惟言
 新郎病重現臥床間不可呼喚
 由其自醒遂反扃其門不出時
 僅新娘一人伴尸兀坐夜半後
 朦朧中見有江白二鶴從空而
 墜互相鬥啄少頃白鶴敗麗亡
 即被寫于中即似驚醒也者連
 呼安水新娘含羞應之出門
 往取門不能開即醒多時方
 始明白乃言尔我合有夫妻



之分吾固死而漢蘇者於是二
 人悲喜交集金母閉新房喝
 私語敢不禁夫駭急往叫門新
 郎下床披闥而出兩不設防致
 母一驚倒地即已氣絕嗚奇已





猴能報信

新嘉坡人某甲種為業家
 有一猴一天出入必伺愛先拱
 臂一日甲入山采薪偶一失足由
 山巔跌下雖未殞命而腿已受重
 傷跛躄難行臥地呼痛頃報其犬見
 主人墜地穿躍而至警柅左右不忍
 遠離俄而猴息昂頭若有所思旋即
 其帽向甲示意點躍而去至甲家院
 跳者有漢作領狀莽帽示之似未嘗
 主人被跌也者家人異之即由其長子
 延一醫士請猴而行果見甲受傷倒地
 則大為驚愕依之作何乃何醫士數日
 傷藥扶送回家說者謂此猴能報養
 之恩圖報主人於艱危之地其犬之坐守
 不食其義均堪嘉尚以視世之非恩忘義
 者相去奚啻霄壤哉



鼠精作祟

奉賢縣屬南橫鎮

有監生任某鏡於

財惡鼠為患常沒

法捕之食肉股皮

不知凡幾一日晝

寢忽聞履敲索之

心竊訝之旋有壯

士數人長僅尺餘

身穿華服面若塗金目光炯

自牀下躍出向任附耳喲之不

知何語俄一壯士袖出白刃躍

登其榻揭被猛刺之任大驚急

投以枕不中諸壯士復轉擁不

前任情急狂呼傭僕畢集以

棍棍逐之諸壯士已各各黃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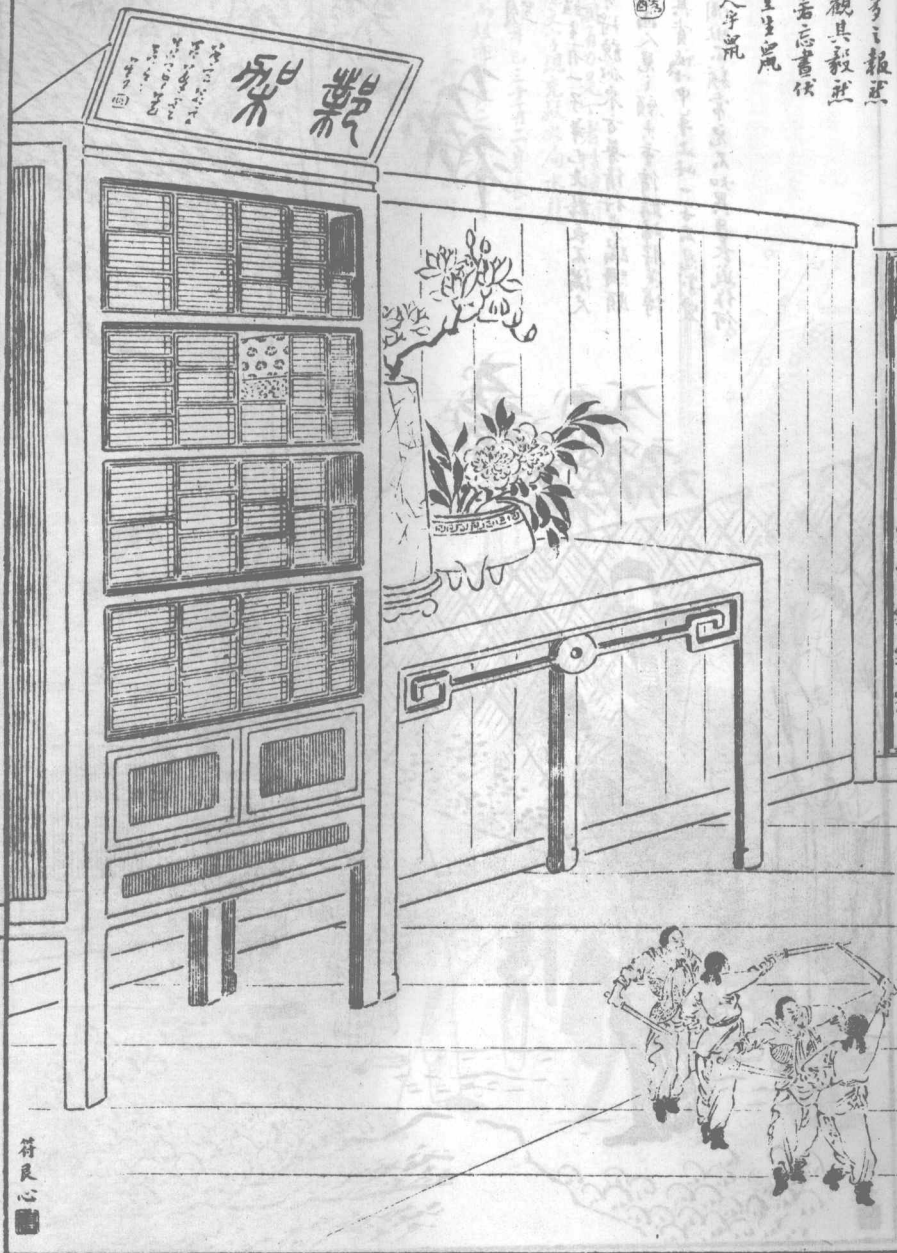
不知此之遠近皆傳咸謂鼠



精作菜乃食鼠太多之報
 吾聞鼠胆是小令觀其殺
 直前不稍畏却一若忘書
 夜出之故智也若豈生
 畏人死鼠竟不畏人乎
 子獨狂一何乃尔



精作菜乃食鼠太多之報
 吾聞鼠胆是小令觀其殺
 直前不稍畏却一若忘書
 夜出之故智也若豈生
 畏人死鼠竟不畏人乎
 子獨狂一何乃尔



小人頭

甯郡東鄉氏人陳姓生有一子年已七齡長不滿尺而頭大如斗義與身皆貌如東方曼倩行步蹣跚頗有頭重脚輕之態某兩入見之頗覺奇購端將送博物院中其父母雖利其資誠心中年止此一子不忍割愛弗之許聞此孩言治調狀不類常兒不知異日長成作何形狀也



短 人 有 種

英京某日報云英國有力是下者性聰穎
 善經營精通英德文字現充救火局水龍
 員弁益開設酒樓行年已三十有二身長二
 英尺六寸其妻貌美而短亦身長二英尺七寸
 生有一女甫而歲長二十寸其弟同范酒一夥
 與力某前長查力某高祖生一兒甚矮在德國製
 酒曾祖生一兒甚矮在德國為律師乃祖生一兒
 又甚矮是力某自高祖及身凡幾世代生短人
 不亦奇乎且既得一短女為力某之婦又得一
 短男為力某之夥異族同材夫然類聚則
 奇而又奇者也



九

養高洞

元二

開闢納客

德國文士鶴尔富赴湘

游歷行至長沙欲入省

城一覽此邦風景不料湘

人士譁然羣起必欲驅逐

出境以為快聚眾脅官勢甚險

恐而鶴尔富又不得入門為秘竟遣人者當云

京將詰德署以不准游歷一技於是真憲桂廉訪

等大費躊躇有深夜闖門私相結納以僕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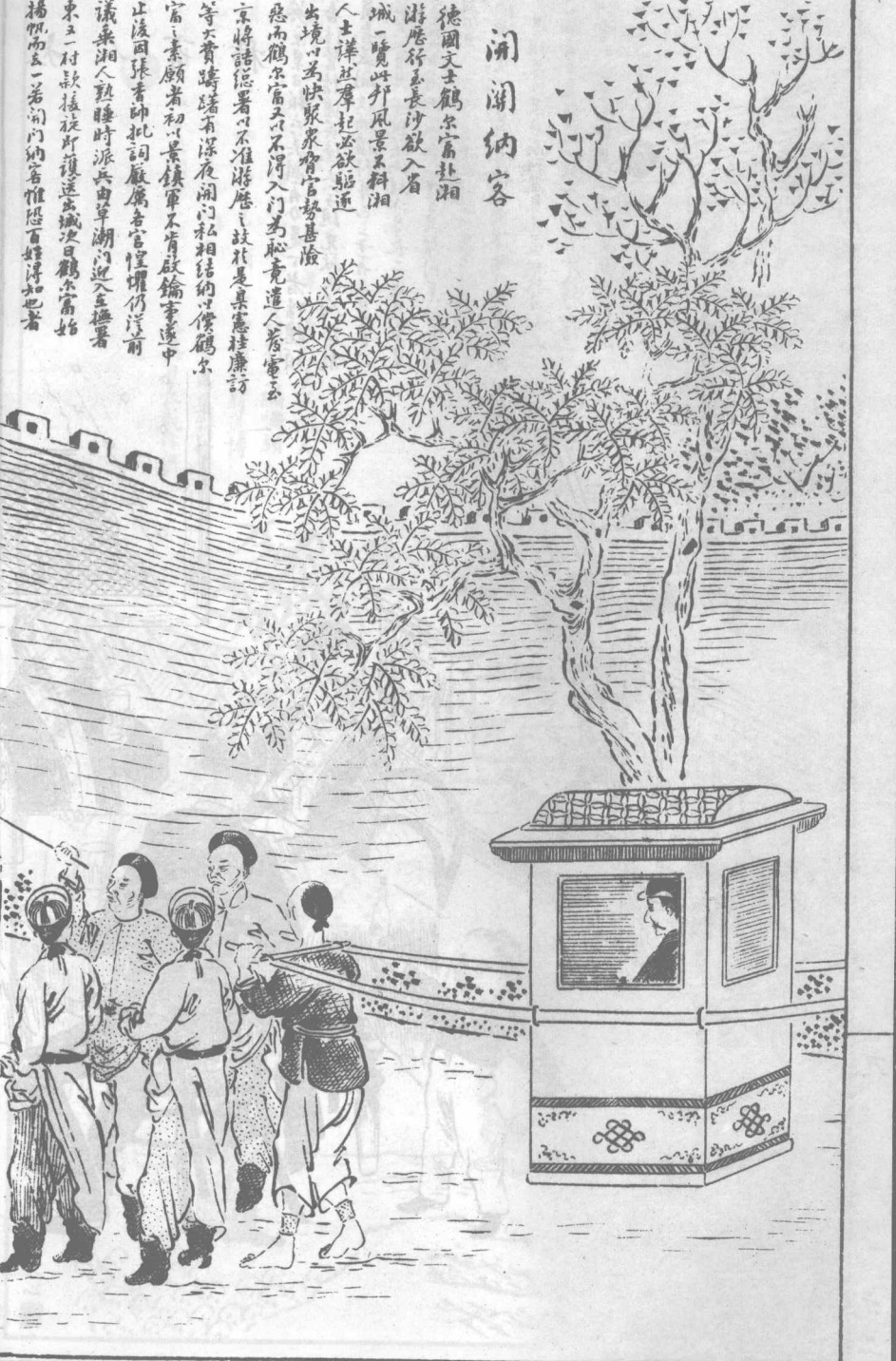
富一素願者初以某鎮軍不肯啟鑰事遂中

止後回張香帥批詞嚴厲各官惶懼仍浮前

議乘湘人熟睡時派兵由草湖門迎入至撫署

東三村款接旋即護送出城次日鶴尔富始

揚帆而去一若前門納客惟恐有姓得如也者



青鶴君見機而作不為已甚否則吾不知該

害地方官將若何審置也或曰湘人一月洋

人深惡痛絕五十餘年未敢放縱壯漸不

為不厭雖巨府亦付之無可以何鶴

君之來何獨不逐地方官知民

心之難拂故有此樣變矣

莽也然而其心亦苦矣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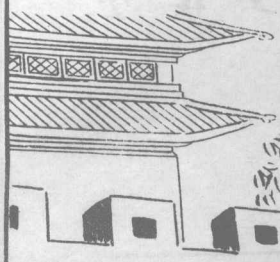
...

...

...

...

...



十

墜樓生變

蘇坦家弄願某時婦有年詎吉二月初九日迎娶過門合巹禮畢送婦登樓時已黃昏親友一擁而入作鬧房之舉係娘等恐遺惡劇急護新娘從後房繞出意欲至翁姑房中暫避以中間有樓梯一柄乃將樓門開好攙扶新娘踏門而過詎人多板薄竟然一聲板落人墮竟致珠碎事經二者同墮於地時新郎以親友鬧房太過急欲登樓勸解不意上梯三級一新娘兩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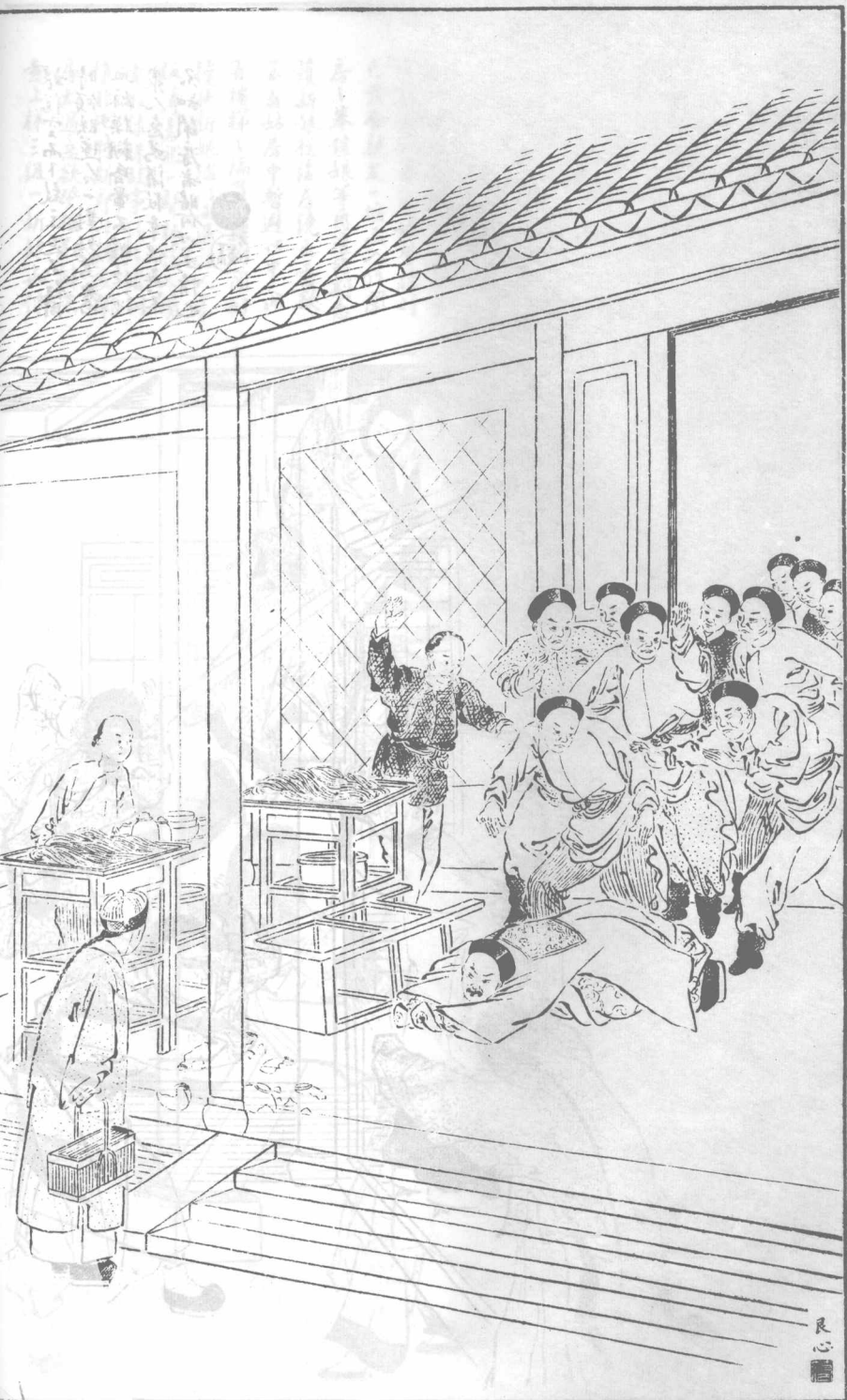


娘後宮而下致主是不住同
 時傾跌遂令一對好鴛鴦
 血跡模糊昏暈不醒症
 衆人急為灌救幸保無恙
 不知開房者將何以爲情也



此處文字...
 偶一失足...
 不可...





小題大做

金陵鍾尊兩書院於三

月初十日值松方伯課試

期是日係府縣官監場府尊柯太守因見二

門外停有餒餉甚多惡其擾亂文場而飭

縣尊王守驅逐時江甯縣胡去令急火中燒竟

奮揮碎黃鶴樓錫翻鸚鵡洲之勇高擡靴脚

向牆一踢欲使該牆飛向半天以為快不堤防

偶一失足滑跌於地見者為之氣絕去令益怒

不可道王派差很多名將挑擔者

拘拿幾人從重責罰考

中不肖者即乘間攫取

點心肆口大嚼喧嘩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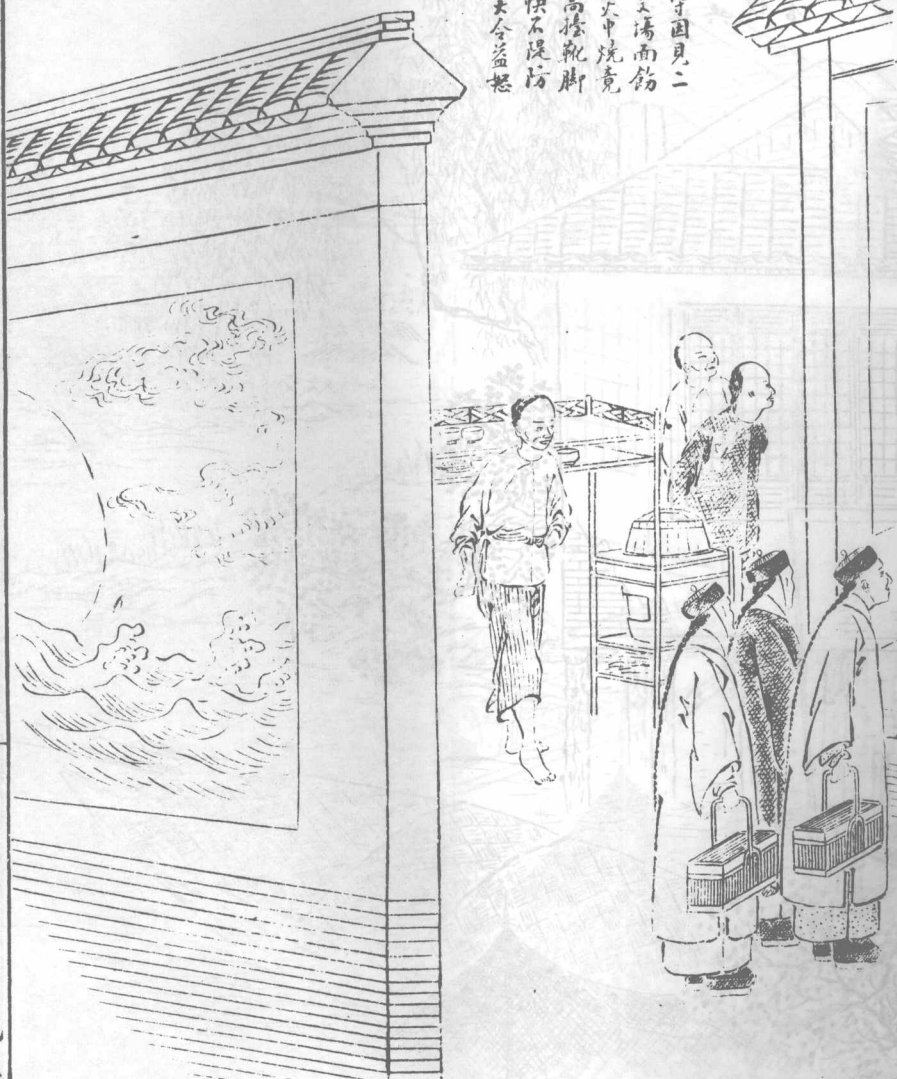
幾街文場為武場說者謂

胡去令以臣之細故不為差役

拘拿浸屈尊嚴不自愛重亦

未免小題大做矣

輟



合浦難還

鵬水之濱素產蛤蚌時有光
 彩煥發相傳中有明珠特無
 人喜為採取耳日前有某御人
 駕扁舟一葉容與於綠波碧浪
 洵德個搜羅將蚌將軍一齊
 收拾滿載而歸行至中
 途有智閑一出自蚌中
 異而聽之內有五寸許巨
 蚌形狀瑰異剖之得珠
 一顆大逾龍眼光彩奪
 目欣喜欲狂反掉忘歸權
 之計重四錢五分知為奇寶
 什襲珍藏自謂得此一生吃着不盡也
 自此日夕把玩謂其子曰子將作富家翁
 汝曹皆將磨膏潔被錦繡矣其子捨而
 視一息一失手珠墮地上頓失所至共
 覓之窮日夜之力竟不可得某家號
 注咸云已被蛟人收去恐不能復還合
 浦矣然則得失果有定矣耶

而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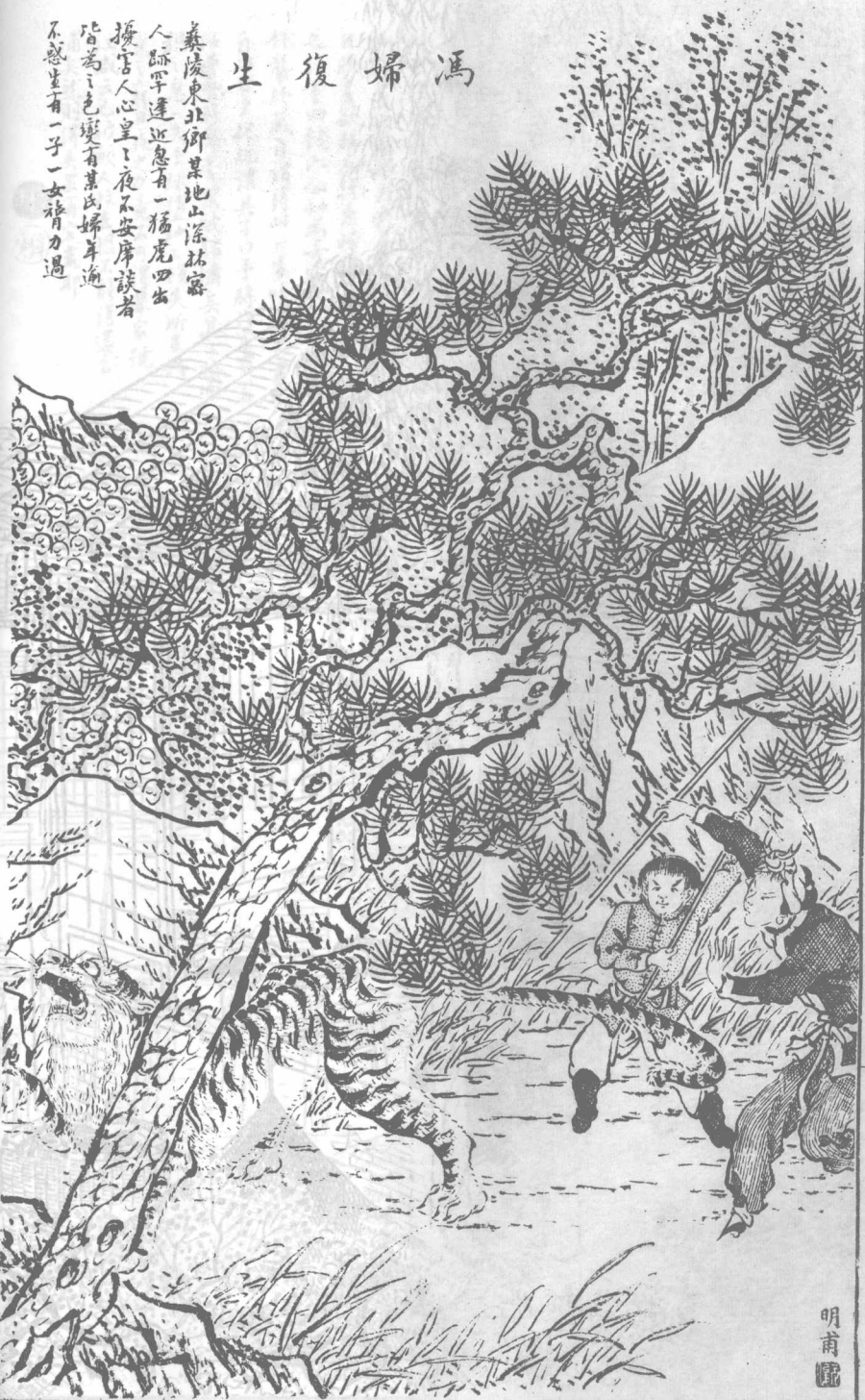
卷高
 周



...
...
...
...
...
...
...
...
...

馮婦復生

蘇陵東北鄉某池山深林密
人跡罕達近忽有一猛虎四出
擾害人心皇皇夜不安席談者
皆為之色變有某氏婦年逾
不惑生有一子一女精力過



人有拔山扛鼎之勇其家
 一門三人以女為最母次
 之子居其下聞該家虎患神
 袖而起自願為一方除害遂
 解袂入山將虎運出俾免負隅
 之勢徐為擒拿詎虎見女奮身
 直撲女急發一標正中虎口洞
 穿頭項母子乃從後擊之虎逆
 倒地而斃刺其皮售入宜昌
 城內某宦家得銀二十八兩其
 肉其骨尚擬出售所值不貲奮
 一朝之勇利人利己一舉而得
 馮婦復生亦何樂而不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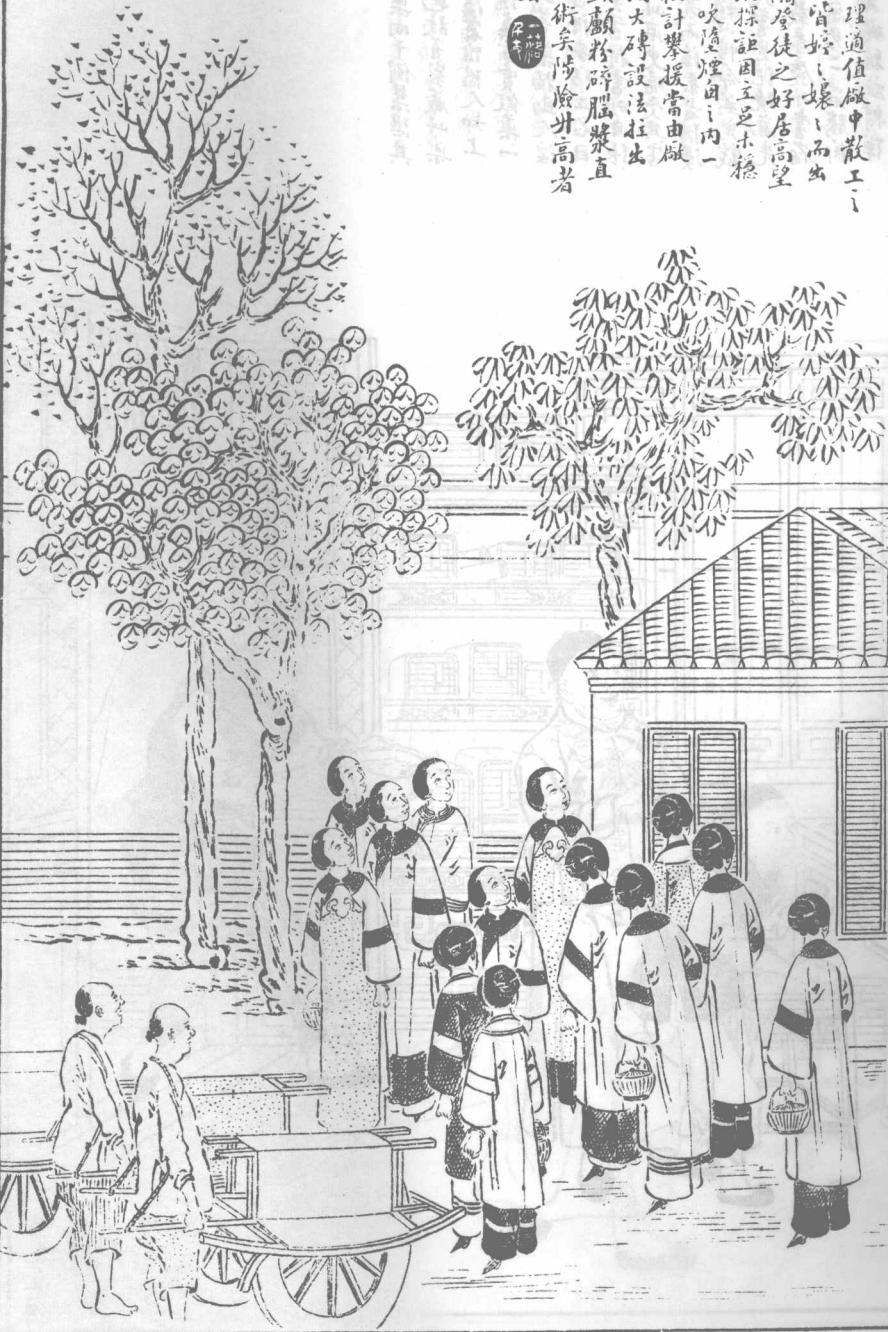
人 墮 煙 窗

蘇城盤門外有某絲廠為
 樓聲軋之女子織之嗒氣
 成室異常熱鬧廠屋工有
 煙自一頂高直聳霄漢常見
 煙缺遂之初徧野漫天
 前因屋兩月餘自頂稍有損
 壞在合甬波匠業甲孫升頂



工世為修理通值殿中散工
 際各女工皆嬉嬉而出
 該匠頓簡登徒之好居高望
 遠極目窺探詎固立足未穩
 致被狂風吹墮煙囪內一
 落千丈無計攀援當由殿
 中人扒開大磚設法拉出
 而甲已頭顱碎腦漿直
 流返魂無術矣涉險升高者
 尚其鑒諸

九
 十
 十一



春藥害人鼠

售賣春藥向于倒禁恐其
 害人性命也故有家藏此藥
 者必非常隱密惟恐人知上
 海則不然說真才實假藥一
 流人專以此等藥物助人淫
 興曰壯陽曰種子巧立名目
 層出不窮大書特書明目張
 胆近年來此風更熾受其害
 者不知凡幾而後來者猶漫
 不加察竟願以性命為兒戲
 吁可慨也夫嘗見紀曉嵐先
 生筆記中載李慶子嘗宿
 友人齋中忽見二鼠騰擲
 相逐滿室光懸輪旋轉碎



又道罪斬并聖洗孽解
 皆翻久之一鼠頭起其天
 復薄於地再起再外不僵
 視之大竅流血莫測其故
 急呼家僮收檢器物見所
 曝婦藥袋十九嚙殘過半
 始知鼠誤吞此藥狂淫無
 度北不勝彌而竄避狂無
 所管洩溢熱內燔以斃也
 其友出視且駭且笑乃盡
 覆而蓄藥於水夫燥烈
 之藥加以激煉其力既猛
 其毒亦深其見敗事者多
 矣世有茲不應盡者蓋以
 此鼠為鑒

鼠事
 續



淫婦毒手

奉賢西鄉吳氏婦本姑蘇虛早
喪所天遺下一子名婉生年甫十
齡氏寡鵠興悲不耐宿居其附近
蒙師某生有白頭姑往來甚密婉
以雖年幼而性甚聰穎見母所為
心竊非之常於言色間微露忿
之氣氏恨之刺骨積有不合輒以
鞭笞從重某日又因細故怒不可
遏適入廚和手巾菜刀一柄揪其髮
揪按於地欲致京劇中所演殺
子報政事適某生至驟見形狀驚
問其故始知行逆緣由竭力解救
得免毒手生逆橫端撫以己出
生者亦可謂善於補過者矣

德新



周權

不 認 同 年

蘇恒東反搗巷某富翁昔
 年曾在協濟局報捐軍餉賞
 給舉人遂以孝廉自命居就
 出入衙門驕附於縉紳之列
 仗勢凌人時有所聞前日此
 某祖戶稍欠房金又遣僕持
 同年第名帖索送押進某大
 令沉吟良久回顧家丁曰余
 是壬子科舉人他是銀子科
 舉人同名異類似是而非即
 飭將帖拆還索亦不准一時
 鬧者無不傳為笑話云

不 認 同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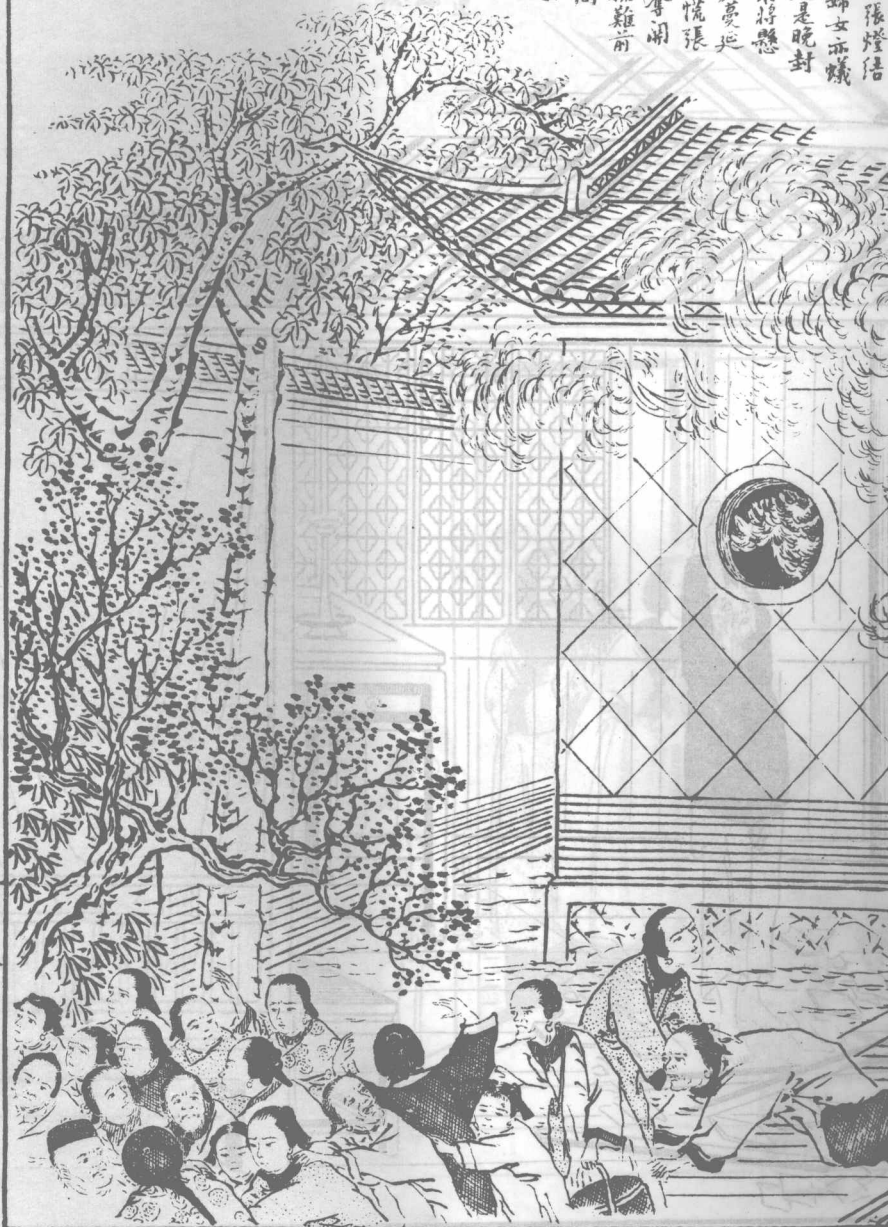


燒香遇禍

天津如意庵為供奉天后
神像之所每屆三月十六日例
行昇神出巡名曰皇會至西頭
如意庵駐蹕候十九二十等日再
行接駕回宮相傳是會曾邀
衛鏡故尊其名每歲年一賽所
費約去萬金誠非常熱鬧也



本屆三月十七日巷內張燈結綵
 綵綸優伶披進香婦女亦蟻
 聚蜂屯流連不去適是晚封
 家缺飛揚拔扈而未將懸
 掛綸彩吹入燈內頃刻變延
 火勢不可遏抑各婦女慌張
 失措摩挲後門意欲奪開
 而出與司鑰者被擁難前
 口得作壁上觀轉瞬間
 破焚不知凡幾惟有幼
 孩數十名避匿神座下
 竟得無恙無恙據
 云火起時門殿上
 呼喚因即趨入得
 免於難其具中死
 生之數果有定耶
 其有婦女因求福
 而適禍至於此之慘
 彼性喜燒香佞佛
 者亦可以知所返矣



雷 惡 人

松郡華邑亭林鎮劉
 乾和南貨店主某甲
 性奸刁善構子母盤
 刺貧民頗獲厚利
 家有老母鶴髮龍
 鐘不堪操作甲待
 之甚虐稍有違言
 輒肆詈罵上月某
 日參撲手時時在
 里甜鄉中忽聞狂
 風怒吼大雨傾盆
 雷電隨之屋瓦
 零動俄而霹靂



一聲洞穿其屋
 甲忽從床中驚
 起兩手高捧望
 空轟轟一似破
 人未溥也者痛
 楚難堪矣天悔過謂
 從今後定當痛
 改前非決不再
 干天怒誓畢天
 即寬其既往啟
 以自新感應之
 機捷非影響果得運
 動以常甲欲蓋其跡
 某日雇工竹屋而該
 匠之臂又忽麻木不仁
 事遂止意者天將留此
 缺偏以彰惡跡其哉而
 事亦奇矣

庚子
 月
 日



子
 心
 三
 三



邑侯路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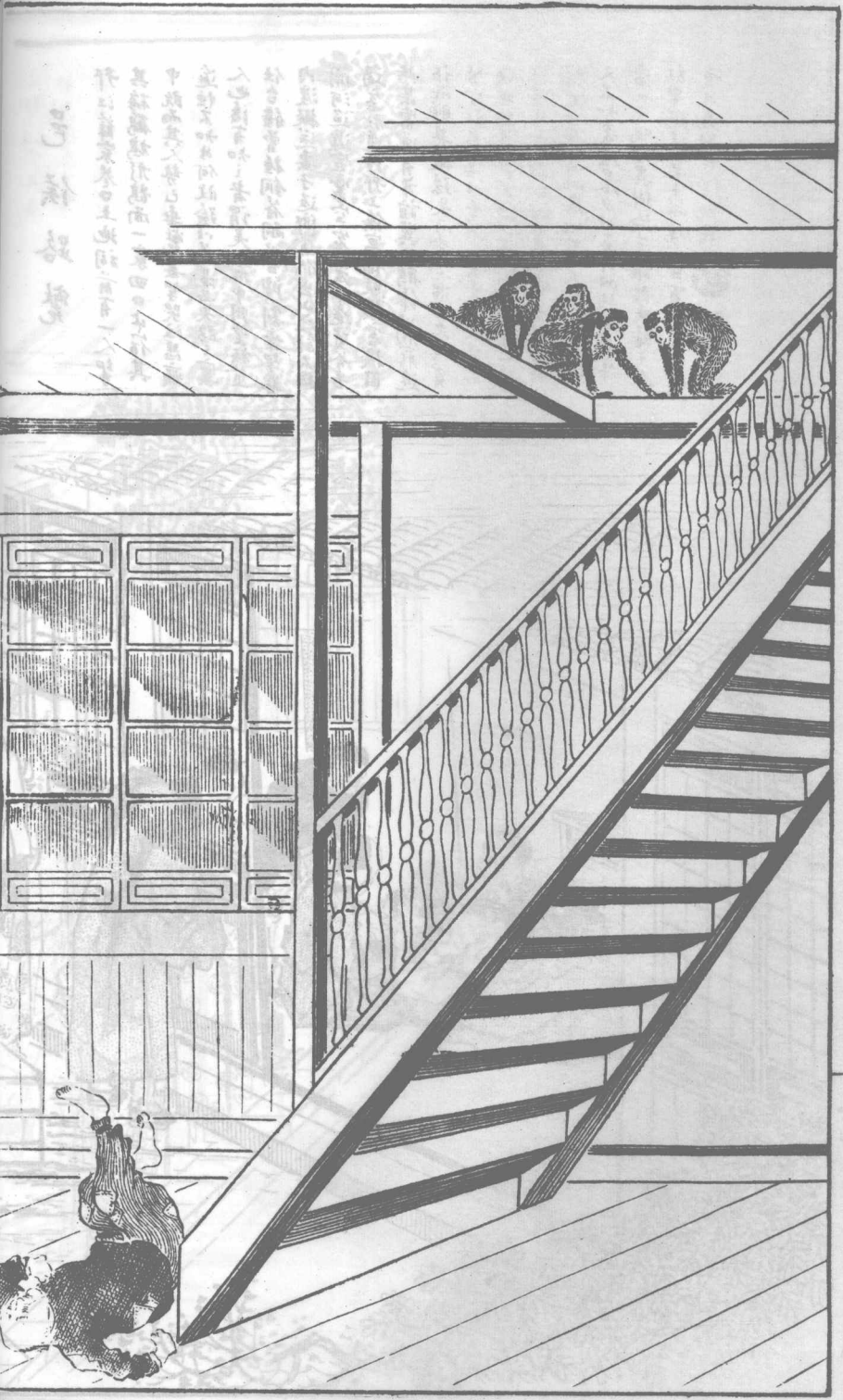
拜江蘇家巷口土地祠前有一人擊
 其梅鶴鳩形鵲面一家四口止公伯其
 中既而其人勢已垂斃妻擊哭泣悲痛
 逾恒不知何故驗以爲是必失路之憂
 人也後有知之者謂是人亦中州望族
 仕台備管糧銅符嗣以台灣割棄督
 內渡擬送妻子返鄉再作出山之計不料
 關河迢遞官署空寂未及半途資斧告
 竭客棧道經井上僑寓佛照樓寓棧因
 其某當道有年誼莫分鶴伴以潤窮途
 詎所贈甚微殊失所望迨過日久與資
 皆空計欠房資毫無所出幸主人以家
 僕自任陰所欠不計外復慨助米提一
 以資行李乃此公雖貧而竟不受人憐
 佛慈竟去自此席地著天東飄西落
 又不知悉歷晨夕以至於此共為太息
 者久之嗚呼異鄉淪落誰悲失路之人
 故里迢遙莫卜歸魂之日百里侯下湯
 竟以是耶可深慨哉

邑侯路斃
 卷之二
 第...



子新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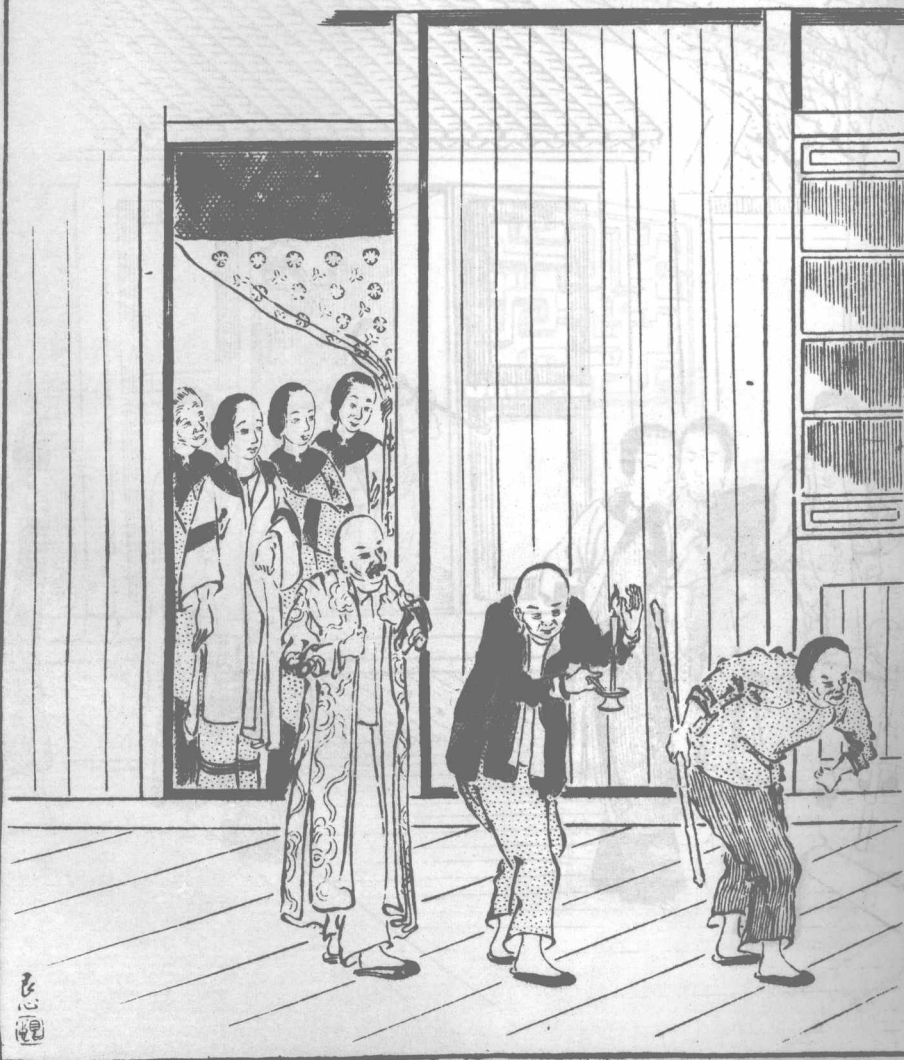
此台新骨蘇阿蘇
入也刻在味一甚野
或動其味其以新
中或味其入替已甚
其蘇蘇蘇蘇蘇蘇
其以蘇蘇蘇蘇蘇蘇



猴子殺賊

蘇城有陳某者家本小康素性愛猴養有童猴四五頭日托玩猴甚喜嘗能解語言能供指使雖奴僕不啻也前夜忽有一梁上君子踰垣而入購餅擊樓欲施肢道探囊之技詎各猴從黑暗中驚見之下養慈向之前出其不意噬其足堅不釋放賊情急倉皇不知為猴飛步欲逃誤踐樓板隙處頃刻墮地奄一息勢垂危家人從睡夢中驚醒急起尋視見樓梯下橫臥一大呼有賊而賊若懵然不覺也者拳頓諦視一樓出魂則已向森羅殿上再談拿雲手段矣家人以人命攸關報知地保備棺收殮並不報官相驗亦可異也說者謂此賊之死猴子迫之實非猴子致之其命之程非鴻毛也宜哉

紅
鬼



三生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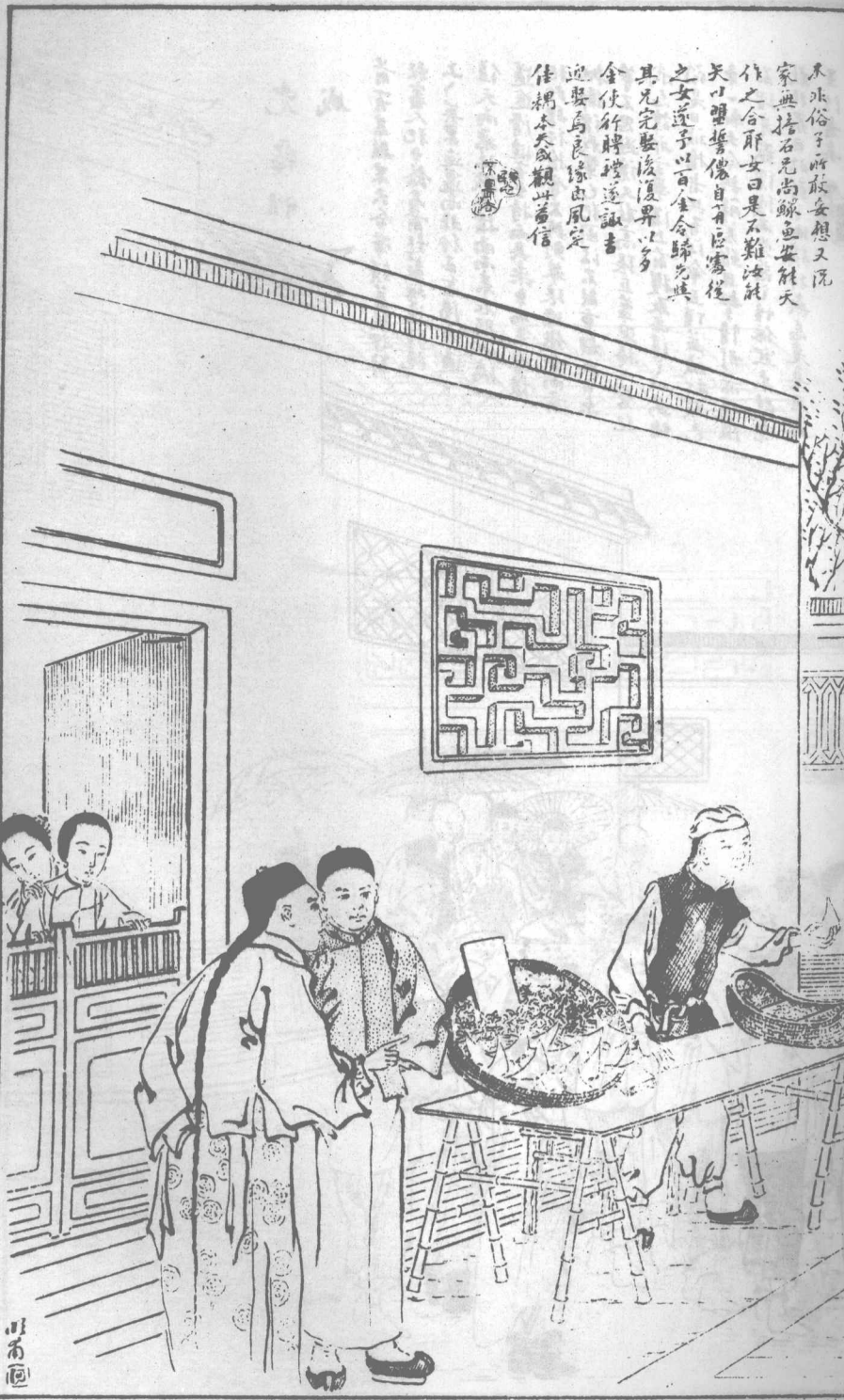
幸

車東順德容奇地大街陳某
 窶人子也年方弱冠貌頗溫
 上時在道旁攤賣地豆地豆
 一名落花生又名相思豆蓋
 即南園之所謂红豆也附近
 東射坊有李氏女倚約年姿
 齒與相若標梅未賦嫁
 杏糕期日在蔗絲廠託
 業女紅嗜食此物遇而
 必購每向姊妹行感稱
 其調味之精良與戲之曰
 花生仔汝心人也為不同結絲
 蘿世了夙願女曰阮慶看澀奈何
 既而思曰奴蓋自投團票以下度
 緣倘得天賜玉成則相愛黃昏自
 必玉種藍田矣遂以洋錢半元託
 人購票一條俄而投卜果中
 頭彩得銀三百餘金遂
 致毛逆之自若乘間語甲
 甲以天上碧桃日邊紅杏



本非俗子所敢妄想又况
 家無積石元尚錄魚安能天
 作之合耶女曰是不難汝能
 矢口盟誓像自有區露從
 之女蓮子以百金令歸先其
 其兄完娶後復界以多
 全仗行將禮遂誼吉
 迎娶為良緣由風定
 佳耦本天成觀此舊信

不
 信



兇惡性成

前有某縣某大令帶領差役押解
 劫案人犯十餘名前往蘇垣道經沈
 上、英界運道向北行至白湯弄通
 值天雨飛珠濺至撲面而衣衣服淋漓
 道途滑澀有手持雨具乘車而未者該
 犯即肆行搶奪不其則兼環鐵索向前
 拋擲謂我輩已犯國法不能重刑天日尔
 等不思避讓又敢高張巨蓋遮掩上蒼犯
 我忌諱耶言畢遂上前攫取必得之心為快
 聞是日被搶者共有洋傘五頂並被打毀包
 車一輛大令共解差雖目擊情形亦囑阻
 不理身竊保俟而兇惡之性依然未改竟
 敢於眾目昭彰之地橫行無忌是真目無
 王法者矣



國朝之盛也...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禮部... 刑部... 戶部... 工部... 兵部... 吏部...



悔 不 可 追

紀曉嵐先生筆記云一書生最
 有胆每求見鬼不可得一夕兩齋
 月明命小奴携雙酒詣鼓塚間
 回顧呼曰良夜捕游殊為舞冥
 泉下諸友肯肯來共酌者
 半燄再呼之鳴一環
 集相詎文許皆止不
 進叢其影約十餘寸巨
 杯提酒洒之皆銜嗅其氣
 有一鬼稱酒醜佳清再賜
 因且洒且問曰公等何故不
 輪迴曰善根在者結生矣惡
 貫盈者墜獄矣我輩十三人
 罪根未滿待輪迴者四輩根
 沉淪不輪迴者九也問何不



懺悔求解脫曰懺悔須及未
 死時死後無着力家兵猶如
 既墨奉即正示亡若臨終中
 一鬼回首下曰曰懺悔得淚
 壹勝無以報德誰可一語奉
 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何克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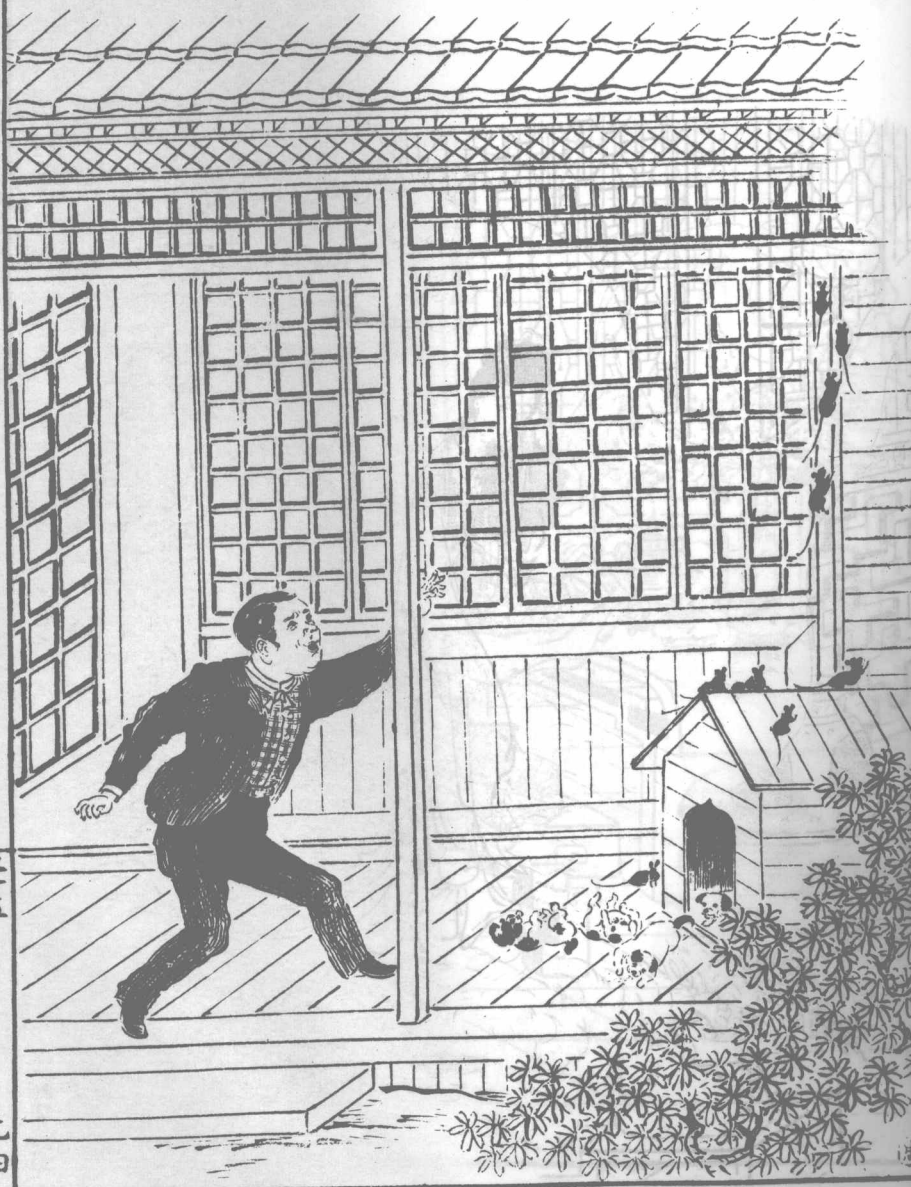
流水無情

天津東門外姓子胡同下
 富家王姓居為每夜雇令女
 僕宿史看守以防宵小一夕月落
 夢醒時一女僕出院將私為褪
 却布袴向牆隅作箕踞勢適一
 穿窬前定伸巨室掌由穴探入觸
 着私窬不覺大呼曰好晦氣好晦
 氣此非桃澗洞口何以落後流水
 着手成春那逆疾趨而逸
 女僕猶吃一驚提袴急起
 奔而嘶曰有賊有賊及家
 人驚起趨視則賊已不知
 去向矣閉者皆為掩口胡蘆



鼠能復讐言

日本山口縣安藤鎮山内
熊谷由太郎家米倉之內
日前忽見大鼠二頭小鼠
四頭陸續奔出至地亂竄
為犬所見立斃其五僅剩
大鼠一頭像屋柱而上怒
目視犬口中唧唧有聲旋
即逸去未幾犬首三四頭將
及西月老犬愛護不離適
某夜老犬覓食走出息閉
窩中小犬驚啼不已若痛
楚較然谷心知有弄燕火
視之見十數大鼠從窩
中竄出回視小犬則耳目
口鼻均已被噬血肉模糊
奄奄一息亟次日既醫死
意鼠小畜也亦知名集
儕類同仇敵愾可以風
世之忍辱事仇者矣



王 妃 顯 靈

朝鮮已故王妃閔氏金棺
安設慶蓮宮而君主逆亦
駐駕於此日理萬幾勞倦
已極於某夜隱几而寐時
值魚史三躍萬籟無聲忽
睹王妃嫺々其未拜於王
前曰臣妾遺蛻置於此宮
萬慮縈心不能瞑目魂魄
彷徨無所歸附倘蒙陛下
憫妾遭變死於非命請移
置景福宮則陛下鴻恩生
死共感矣且陛下久審此
宮亦富有變為國珍重乞



還御景福宮云：君王閉
 言一榻驚醒，固詢侍臣是
 何像，故侍臣奏曰：斯陛下
 不忍忘先后，懿行淑德，
 並不忍還宮，念交感而
 成，宜寧，豈無馮耶？君主
 默然久之，適又聞韓臣某
 有事出入景福宮，恍惚遇
 見王妃靈魂，向索紙煙，某
 知其死戰，悚奉，瞬息不
 見，蓋亦一異事也。



後漢書
 卷之五
 卷之五



拔 出 火 坑

蘇園倉稿洪素為煙花叢
 數唐妓之事常有所聞前
 日彭公子在老頭彩城家設
 筵讌客正當酒綠燈紅淺斟
 低唱時忽聞芳音一縷宛轉
 哀號若遠若近傳至耳際公
 子聞而悚然託故出厓留心
 細訪至一耳房缺光隱見
 一雛妓伏倒在地旁坐陳鴉
 手攀藤條毒施垂髮公子偵
 聽良久仍回原厓即飭橋夫
 人等王將該鴉擒來並傳雛
 妓至前見年約十三四齡琴



止媚雅貌頗不俗身上僅留
 小衣餘則一絲不挂青紅紫
 絲滿體斑爛無一完膚公子
 見之不觉大怒令將該鴇個
 傅擬欲送官僅蝦兵蟹將再
 三跪求公子乃叱令起去詢
 明鴇妓身價立給銀洋一百
 二十元命雇小轎一乘送妓
 先歸府弟後為擇配遣嫁云



恩光從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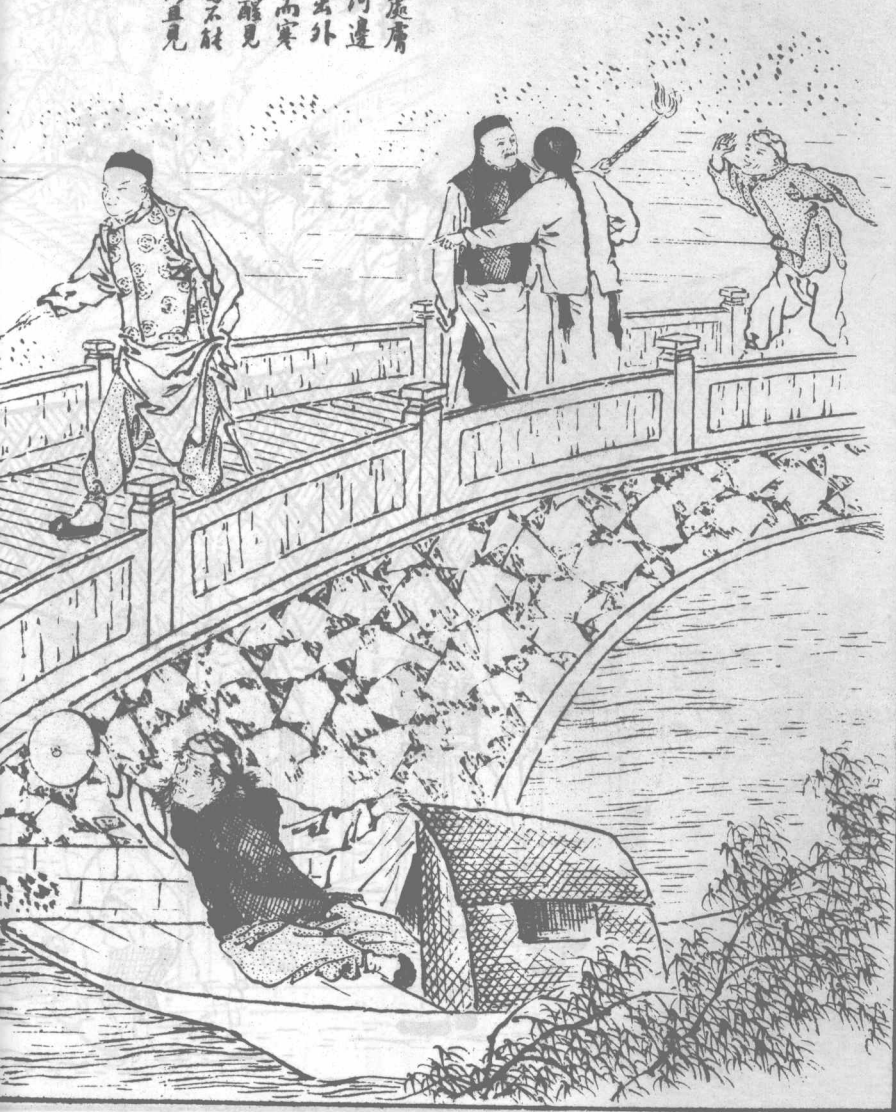
牛生小孩

容有自莫釐山來者據言該家
 東北鄉一帶茅屋折比居民均
 以耕織為生有某姓者一鄉之富
 室也家有牛二三頭一犛春兩
 歲畝良田耕作辛勤匪伊朝夕每
 常夕陽而下牧童歸去短笛橫吹
 去年來無他異也詎去冬有一母
 牛忽產一胎視之雄也吸之而啼聲
 音洪亮某室喧詳既驚且喜驗其體
 則五官四肢均與常兒無異惟頭大如
 斗口吻張似欲吮乳也者主人初以
 為不祥思棄之有勸之者曰非種相生
 必非凡品盍留育之其家從之常在
 媪為之哺乳頃刻而盡不能饜其欲日增
 至五媪始供一飽某姓異其事勉應之歲月
 後肥胖異常聞此孩已能言語善解人意頗
 能得人之歡心不知長日長成果能光大其
 門閥否也然以牛而生人固為駭人聽聞
 事豈果必說部所載因牧童與媪成此奇胎
 歟抑近來滬上各藥舖創行種子之術偶見
 效於此牛歟豈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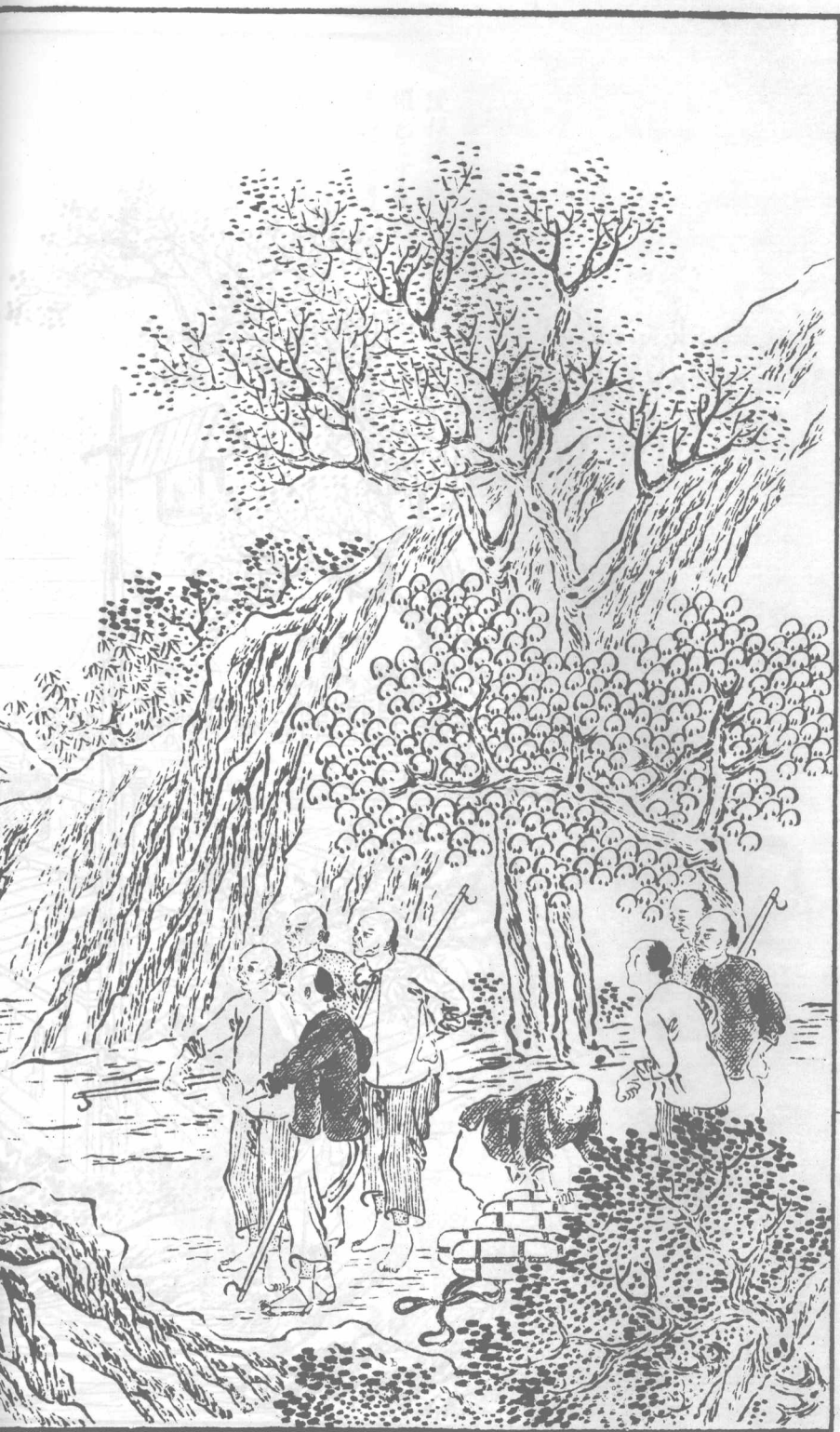


溺鬼搶物

蘇垣道前街某書坊前晚
 有學徒某乙至某書坊前店
 主家中取飯而出一手携籠
 一手緊提飯鍋街頭踽踽
 甫出巷突被一人將飯鍋
 銅蓋搶去飛奔而逃乙即以籠
 鍋等物寄在某店在後追趕雖
 大聲喊捉而前面之人若無聞見
 未幾其人逕出胥湖繞塘而走
 緩趕緩行緊趕緊行一若金無
 懼色乙少年情性不肯舍去直追
 至楓橋河邊始將其人扭住着手處膚
 冷若冰疑似之間仍被免脫回顧河邊
 旁泊小舟其人即下船而去反探頭出外
 以羞相招乙恐中奸謀站立不動既而寒
 山鐘聲響被人當頭一擊恍恍夢醒見
 而足已在水中矣不禁手搖足顫驚不能
 動棒喝者逆援之登岸細詢情形且見
 其兩手青紫始知其遇鬼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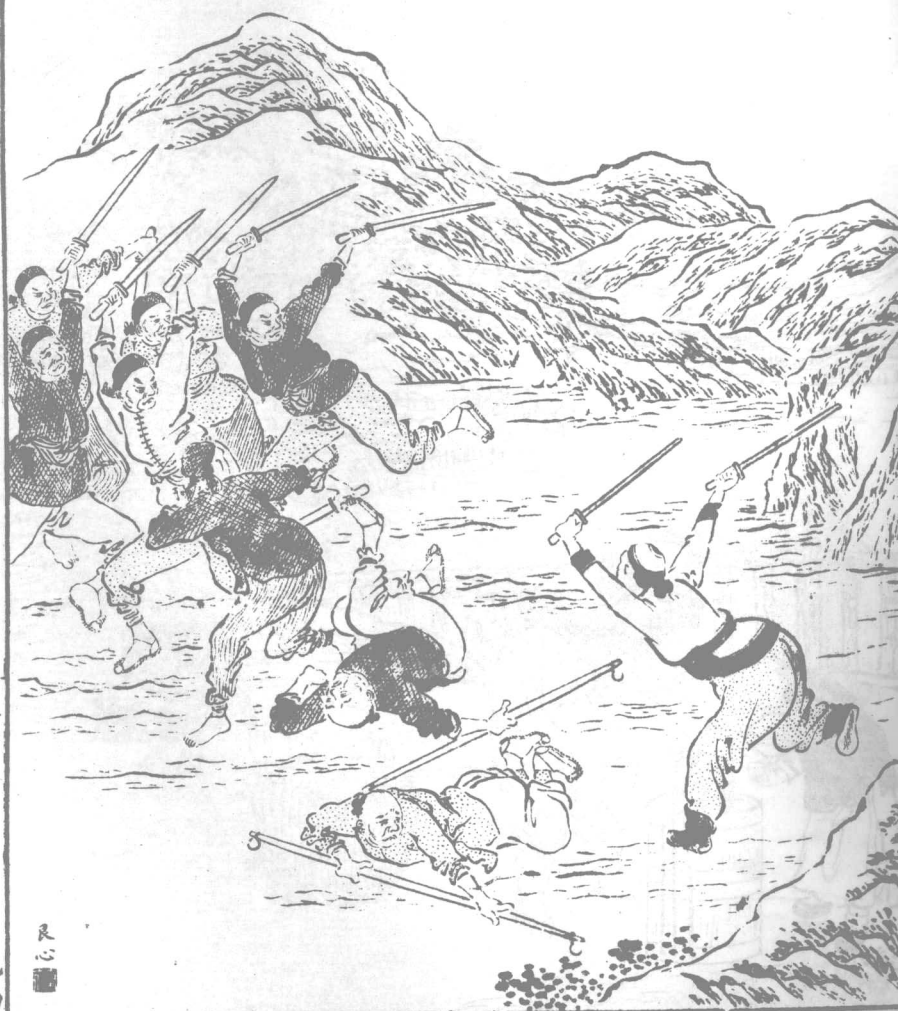






鏢師拒盜

江西新城縣某土莊備有白金萬兩分作廿色值夫十名挑運之省莊辦土若銀時預募鏢師保護以禦強暴及行甫幾十里山僻之客果遇綠林豪客呼嘯而來挑夫弛担而門鏢師振臂直前一時拳足紛飛各逞雄力所幸鏢師技藝絕倫羣盜均非所敵盡皆披靡遁去回視銀物毫未動惟挑夫受傷去人不能負擔祇得折回該莊以銀雖未失而人已受傷立即據情呈稟縣署乞字閱詞載差嚴緝不知冥冥飛鴻尚能弋獲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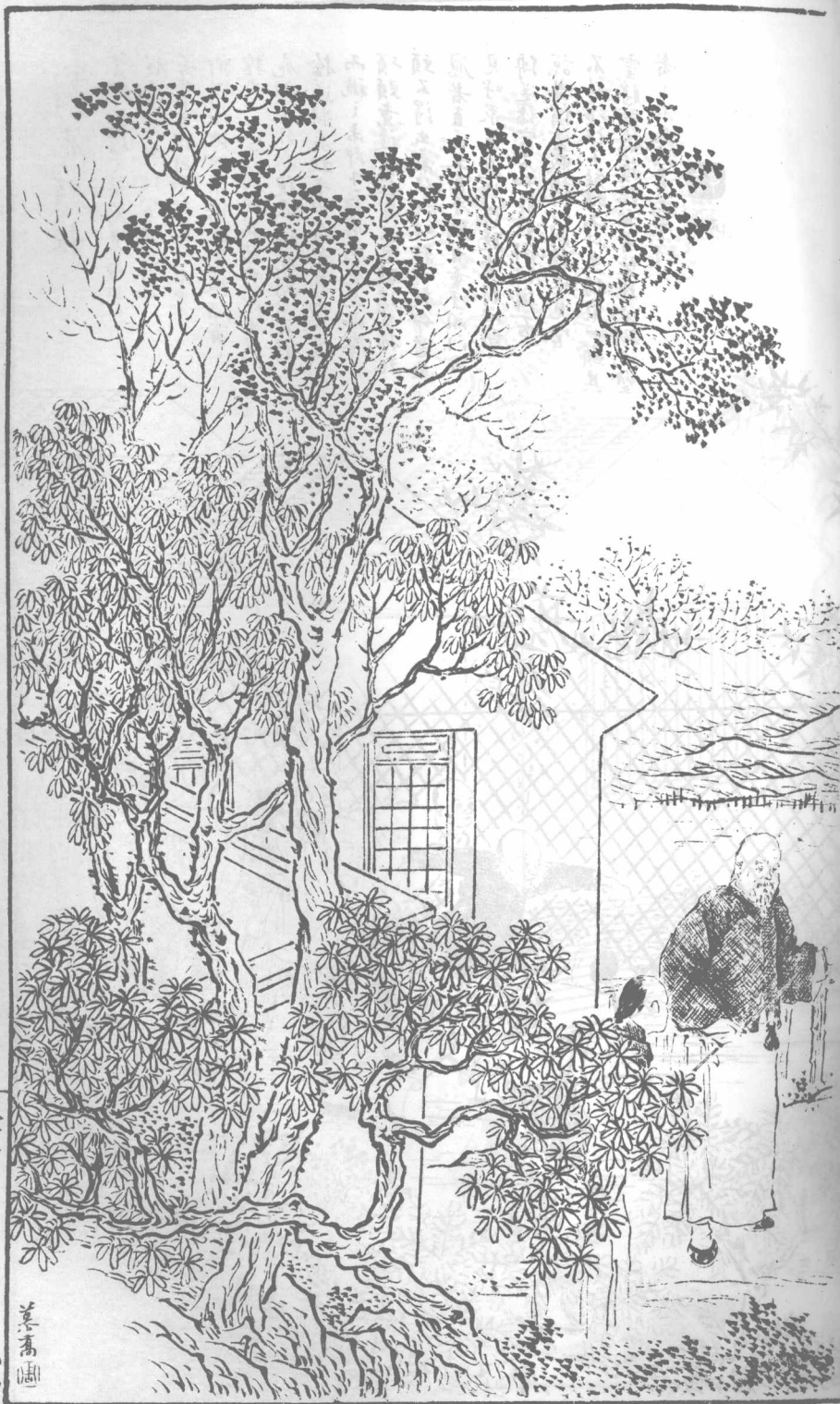


蜂 蠶 丁 有 毒

流工小流氓成羣結隊動輒
 沿街騷擾為惡行人父母不能
 管束官府不能嚴緝倘健種保
 日增月盛無怪其胆愈大而饒愈
 張也日者南市十六鋪中街有小
 流氓甲乙二人見某兩肩酒醪一
 担沿途喚賣甲遂上前向購偶
 與爭執乙即出其不意攫取酒醪
 一缸飛步狂奔甲指而告之曰酒
 醪被搶矣丙伴為不知不予追趕
 或問其故而曰此等小流氓性最賤
 誘我往追彼即挑担而逸是我一失
 再失受累若深矣蓋塞翁失馬焉
 知非福丙因有前車可鑒也聞者為
 之恍然語云蜂蠶有毒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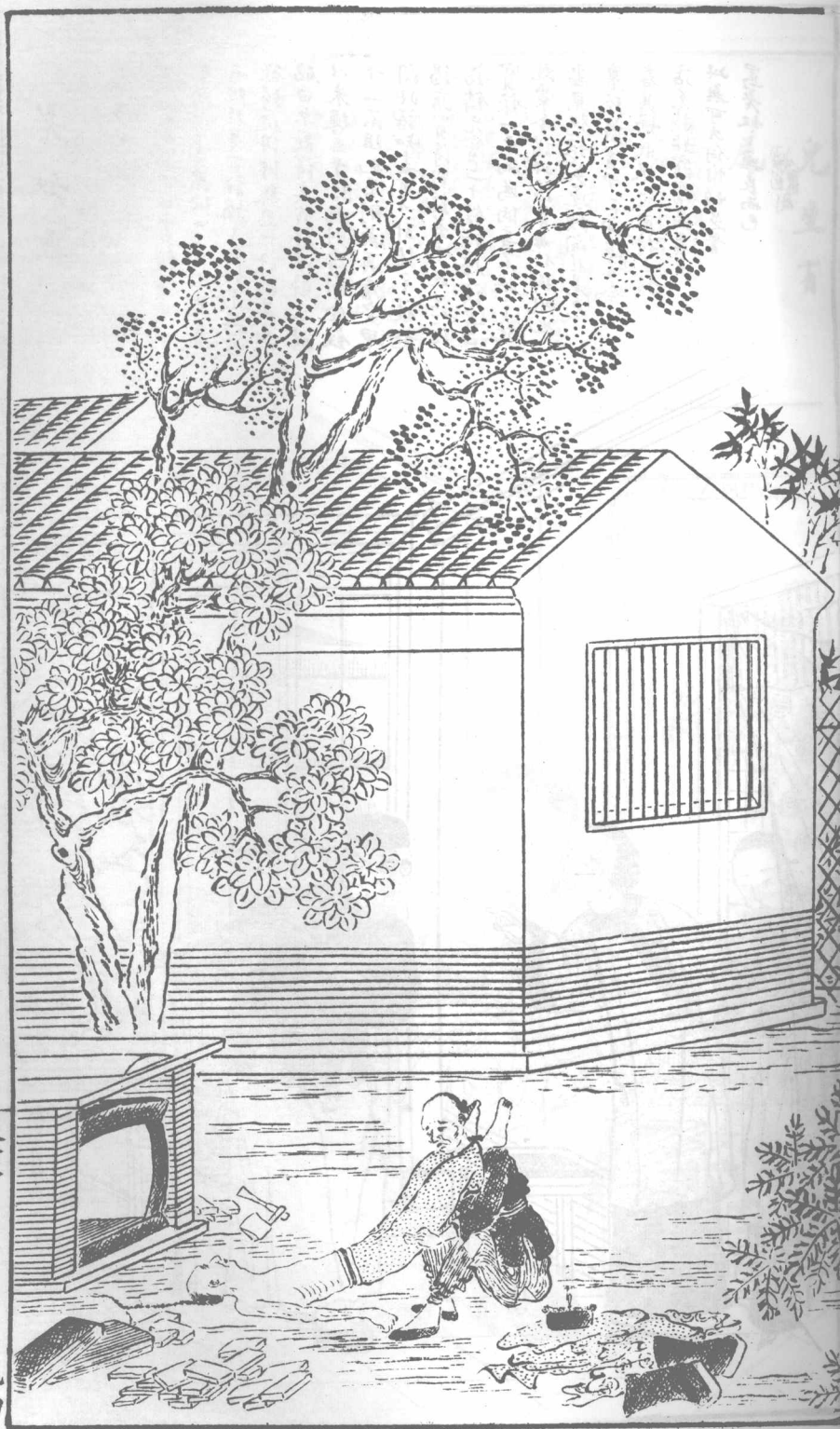
新 報 誌 誌



剖屍顯報

甯郡盜棺一案層見叠出
 從未有一起獲官拿獲故
 若輩之胆固愈大日者東
 鄉殷監地方某鄉氏宅後厝下
 棺木一具夜間被賊盜開取出其
 屍刺去外衣視其褲尚新心不能
 捨遂將屍投平以肩承其兩足俯
 而視之未即下証肩為屍足此壓
 項頭竟被夫任字不可破竭力掙扎
 頭不得出氣促汗喘狂呼救命苦無
 應者直至天色平明有童子聞門出
 見呼眾拳屍始得脫當將此賊
 傳送諸官不知能照例懲辦否
 說者謂盜賊橫行則棺迭見官
 不能治役不能捕而此鬼獨能一顯其
 靈將賊擒獲殆亦有鑒於紙糊泥塑
 者之不足為為乎吁





老奴無

良

漢江常德市中有錢僧某甲
 坐擁厚資思納一妾恐為妻
 所阻於是百計媚乞婦允其所
 欲婦被糾纏驟思一計向其蒙
 砒曰尔欲得妻我欲得財尔能
 以朱提若干給我則屑列金釵
 十二不阻也否則無再唐突甲
 聞此語知妻可以計給之旋赴
 錫店買得點錫若干託熔坊
 鑄鑄元寶二十錠持歸謂妻曰
 寶銀一千兩為納妾不賤之數
 既蒙金諾此後幸毋作獅吼也
 妻見偽銀笑逐顏開於是包
 裏珍藏置甲不問迨至冬令
 春其婦取銀應用持至錢
 店兌換始知贗鼎妻玉
 此無可如何惟頓足嗟
 罵老奴之無良而已

明甫



兒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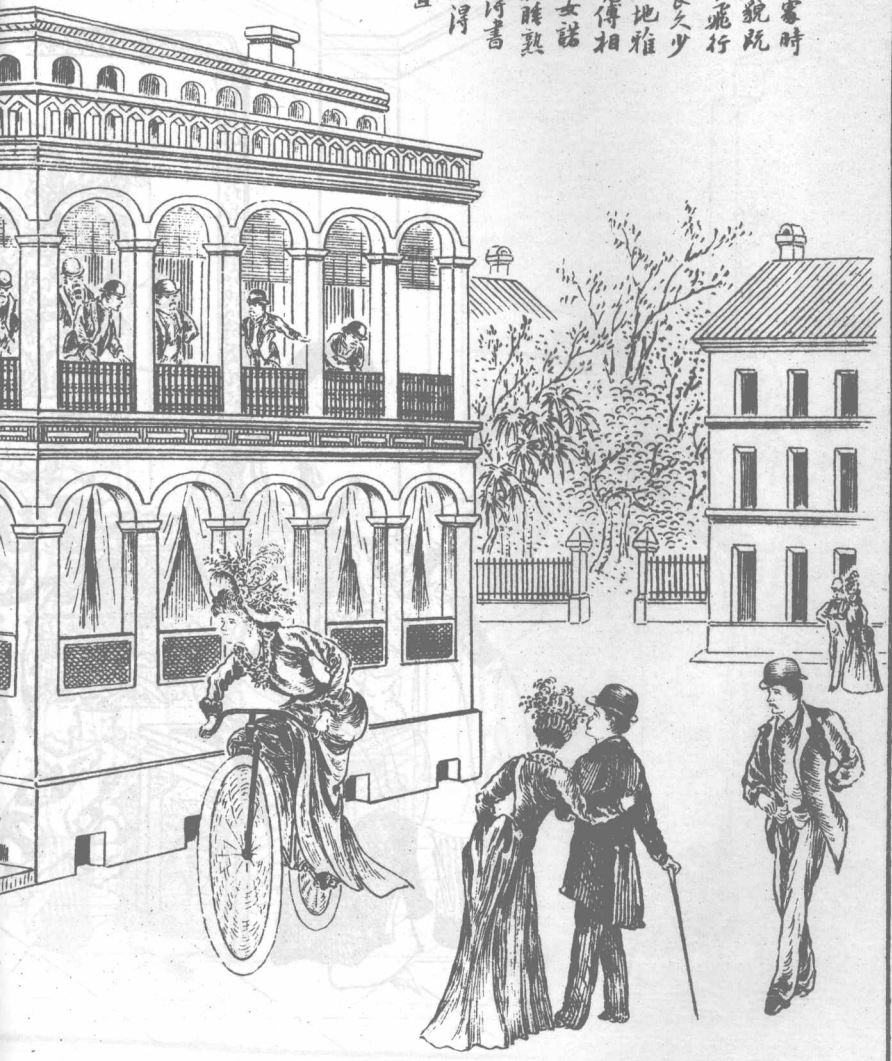
尾

客有自泉州來者述及陸
 提中軍張雲台叅戎新生
 一男五官四體悉如常人
 惟臀下生有一尾毛耗之然
 長三寸許數月後嬉笑如常
 亦無他異每見其股一搖尾
 必連擺不定若燕之將語一
 氣者誠不知其何由而生也
 有善談諧者笑謂之曰中
 國官場競尚雀翎翅庶於
 後亦頗類一尾耳今此
 兒生有異相其為將來
 者為之聞堂



傅相逸事

紐約希勞日報云李傅相前至該處時
 在某酒樓憑欄下望見一少女容貌既
 好衣飾亦華艷異常駕一狗輪車飛行
 而玉傅相大悅命人延之登樓晤談良久少
 女自稱本寓人堂有父母閨名為加流地雅
 士現生讀書言語玲瓏以乳管啼曉傅相
 以非叙話之所約少女至寓暢談少女諾
 諾而去比返少女果依約而至適傅相睡熟
 不使驚動少女乃留書達行傅相得書
 見其詞意脫執不勝欽慕由是不得
 復見及使辭回國追憶該少女不置
 自以口述命善西文者譯書寄一
 并贈以皇太后所賜香包一個
 上備四字文曰萬事如意物
 雖薄禮珍隆也傅相於此其
 亦未免有情乎





明甫



虎登王位

西報載日里峇丹地方於西曆四月十七號即華三月十六日早九點鐘時有一猛虎不知從何處來逶迤於穆拉油王宮門口視眈眈而欲進王宮人民望見比目有胆裂之象而守宮兵弁觀此怪物咸生畏忌招呼軍羽迅速開炮虎不中彈冒煙奔入若欲共人拚敵之勢兵亦半膝半擊皆不解中該虎直奔勇往奔至殿中盤踞御座親臣聞知隨即面奏王令該兵竭力設法活捉此虎及被捉後王謂羣臣曰是誠何物敢登予座何膽之壯耶豈真不是死耶抑或天欲奪我君位默遣該虎未示端倪那或謂不然當眾兵發炮之時虎因無所逃匿奔至殿上見有王座訝為山登盤踞其間以為有所憑藉而不知四面受敵反以違其擒獲也理或武欺



何元俊



祝 壽 冊 禮

蘇洵大郎橋巷前
荆宜施道某觀察

居瓦本月初八日為

夫婦七十旬體度觀察

以官囊充裕大開筵

宴演劇三日以款嘉賓

而娛晚景意良得也願

性傲慢不肯與人同樂深

恐屆時被鬧鄰里民或

有闖入觀看未免有擾清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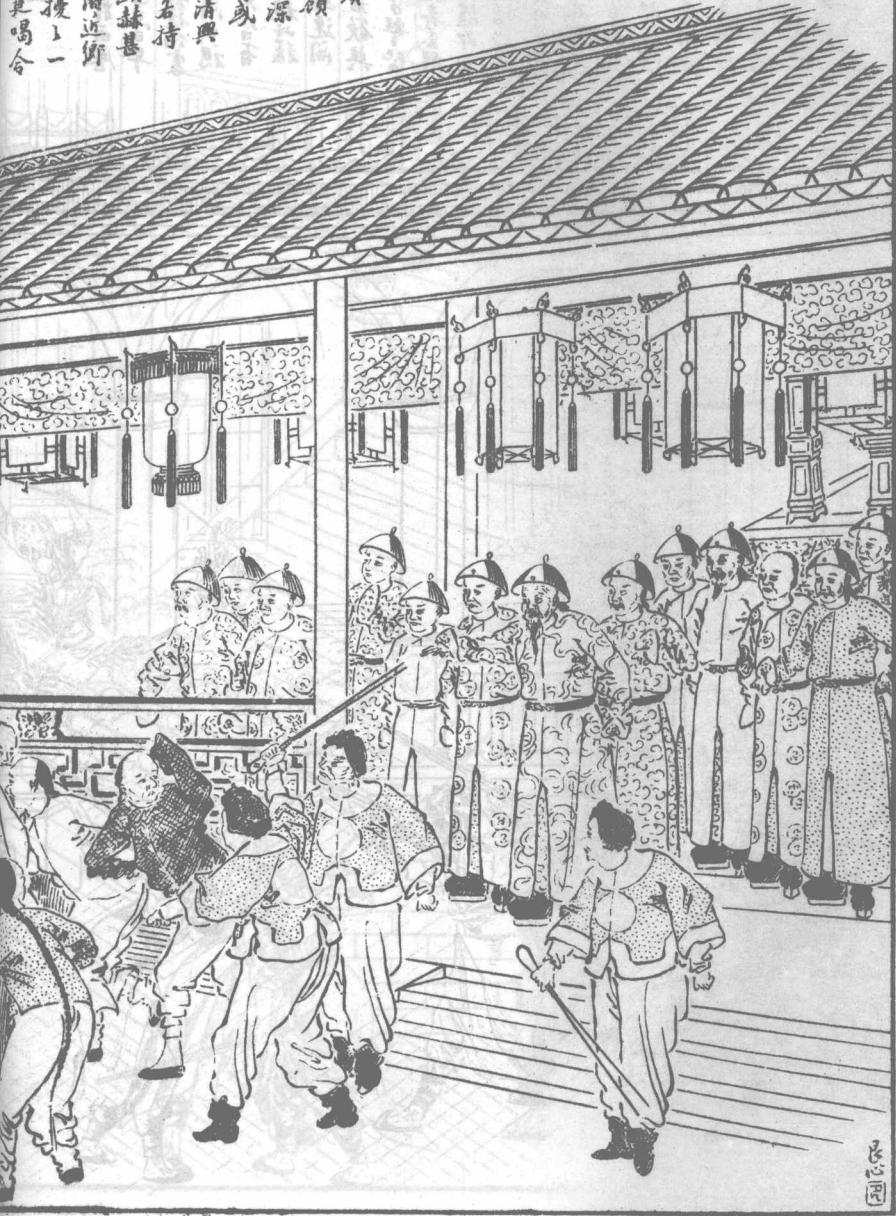
預向營中借兵十名各持

藤條把守大門聲勢頗赫甚

可畏也詎初九日午後附近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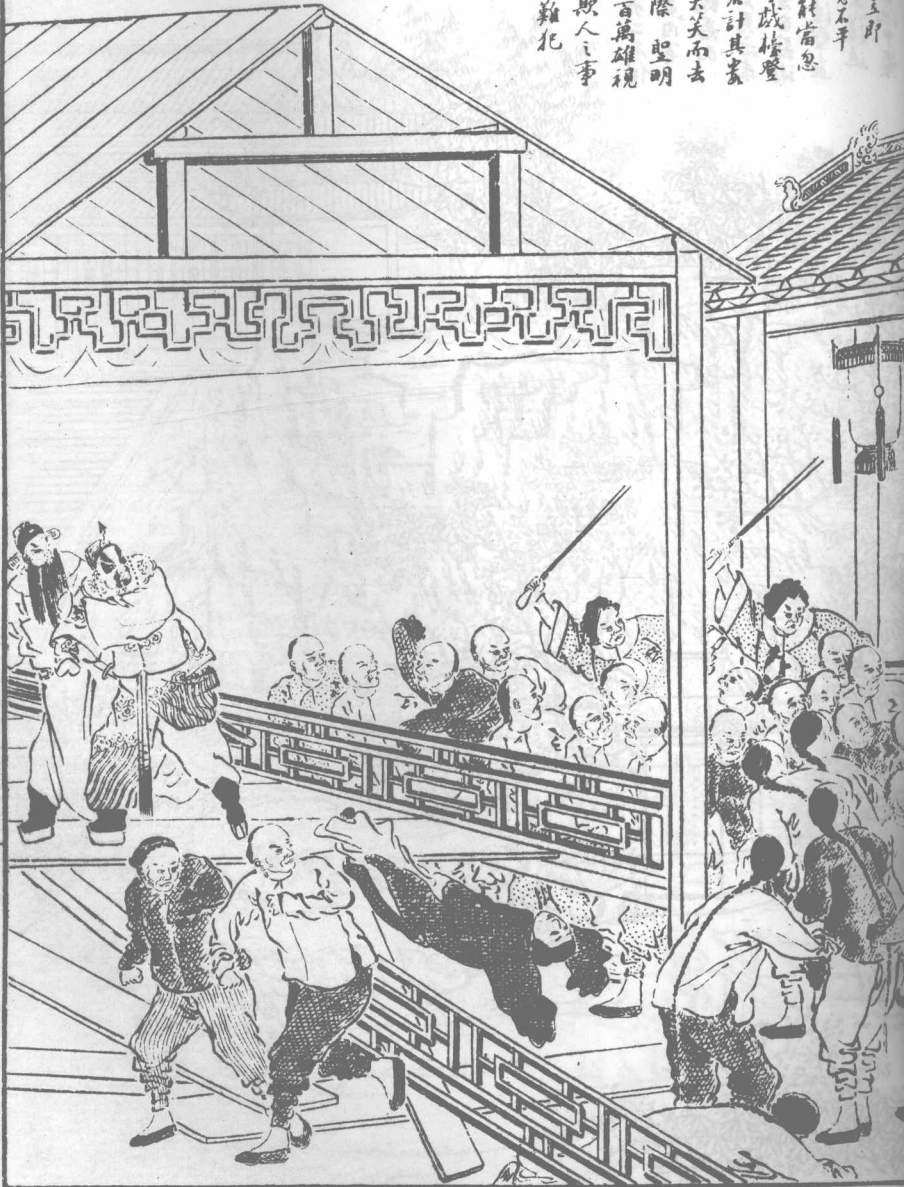
鄰聚有百家十人持一

插入白觀察大營雷史喝令



兵勇二齊驅逐月有不遵三即
 執傳送官衆人聞之愈覺不平
 復向戲樓一擁而上執吳村者忽
 閉一棹僧亮竟將新造之戲樓擊
 時擠塌以致頭傷足蹶者不計其數
 諸人見已肇事遂各哈一大笑而去
 按觀察本一介寒儒以遭際 聖明
 榮膺監司大員據有資財百萬雄視
 吳中窮奢極欲往一好為欺人之事
 此特其一端耳語云衆怒難犯
 觀察其知之否

無
 報



劍池龍

躍

距姑蘇閶門北里有
虎邱山為面臨獅子山
遙、相對望而知為名
傑之地山上近徑某觀
祭建有樓臺為游人

飲息之所山巔有一

劍池上有千人洞大

石一方平鋪地上光

滑無比尋有一小石

相傳為生公說法頑

石點頭之靈故一名

點頭石池之對面有二

仙亭中奉呂純陽陳希夷二石像

劍池中一泓清澈可資游魚內有

一小龍潛伏其下厥狀若蛇憑民

見之往往大呼龍即倏忽不見亦未

見其變化之奇也二前日予在蘇游

覽忽至池側見一龍躍赴凌空直

上頃刻飛入雲霧中杳不復返

如為昇之詞諸上人嘗云池中亦



百一
一
今岩破壁飛去並不擾害洞幽
殆亦賴仙人之靈有此降伏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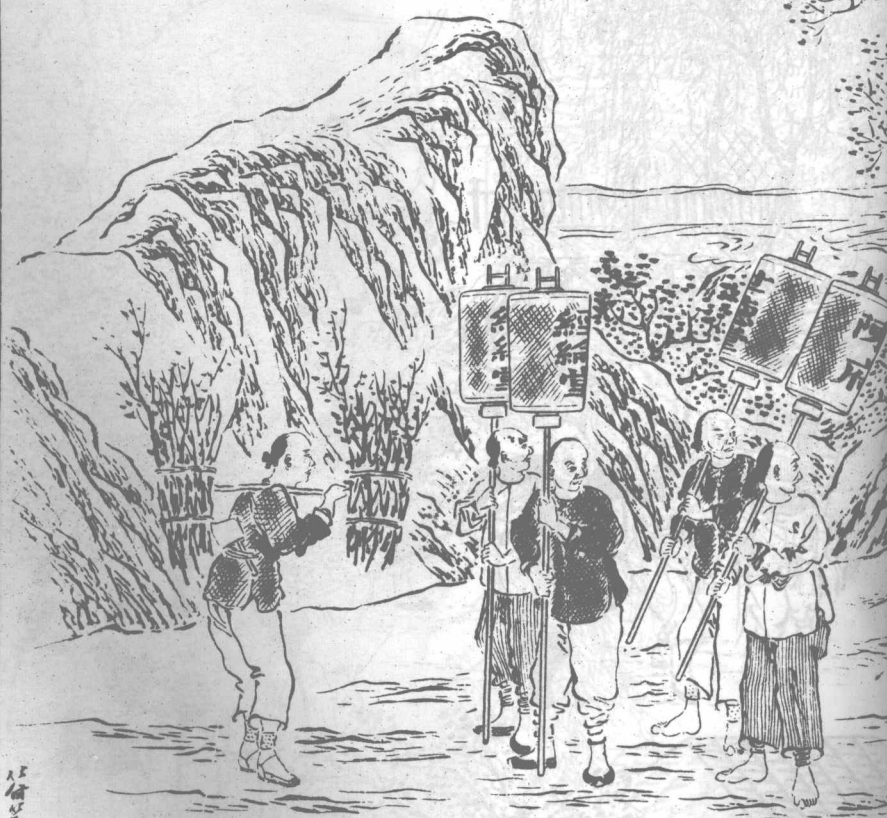




樹妖誌異

極郡縣東門外距城十里許
 枯樹灣地方有槐樹而株一枯一
 活一者六十歲圍枯者僅存樹根一
 段相傳為上古物也三月初八日有陳
 氏女子歸道徑該灣係與行將及樹
 條一陣旋風陡失新人所在云泥較間
 適有樵夫持柴品至詢其詳笑謂曰
 此去正北五里許有山焉余頃從山下
 來見山中有女坐焉蓋往觀之語罷即
 不見眾知為神巫往視之果見新人所
 著緋袂紅裙已枯一似蝶飛去詢之形
 狀木偶也不知對不得已將喜娘之裙
 袂脫其穿之登輿而去時已夕陽西下忽
 息成神亦無他異三朝後親至皆婦夫
 婦相對失語忽聞叩門聲新郎即出啟
 扉久不見回新娘急出視之見已僵臥
 於地頭顱已不見矣急喊救命四鄰咸
 集料係妖物所為據情控於有司鍾大
 令前往查勘後命將枯活二樹奉火焚
 燒至成灰燼亦無刑跡可據嗚何其異
 也

靈志
 加蓋



玩世不恭

新開大王廟之日賽
會時其儀仗之輝煌
執事之顯赫高踞
權柄所於名劇之新
奇奪目人口噴之不

待贅言其此最堪著
味者以房書吏後有解
糧官一員頭戴紗帽身

穿絳袍手提酒壺一把
沿途徑洒作勢做出糊

塗官模樣前導衙牌
或對大書欵加十三

品銜特授滕州府湯

水縣正堂賞戴沙角銅



實業披葉衣極意刑名不嫌
 自道樞以親兵美名有荷紙
 糊洋槍沒解糧車一軸搖攝
 而行維妙維肖為茂朱會景
 所未有嬉笑怒罵窮形盡相
 可謂無微不至矣不知若輩見
 之其亦啞然自笑乎或謂自捐
 例大開仕途愈濫注魚之輩
 曳尾之流藉羨於資博
 頭銜之寵滔天下所至
 良多特其銜牌則必多
 所掩飾今乃特為此奪
 寫照詩曰善戲謔兮不為
 虐兮吾於此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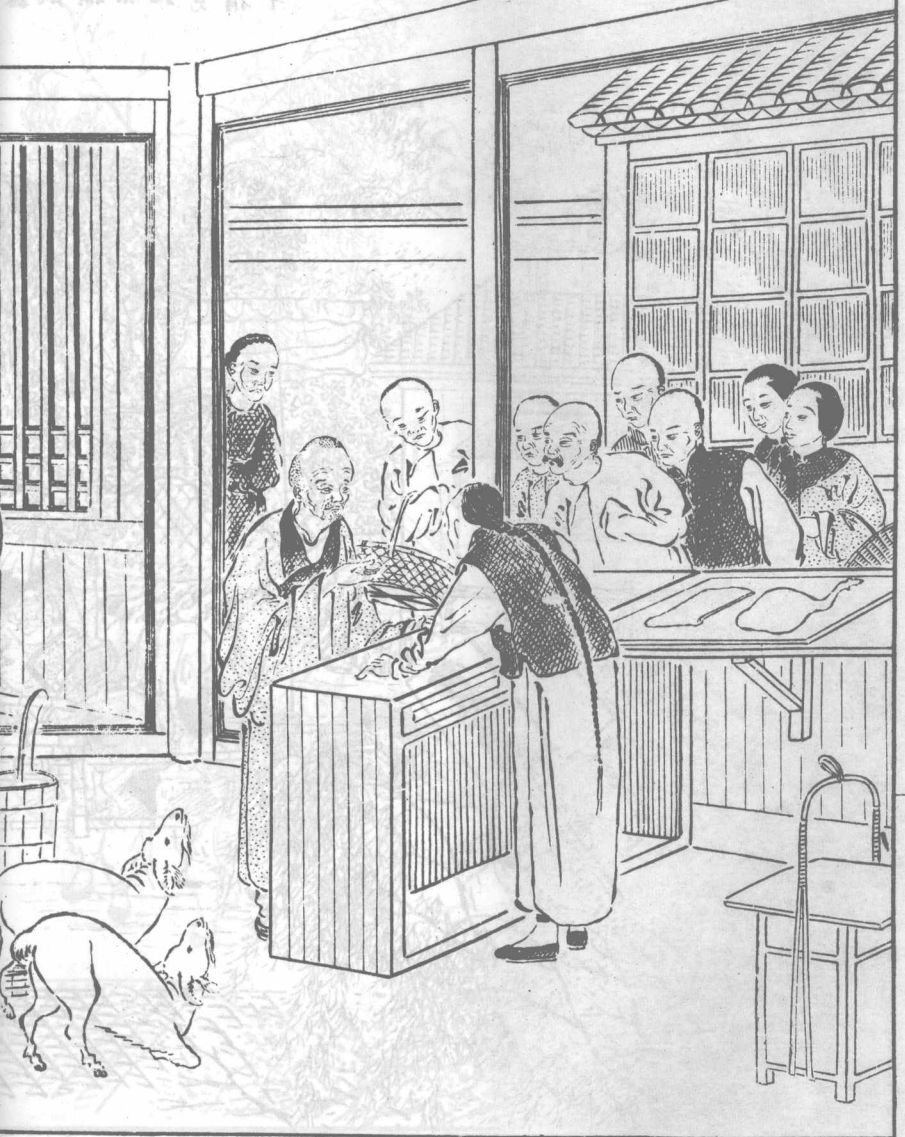
潘翰
 畫



何元俊
 印

悲 慈 發 慨

滬南土佛做某僧持齋
沙佛戒行精嚴前日行
徑某羊肉舖回顧旁豕欲
行工止瞥見舖中繫有豕
毛三頭其一已在砧上將次
屠宰兩目灼灼向僧注視俄
復哀鳴嗷嗷一若號呼求救
也者僧見而測其合屠主解
其縛賤價購之牽之欲去不
料豕繫之二年似解人意見
前羊之逢凶化吉也亦向該僧
悲鳴不已僧憐之并購之牽



注：此句教生而去佛法甚
 悲該僧其有為按深未和高
 不守佛戒徑之於是天酒地
 中恣情行樂不惜所費至有
 以善事相勸者便怒眉雙鎖
 不拔一毛謂出家人吃四方汝安
 得吃及五方耶今該僧乃徒無
 意中廣行方便普救眾生亦
 可謂缺中錫之庸中佼佼者
 矣



姻緣錯配

金陵某氏女素性執拗不近人情近嫁某武員為妻結褵後欲行周公之禮以盡人倫樂事女故拒之該武員以爲女兒羞澀不與未幾又欲教倫女大怒謂若爾苦男兒咄咄逼人實取佩刀自斷其指以示決絕武員無奈慮傷妻身一敷治僕傷痊仍具藕心喜女復取并州快剪將舌斬去武員又為醫治而春心仍不稍減女思自盡終難保全於是懷石自投於河詎又入水不沉經人救起扶送回家人謂其惡之極其有同情不知此一段姻緣月老何錯配也



頭重脚輕

甯波莫桂壩地方某店門首前
 日坐一某少年龐然巨首前
 若低泡燈籠其面貌則若
 方樹方相然身不滿五尺
 而瘦削殊甚似不勝其
 頭之重者行必沿壁以
 手摸索髮種之不過
 炭塗臨風飄拂見之
 者莫不失笑詢之其人據
 云其姓年將弱冠為賦
 刑所累生計竟無吾不知天生
 斯人何為也哉



何元俊

殺人放火

松郡華邑大陽六園地方有
金阿小者遊手好閒不務正業
日在小街僻巷中竊取人家
衣物變錢花用久為鄰里
所側目阿小家有茅屋三
椽妻已逝世生有一男年
約五六歲寄養於親戚
家祇剩孑然一身其敵
盧相守前日忽有惡人
起意將阿小用繩捆縛
擲置屋中四面縱火
焚燒以絕後患
時阿小猶能竭
力掙扎滾滾中
躍出冀圖逃



命無奈該處主人
重行拖入

直玉阿小

皮焦肉爛

呼號而斃

始各散歸

事為其姑

母所知以阿小死於此命厥狀

甚慘擬欲控官究辦經魯

仲連再三解勸許結每歲

養兒費若干白米炭石復

為阿小禮懺三日以資超度

其事始了呼光天仗日之下此

等御愚胆敢殺人放火真可

謂目無法紀矣

目

狂





老将笑柄

本亭輪值校園蘇省營伍

之期蘇撫趙中丞按

臨各郡一時細柳營中

張皇無措終之致秀才之臨

場抱佛脚者不一而足其最

惡發人一噓者則有平望營

老将一事法是日有一哨弁頭

戴紅綉大帽足穿廣襪快靴

滿面煙容作黃金色在校場中

箕踞而當口操獅音呼兵丁而

語曰尔輩今朝須要搬運我

規矩未切不可仍作舊日模樣蓋老

將至鎮皆有恒業或為挑水夫或做小買賣固不知所謂營規也弁於是又作策容

曰今日起跪須要依禮而行還鎮後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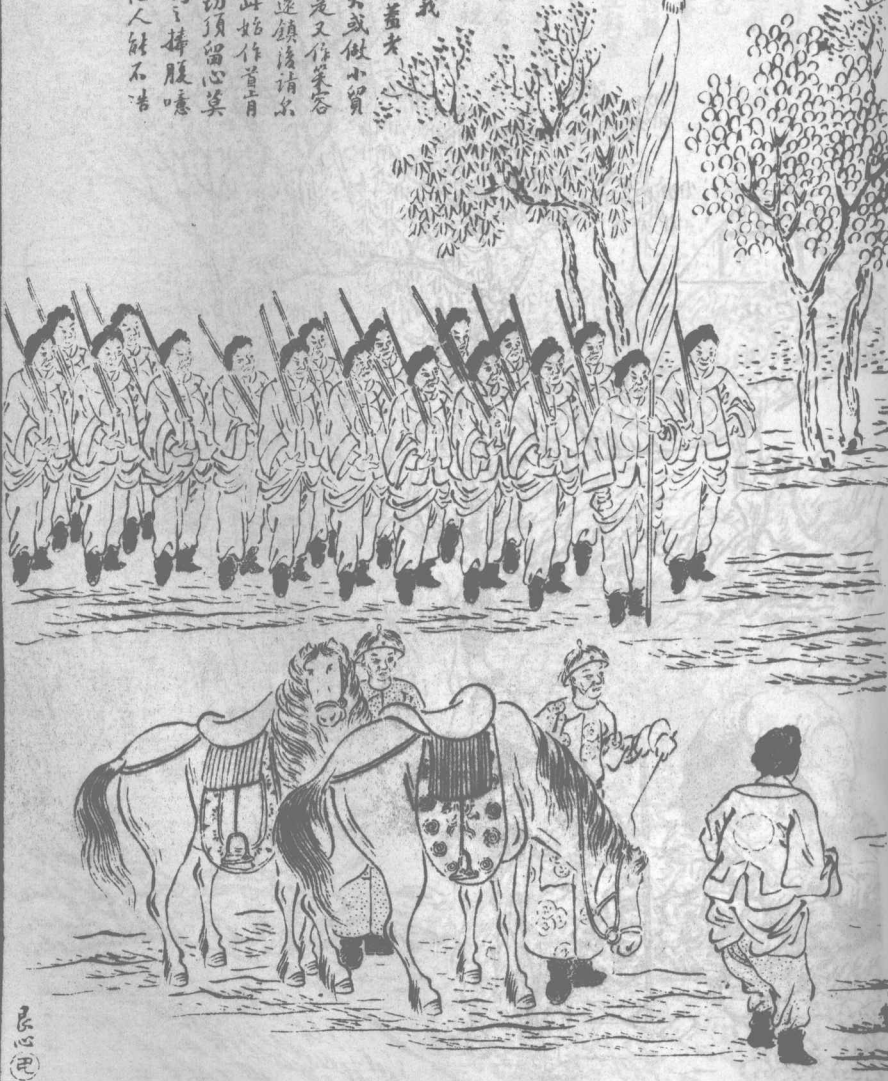
輩吃酒東道皆是我出兵至此始作首三月

狀相共至告曰三老官開鎗時切須留心莫

要放痛了手聞其言者無不為之捧腹噱

中國營務廢弛一至於此有心人能不信

歎哉



吳秋笑林

此圖畫之妙處在於其筆墨之精
與人物之神情之活潑。觀者不覺
為之入神。其筆墨之精，在於其
用筆之老練，與墨色之濃淡相
宜。其人物之神情之活潑，在於
其對人物之動作與表情之細膩
描寫。此圖畫之妙處，在於其
能將自然之景與人物之活動，融
為一體，而無生硬之感。此圖畫
之妙處，在於其能將自然之景與
人物之活動，融為一體，而無生
硬之感。



何元俊
印

砍樹問罪

越郡嵊縣東門外距城十里許地名
枯樹潭之所有槐樹為妖將某姓影
與甲乙新人構玉他嘗等情業已
繪圖登報茲悉某姓實係阮氏事
後族人以新郎死於命據情控縣
鍾大令提訊屍堂供詞與異道錫差
雇工八名錫匠八名親往該處勘視
並無刑迹可尋乃令將槐樹先行齊根
鋸斷又將根掘去亦無他異因令再
挖下甫及尺餘忽聞鏗然一聲視之
係一石板揭起之下有一穴土穴井
以石投之者無底止知係妖窟所在自
顧德不謀妖恐被觸犯即命駕回署不
知為何審辦也按前年白門某大令
有審樹一事一時傳為奇談今
觀此事亦因小異折何名妖之多
耶折其中別有故耶吾不得
而知矣



火藥肇禍

安慶東門內鷺鷥橋向有火藥庫兩所
 中隔一塘一庫有兵看守一庫為名營
 存放軍械之所魚鱗森嚴無人居住
 現因鄧中丞創建鑄造銀元局德其
 事者擬將儲物之老火藥局塙工改造
 飭令練軍兵勇將庫中軍械移運他家
 不虞坊有近營居民劉練二姓見而覬覦
 相約於夜深人靜時越牆圍竊不知如何
 遺火發時炸裂轟然一柱天驚石破沖毀
 房屋一間二人同時被禍練某自灼傷後
 奔到家中越半日始脫惟劉衣服被焚皮肉脫
 落裸臥牆下其珠令人見而憐甚幸火藥不
 多否則其禍更烈恐有不堪設想者倒近業火
 藥庫所至偷竊之事時有亦聞持未便據實身令
 觀安慶之事至倫為固所願司理者早加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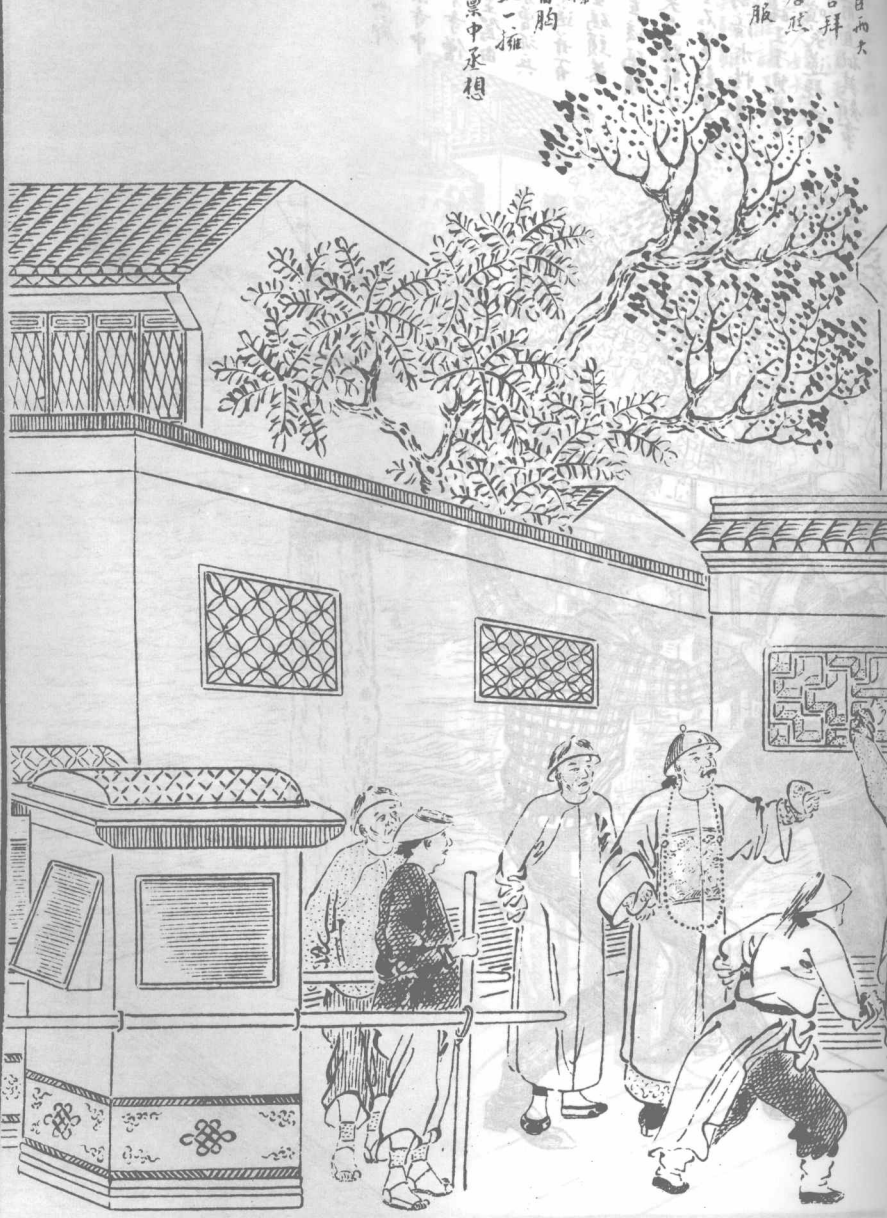


武弁不法

蘇垣三多巷李姓婦早喪所
 天冰清玉潔守節多年生有
 二女均饒姿首而長尤嬌艷
 動人有武弁徐某者自稱係
 提鎮職銜貨居於李姓餘屋
 內窺知婦家積蓄成豐兼
 淫女色竟於前夜帶刀入內
 勢欲強姦婦知勢不敵巧
 言安慰即擊二女潔身潛
 避借宿附近某親串家弁
 遂將婦一所有據為己物
 不容撤取婦冤莫能伸
 倩人繕就稟詞乘蘇撫
 趙中丞驛後經過時欄
 輿遮稟中丞不動聲色立
 飭元吳兩邑宰嚴密查拿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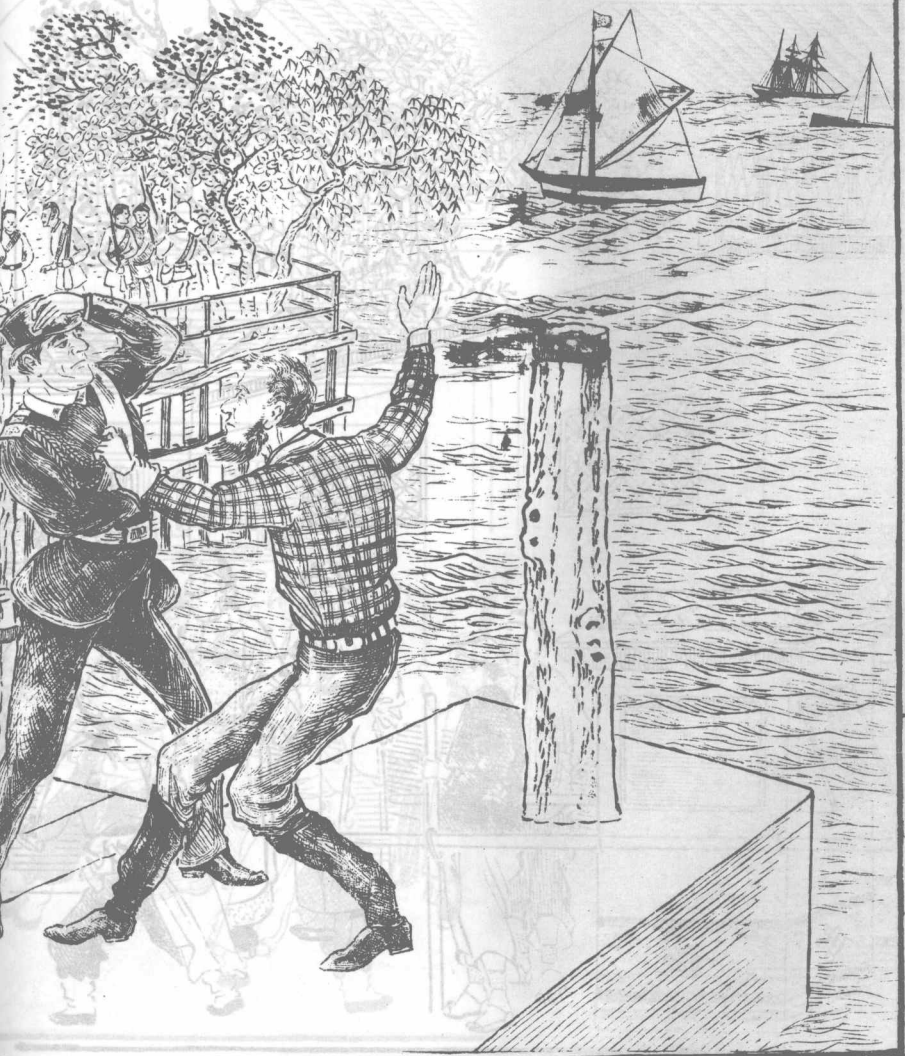


是李戴徽籍，係自而大
 令飛輿而往，託言拜
 謁，弁不知未意居然
 紅其頂花，其翎衣服
 輝煌，出外音接
 兩大令喝令掄
 拿，而差役猶畏
 其氣，餒不敢動
 于李去，令以李樣
 已洩，親將該弁當胸
 扭住，差役人等始一擁
 上前，執簿以去，回稟中丞，想
 當按律嚴辦也



大不自重

暹王車駕前過西廊之際曾赴聖尼某寺中拜佛因索觀佛牙寺僧不許忿然而去當王駕由廊登輪之際國家曾派兵差在碼頭列隊恭送并有暹羅王子四人亦在碼頭恭候時有某西人適在該碼頭登岸不意偶感失足跌於水中時四王子見之不覺鼓掌而洋洋該西人高語水性得以此因登彼岸推諸王子見其下水不惟不救且加嗤笑遂疑為極薄少年因竟向前直批其頰幸



為該雷巡捕所見乃急上前阻
止并向該西人說明此係道王
子汝曹安得無禮該西人始知驚
懼旋向王子再三請罪諸王子
乃一矢置之并不其較雖云大
度亦咎由自取也

自由



武亦松自取也
伏一先靈了各不共刻前
附註仙王千下正紅點點
十本書西利城新訂入社
五本仙前西入正陽山
武亦松自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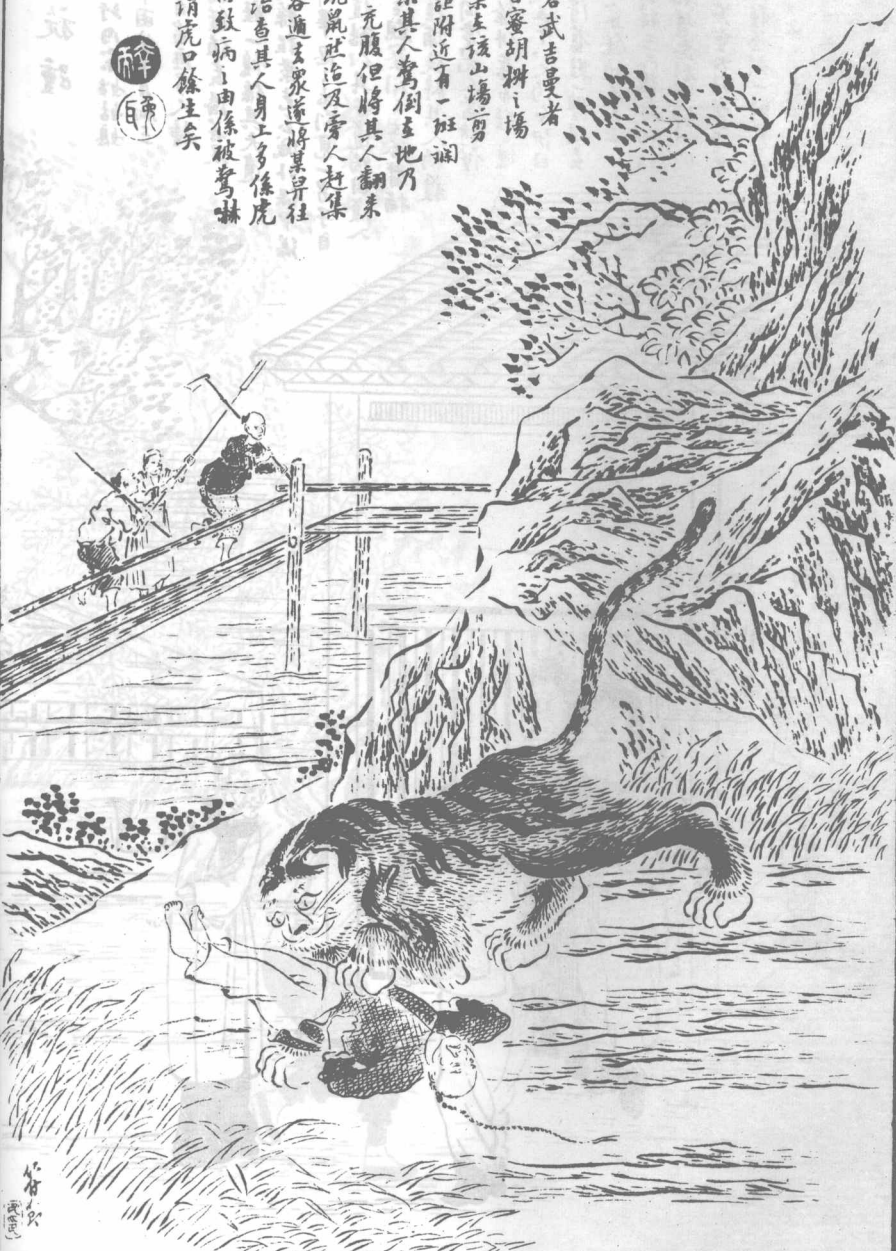
死不旋踵

金陵漢西門外圩內宗姓姑娘
兩代寡居異常困苦上月初三
日三更時分突有盜匪多人持
門而入劫去衣物僅值幾錢及
宗媳床下舊布鞋一雙係其夫遺
物也幸該姬投縣報案先至城外保甲協
局求請研究訴畢忽出門見一男子自
東徂西所着之履酷似其子遺物因復入
局稟陳表請官觀察聞之立派督捕
營兵數人跟蹤往捕旋將其人拘獲
嚴加盤詰供出同黨九人當時僅
劫得布衣褲十餘件舊布鞋一雙
計將衣褲售錢五十元人均分伊因
在外把風故祇得舊鞋一雙現至
三人尚匿某甲家餘均逃云云
觀察遂派兵將三人擒獲研詰
屬實詰棘稟知督憲劉帥帥以四
盜獲贓確微情節重而防弊之法并
一再嚴緝野盜務獲德辦一時見者
為之誦述皆謂以區區之妾而取殺
身之禍亦殊不值得矣



虎不食人

曼坡地方有名武吉曼者
 係華人種植甘蜜胡椒之場
 日前有華人某生該山場剪
 取甘蜜之葉証附近有一班獼
 大虎猛撲而來其人驚倒在地乃
 該虎并不以之充腹但將其人翻來
 覆去如貓之玩鼠然迨及旁人趕集
 救援虎始以客遁去眾遂將其昇往
 曼坡醫院調治查其人身上多係虎
 爪傷痕其所以致病之由係被驚嚇
 所致是真所謂虎口餘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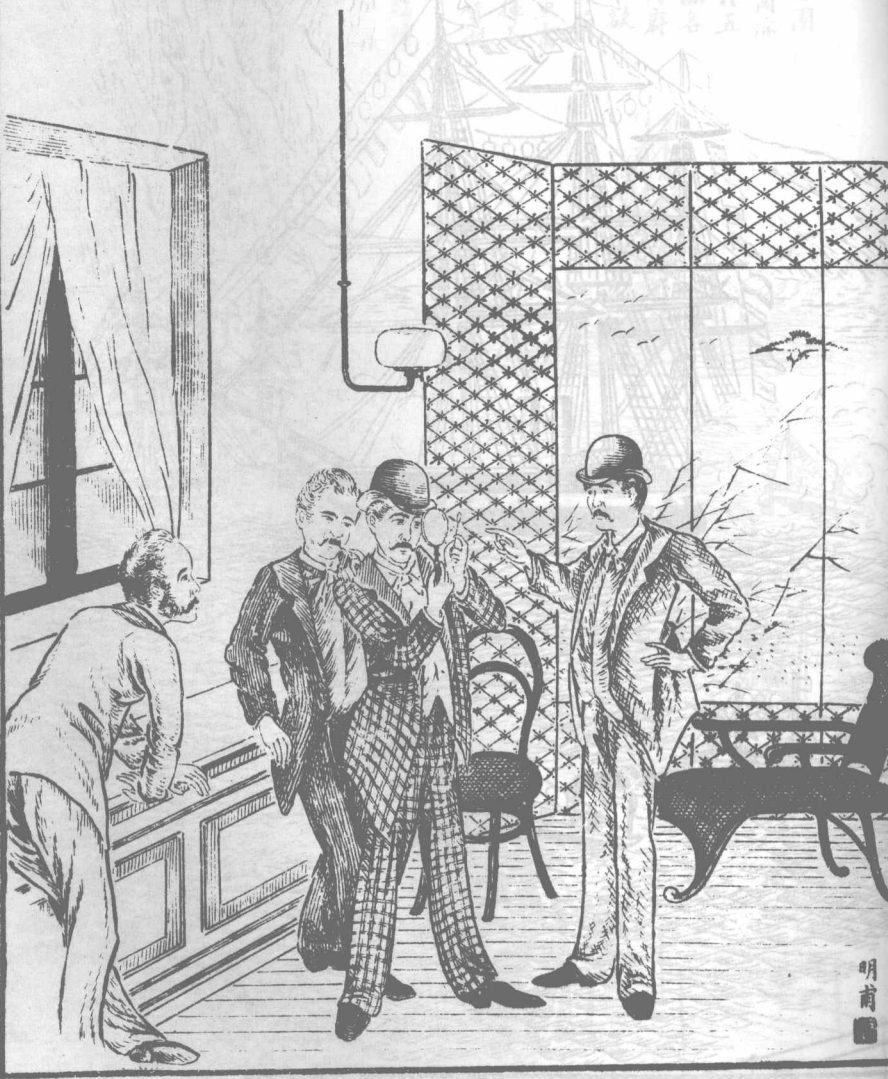
妙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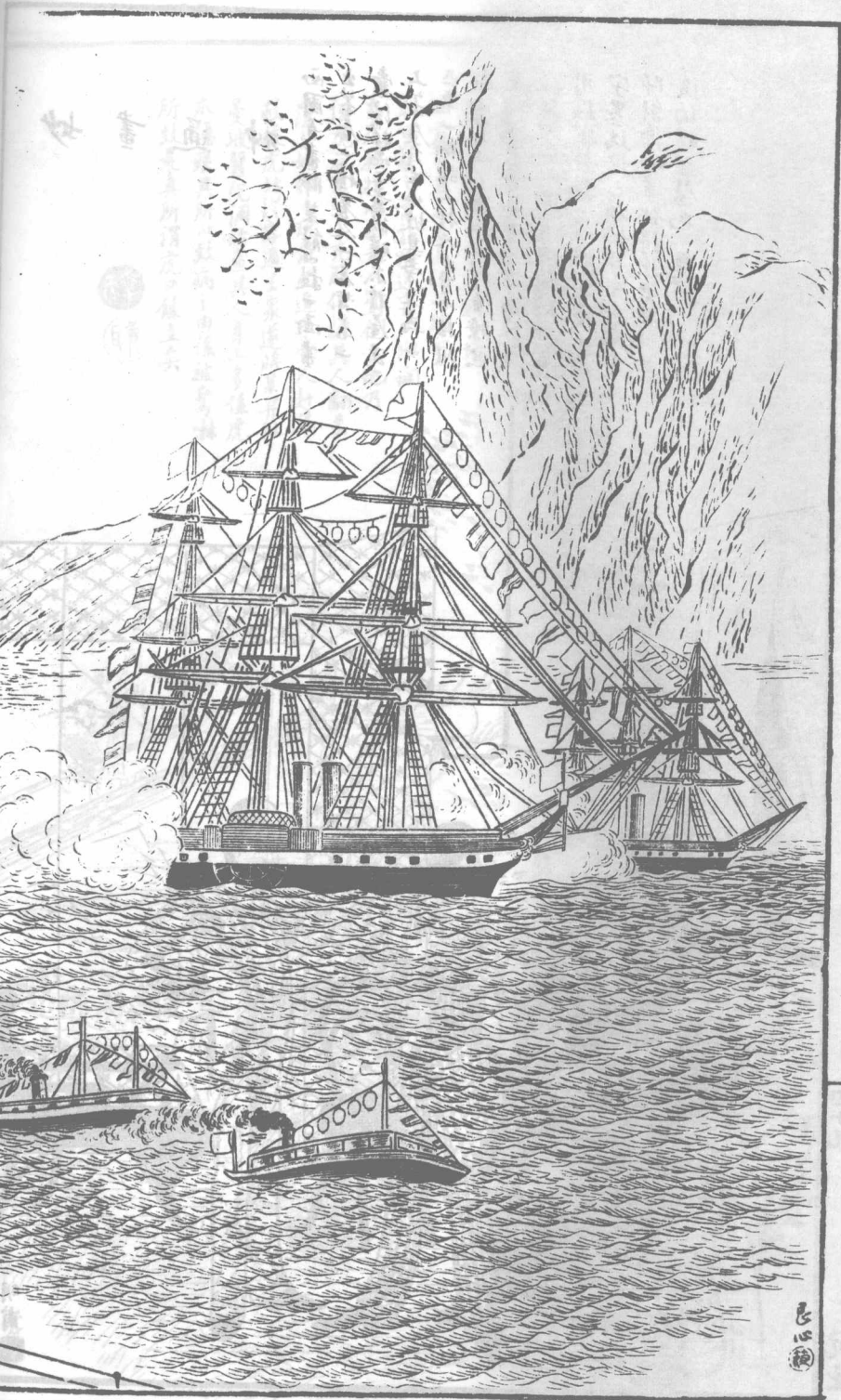
通

神

西國有畫師某能以穀一面畫
 出茅屋一椽農人一名背米一
 囊緣梯而上意欲曝米於屋瓦
 上茅屋乃在山坡其旁立馬一
 匹車一輛路上行人其名按此
 穀面寬廣不過二分此畫瞭然
 若揭得未曾有曾聞粵西陳啟
 源能以穀一面寫上絕詩四首
 用頭微鏡窺之見其筆畫玲瓏
 字墨端楷已稱妙手今西國畫
 師能繪此畫倘得陳君題詩其
 後洵稱合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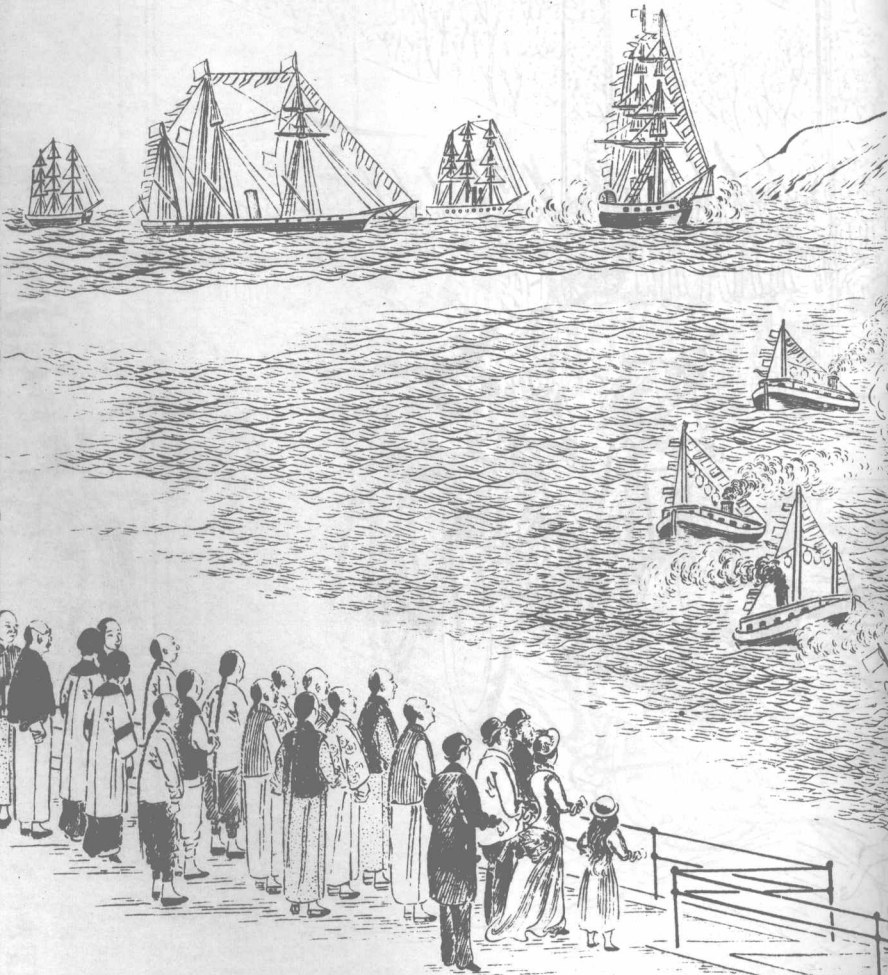


明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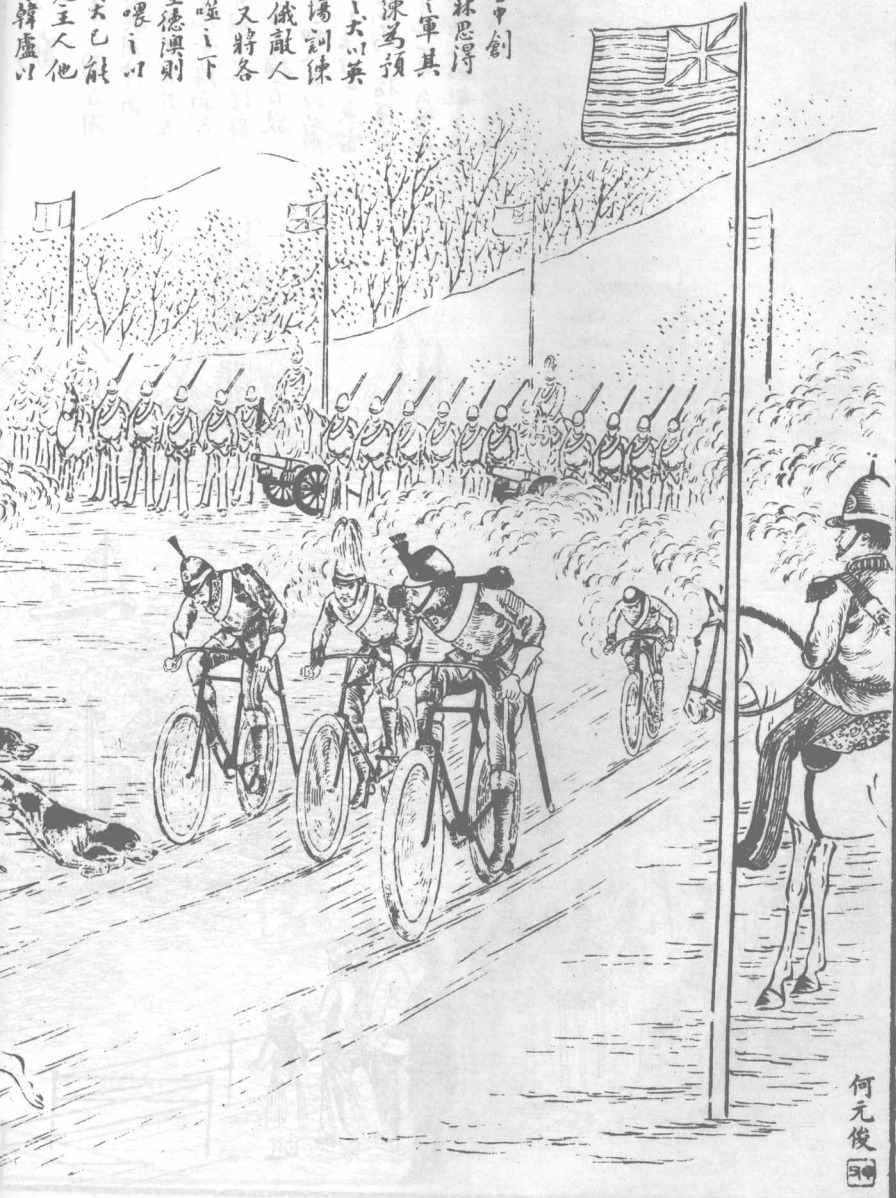
航海奇觀

今屆英皇御極六十年之期各國
 均遣重臣前往致賀英國紳商亦
 各伸慶祝共獻葵忱香港定於五
 月二十三日舉行慶典先令海面各
 船鋪張一切以供清賞嗣由巡理府
 屈太守擬定大致謂各小輪有欲
 會賽景物者准於五月初八日以前
 到會中掛號其布置之法以一魚雷
 船先導由船政官林君為指揮各
 小輪船相接而行於午九一十各貨船
 則分列兩傍為一長翼狀船艇上
 一概高張燈火照澈波間自夜九點鐘
 起水陸各兵均派赴各船助興並分給
 燭籠等物使各小艇亦魚貫游行是
 誠香海之大觀極一時之盛概也故
 珥筆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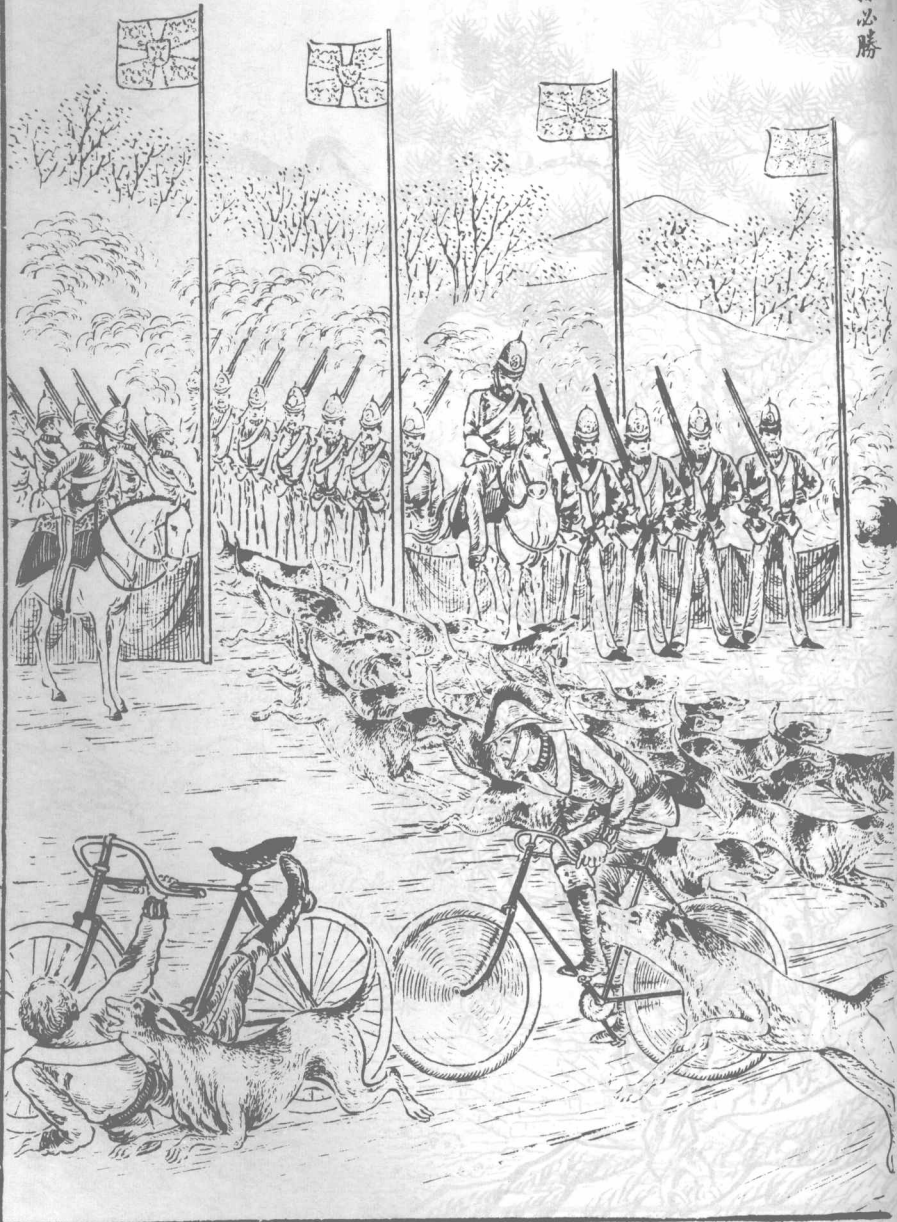


訓犬成軍

踏車軍隊近日泰西各國多有以此為矯捷之軍械軍營中創製也乃德國京城柏林思得一法以破敵人踏車之軍其法率犬千頭使之習練為預攻踏車軍所用所選之犬以英種為尚每日在演武場訓練使其認識誰是法意俄敵人并何人為德軍澳軍又將各軍勾雜使犬見敵則噬之下車以亂其軍倘誤噬德澳則答之以鞭噬敵人則喂之以肉教訓不過數日而犬已能分辨誰是敵人誰是王人他日有事一秋用此等韓盧以



破踏車軍者可操必勝
之權也





龍

穴

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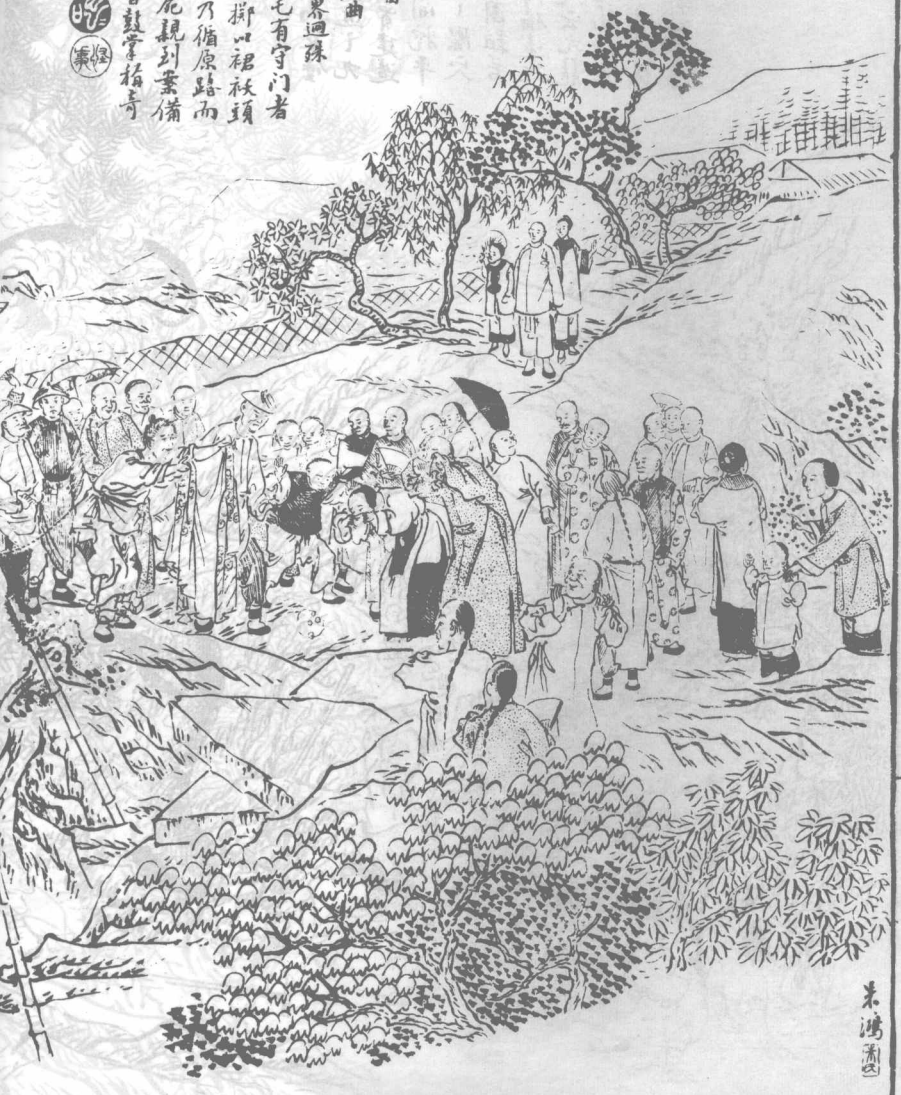
破

京師永定門外西南六里許馬家堡
 現已築成鐵路所有凉水河相近之九
 龍山一帶地畝均係某西士購買建造
 棧房業經開工遇有凸凹處即開挖平
 墊以備起造至五開挖九龍山之際穴
 中突出大蛇三頭身長十餘丈圍粗若
 桶盤旋逾時御風而去一時傳播遠近
 男女觀者如堵並聞附近鄉人云九龍
 山共有九蛇穴居其中故名九龍今見
 其三凌空飛去此間風水已為所破恐
 將來陵谷變遷不知作何景象誦華屋
 山邱之句不免為之愴然耳



樹妖案結

越郡嵯縣樹妖殺人一案本
 齋已而僧為固嗣僧嵯邑尊
 鍾令亭大令一再推究以此案
 先失新娘裙袂決失新郎頭顱
 既在樹間極有妖穴不得不遣人
 入穴一探方計明白因將獄中已
 定死罪之鄧小毛提出令往枯樹
 灣妖窟中帶一質證可質一死
 該犯欣然命遂於四月二十八日飭
 令捕役八名押帶該犯前往以繩繫
 身使之使下逾時該犯即撲地而上
 并携有新娘裙袂及新郎頭顱當
 即回署稟稱下空虛時神志昏迷屈曲
 而行地漸漸大條見青荻異草境界迴殊
 心目為之清爽再行里許見一巨宅有守門者
 詰問何來告以故守門人入而後出掛以裙袂頭
 顱揮令速去及回首而巨宅已杳乃循原路而
 回餘無他異鍾大令得供逆傳屍親到案備
 述一切飭令具結案遂了聞者皆鼓掌稱奇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likely serving as a title or introductory text for the illustration.



珠光變

幻

北方消息言某日
廈門地面忽亦遍
地生珠毫光閃爍
大小珠刊土人見
之爭相拾取售

於珠飾鋪得貨

頗厚詎事越兩三日珠

忽變慧儀而為蟲蠕

散動公是始知為蠟印

而此珍珠也當首飾

店初購時並不思及

陸地萬無生珠之理徒

貪其價值之廉互相購

買什襲而藏

待價而沽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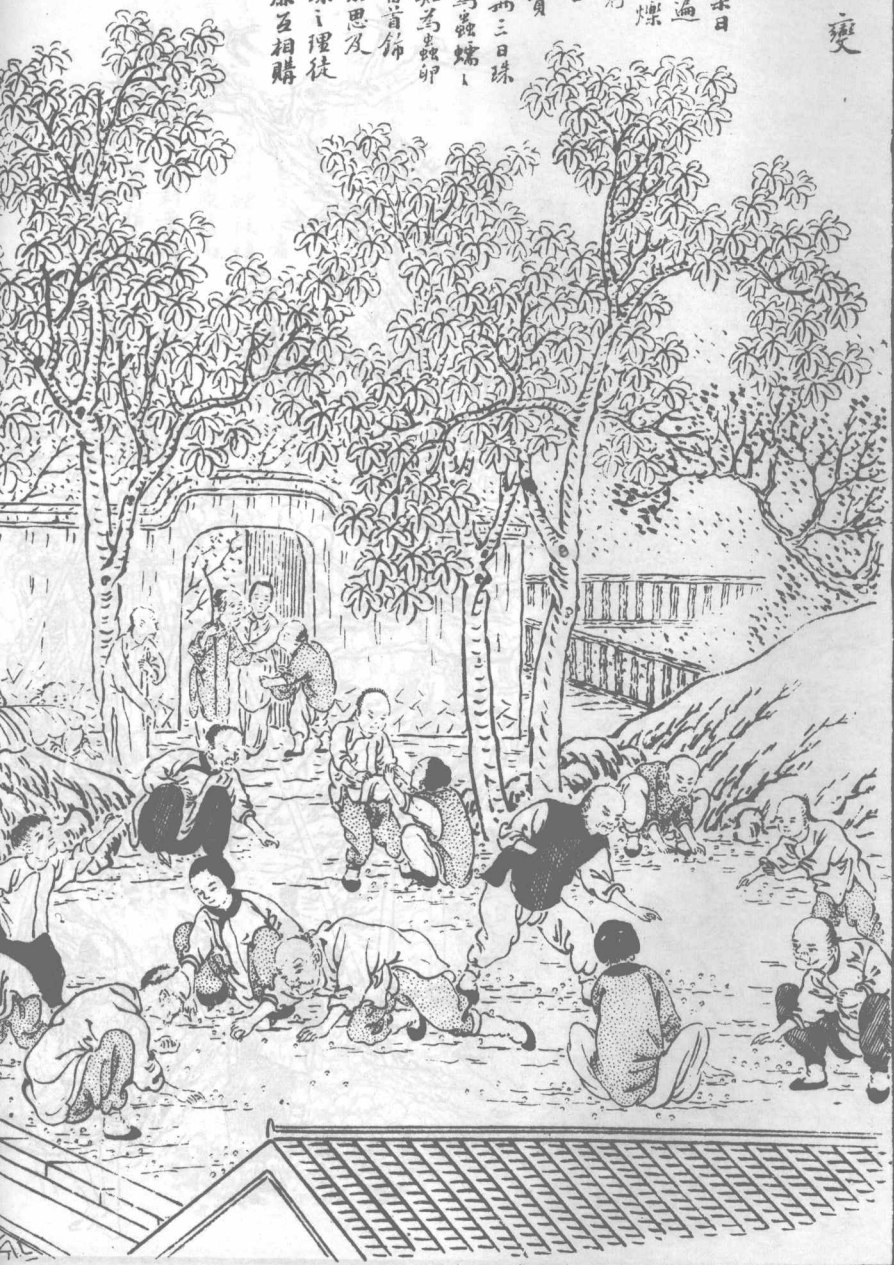
為獲此意

外奇逢巨

富不難主

致証料越時

變化結眼成



空情已無及閑
 諸上人云此蟲生卯
 實為錢荒之象似
 死地方之福
 或曰錢荒是
 否不可知然
 卯珠所生計
 有三四千里
 之廣將來
 變化成蟲
 不知費幾
 許物料始足
 果其腹耳

明
 新
 畫





強中有強

蘇垣元妙觀前有一江湖賣解者口操
 山左音翻，相一氣宇雄壯要拳舞棒
 旁若無人且對眾大言曰咱老子揆技劍
 口周游六省洪亮遠一敵手稿怪天下
 大人氏之多區，少林衛道遂區雄視一
 世乎言未畢忽人叢中有一行脚僧身材
 短小貌黑而瘦肩負一葉雲漢客前曰好
 漢既有拔山扛鼎之勇少僧今願領教可以
 一角孫負否賣解者拍手笑曰汝不怕死
 儘可前來其意頗存藐視遂
 斜飛一拳劈胸而來被僧
 當場捏住賣解者猶大
 言不慚請頭刀技僧許
 於是手持雙刀左右盤旋
 刀光閃鏢呼，有風僧見其
 漸使漸近忽將色袂解開用力一
 捲雙刀已奪在手賣解者至此始
 面紅耳赤收拾器械垂頭喪氣而去
 謂今而後不敢妄自尊大矣語云強
 人自有強人手還有強人在後頭觀此
 益信



犬能獲

賊

京師彰儀門內南

煙閣地方陳某

農圃起家倉

箱富有驟馬成

摩因患盜賊以功人不出功狗

愈乃畜犬八頭用因餵飼俱碩

大無朋以爲守夜之計該天能知

主人之意偶見生人徑過其門即搖

相向利牙鋸齒有虎豹攫噬之狀人咸畏

之有步而却步者陳顧而樂之謂自此棄人用犬可

高枕無憂矣上月某夜時交三鼓忽有偷兒穴牆而

入黑暗中先為一犬所見向一狂吠主人和之趨出環

咬賊影隻利單不敵衆犬被傷處皆骨痛難行大呼

救命陳由屏中驚醒燈燈出視之將廢犬鳴

散賊猶逡巡不去因向其賊賊垂泪叩首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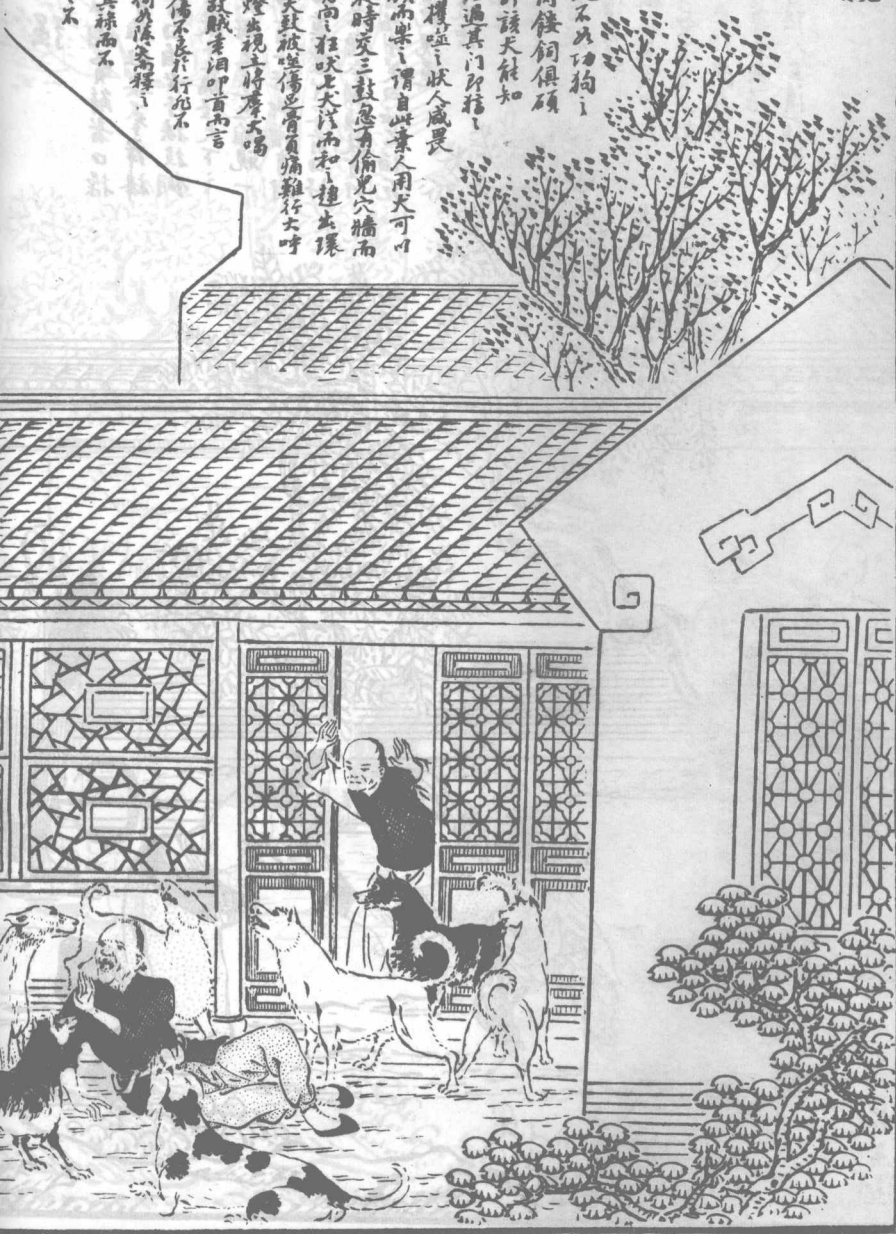
曰君家畜有猛犬竊賊傷不長於行死不

欲逃也求恩人姑饒狗命何外陳為釋

自是益珍視此犬世有舍其祿而不

能忘其事者得毋犬之不

若乎



北 安
 此和真白
 城山此
 一日刻而一
 吳米大
 不
 委



兩頭蟹

甯波江北岸某廣貨店
 日前購得一蟹將肆烹炙
 庖人以刀決其首一落血淋
 頃刻又伸一頭昂然而出不覺
 大驚與聲狂喊店中人羣集
 觀者亦不遠致老元儲一時
 頭縮入猶見此蟹雙目灼灼
 旁若無人頗似逆世狂奴暴君
 有昂頭天外之概相其味一稱
 異者久之謂此物雖有出頭
 之日終亦一言類耳急令人
 取而投諸湖蟹遂信然而
 逝嘻異已



龍 姿 鳳 彩

英國女君主維多利亞生於西曆一
 千八百十九年五月二十四號即中
 國嘉慶二十四年自一千八百三十七
 年即中國道光十有七年登極以來
 迄今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一
 日為在位六十年屆滿之期屆指春秋
 七十有八生四男五女有孫男女及外
 孫男女三十餘人內外曾孫男女十餘
 人富貴壽考五福兼隆洵為天下之
 冠本屆舉行慶典之期各國人民莫
 不樂瞻幸米本齊眾求真像篆繪成
 圖冠之振首以慰都人士瞻望就日
 之忱云

中
 時



明前

行
一
而
年
有
及
此
次
一
風
甚
此

演龍行慶

泥上水龍會一舉遇有喜慶則



何元俊

次為英國全銅鑄大旗
之期故燈彩之外復有

是華先是英英西界工部局將各

洋龍裝以綢緞裝作龍形及龍船形

救火會中人紅衣銅帽扶護其旁海繩

索挽鉤救火一具龍二編懸五色明燈及

各種彩面飛禽走獸龍前有英皇

維多利亞像各西人咸手持電光燈

緩步徐行由大英領事衙門繞

道滿灘以達法界會齊法國水龍也

新開河界製成刻於後仍由原路折回

會中有洋龍四架皮帶車八輛沿途導

以而樂鼓吹悠揚燈球照耀其最後

洋龍植立一人頭帶銅琴白衣為當

當經過者洋行時各西人見均脫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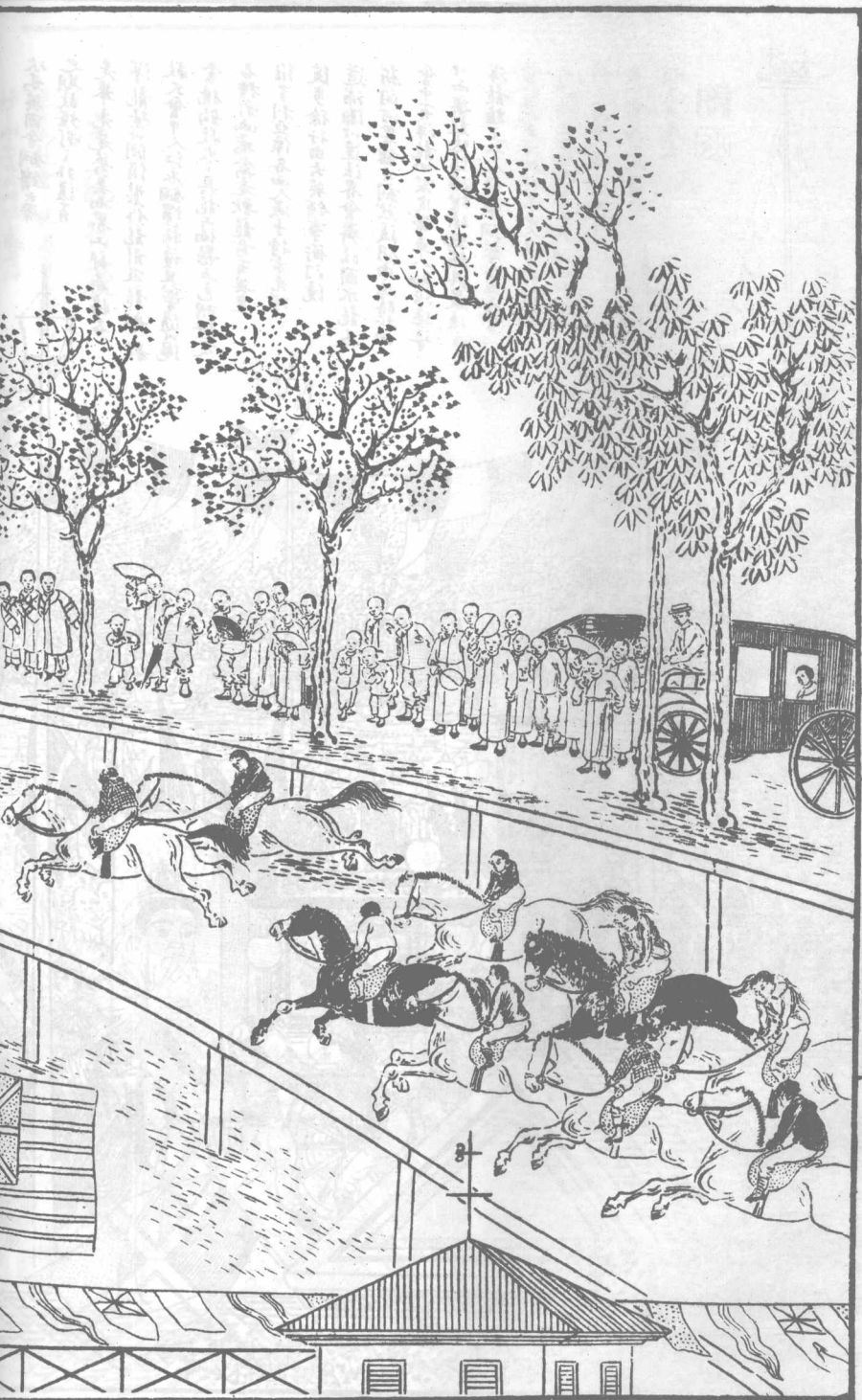
為禮拍手歡呼或曰是去兵頭也西滿

預不虞借行樂揚為河

愚慮其火此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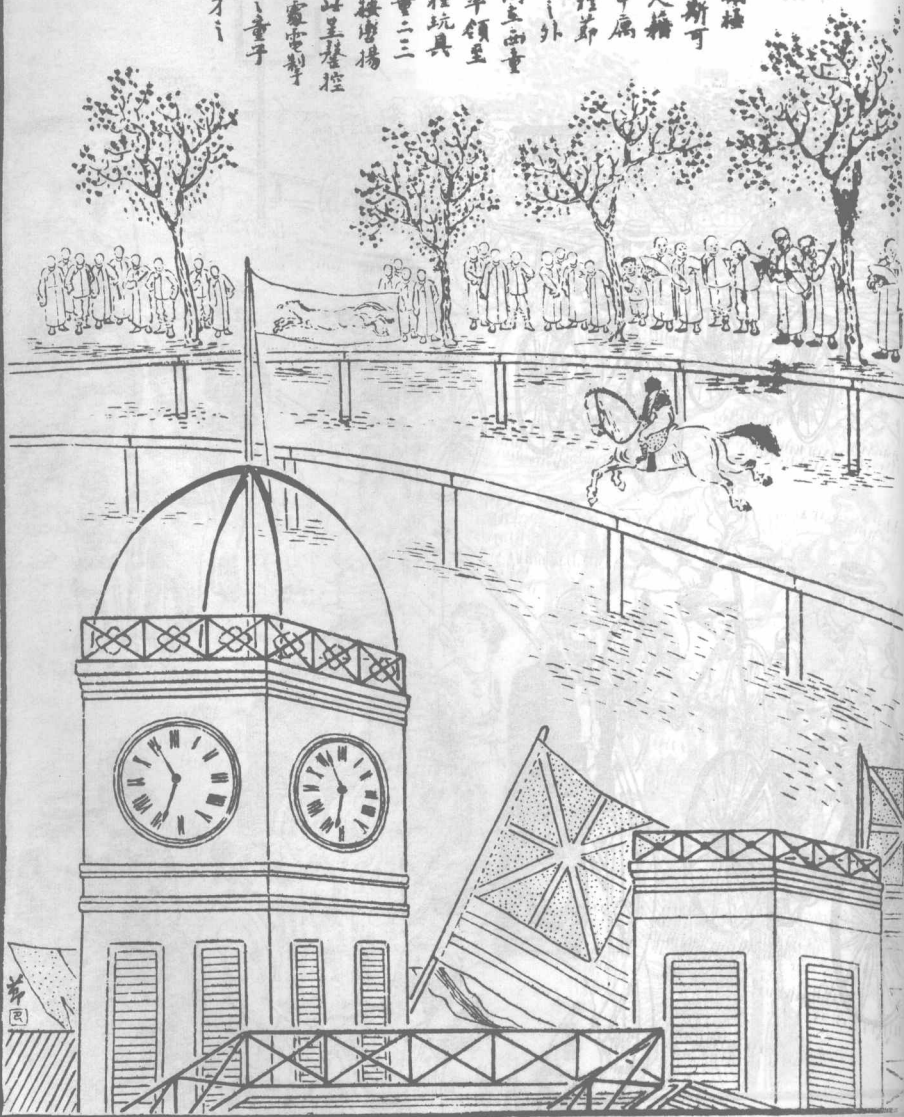
明有以是者





西童賽馬

上月廿日旅滬英商慶賀
 英皇踐卅六十年屆滿之期
 各家張燈結綵輝煌燭爛靡極
 一時各西人尊君親上之心其斯可
 見予亦不敢妄贊一詞惟西人藉
 行慶以行樂於恬恭震動之中扁
 舞蹈發揚之意初不拘於禮節
 之間而禮節自不可廢紳商以外
 有學童馬亦西國之子此也向由西童
 書院肄業是日掌教某君率領至
 公家花園餉以茶點娛以各種玩具
 聯袂優游互相歡作偕而學童二
 十人復至賽馬場各騎駿馬按場揚
 鞭顧盼自得迨至正駕而馳此呈聲控
 之能彼奏騰踔之技錦鞫過處電掣
 星馳此雖賽馬之常情而出之童子
 則我中國謝不敏焉此具人才之
 感所由來也



賽

脚踏車

脚踏車一代步之器也

昌邑不彰明典禮而未始

不可不鼓動性情前年海

上高不多見去近年未始盛行

之本屆慶賀英皇之日各西

商真脚踏車之多而乘坐者

之衆也於是豪情霞萃逸興

雲雲共集於坵城橋邊西

賽馬場予則鋼絲冰雪輪

則擬括維靈一杆一怪不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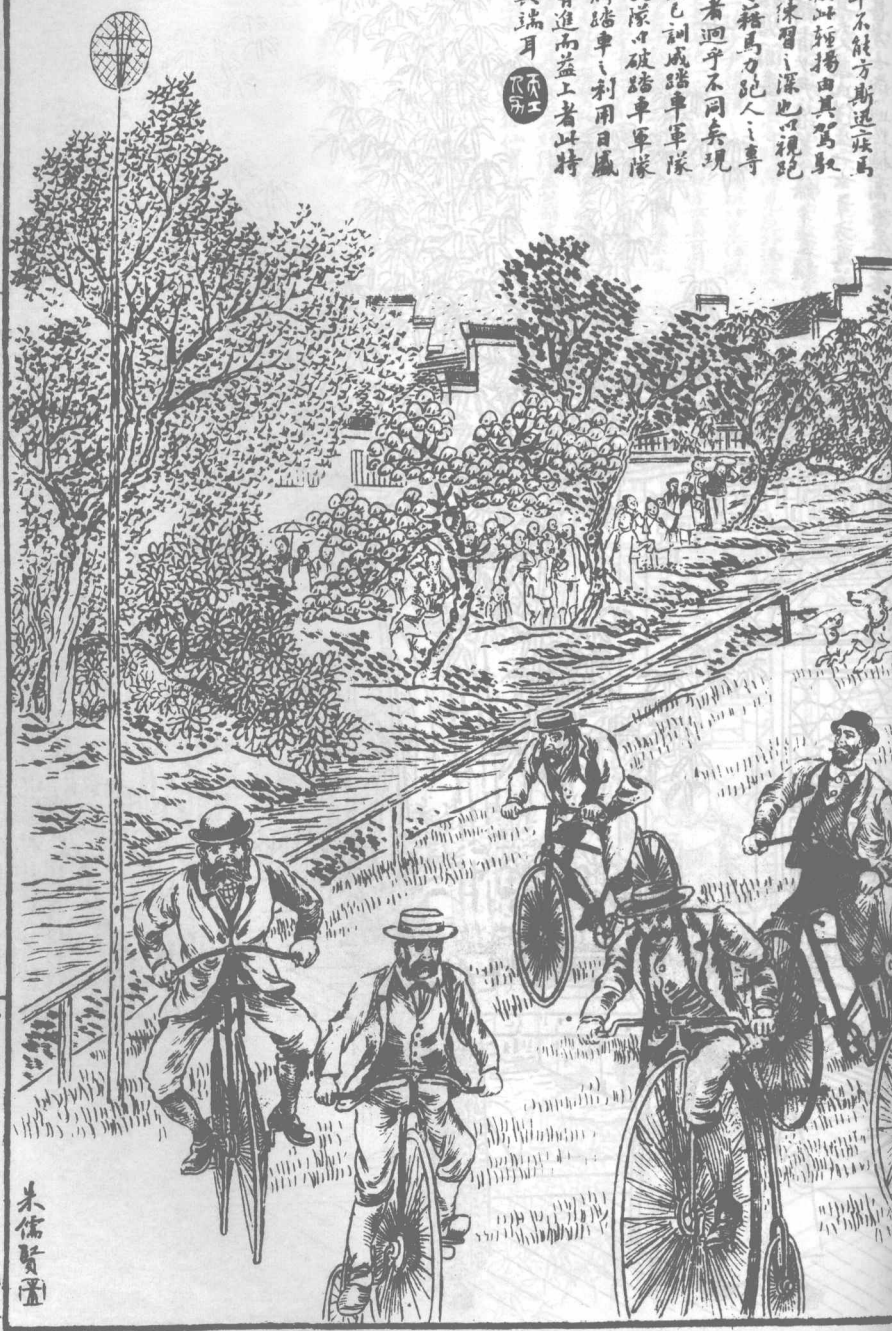
不徐如鶴之飛如鷹之隼瞬

息愛里操縱之兩足之間以



東洋車不能方斯速茲馬
 車亦無此輕揚由其駕馭
 之熟而練習之深也視跑
 馬之專藉馬力跑人之專
 用人力者迥乎不同矣現
 左德國已訓成踏車軍隊
 更陳大隊以破踏車軍隊
 行見脚踏車之利用日盛
 月新百進而益上者此特
 小試其端耳

天江
 印



狐 欽 孝 女

九江姑塘 閻委

員彭麟甫少尹 雅羨子餘年素稱
勤幹其夫人某氏僅生一女年方及笄
事親甚孝去歲適賊撫高書農中丞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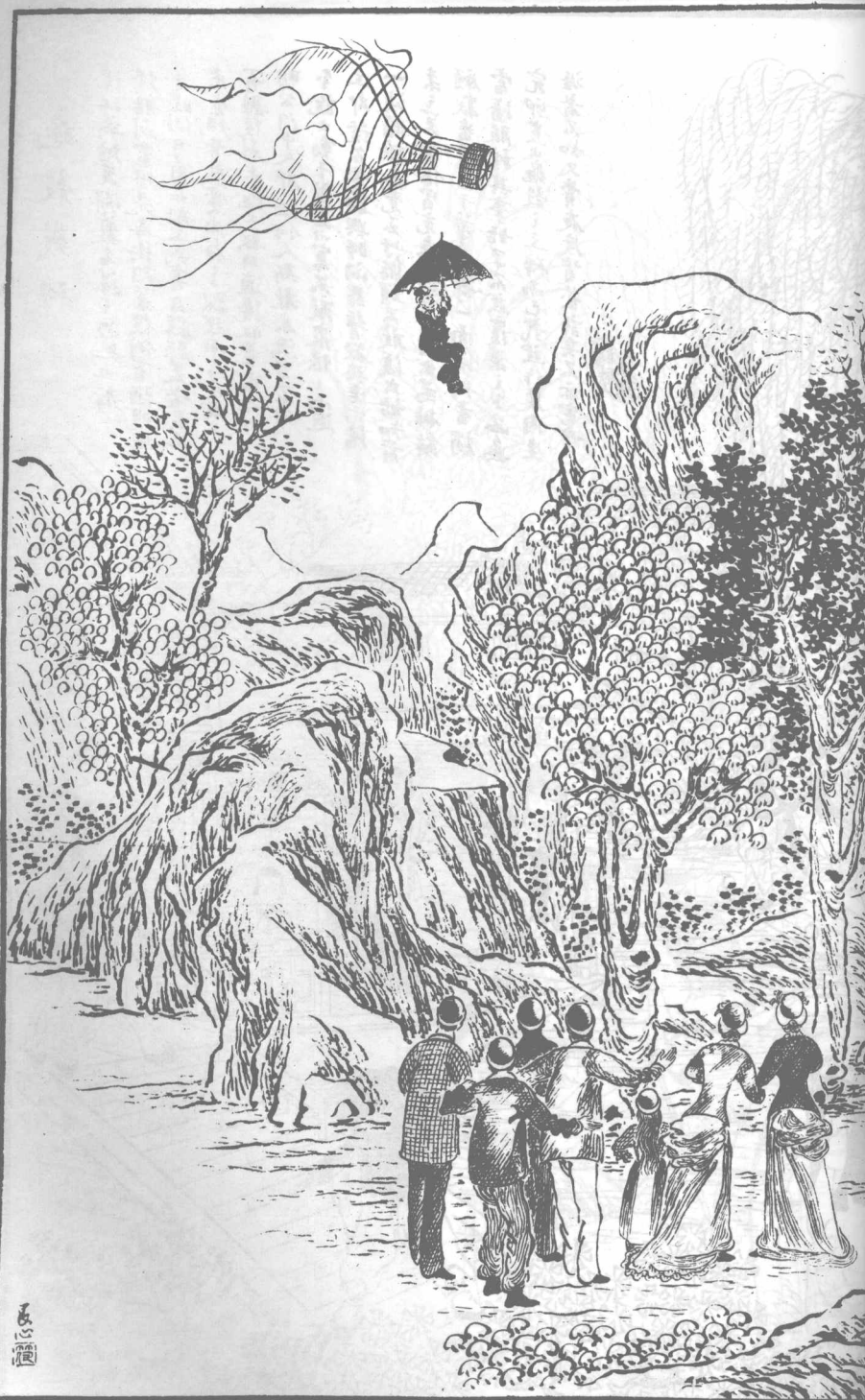
之公子為官途以中丞罷官歸里女亦
 省親而歸適夫人患疾日見沉重視
 徑何美卿舉我診治去劑而痊舉家
 相慶正在開筵宴客時忽見庭外過
 縣下一物少尹趨視係一錢被裝紅紙
 一本上書七絕一首其詞曰割股孝妻真可敬
 天增母壽子餘春誰知此洞賢孝女看未生
 女得男男得有字字鄰居胡理生言諸婆婆
 跡淋漓未乾著履舉為歎且後被係夫入信用
 之物少尹追問其妻亦泣無頭諸益公解去懸
 側樓上尚有 狐仙實欽且孝
 故有此 事云



球升忽裂

西人實邊沙前在香港演放氣球聲名藉甚既而挾技往遊穗垣頗有所獲前日復回至港在鵝頸地方再將氣球試演是日觀者人山人海實邊沙逆興逆飛乘球而上騰霄凌漢如鵬搏風人方拍手喝彩詎料升至半空球忽爆裂不待放氣隨即墮落實邊沙堅持所握之傘聽其落下惟此傘僅開其半落於新建火水池之山畔一時仰觀者皆驚心咋舌代為之危曰為此次一振不振當必赴森羅殿上再獻手段矣於是百弄山越嶺向前相救者乃實邊沙鏡有胆識不悅不忙僅傷左脛骨傷人昇至小火船送往西醫院療治聞受創雖重尚不至有殘廢之虞亦云幸矣





龜殼幾碎

珠江為煙爨湖蘇名錄之巨也西船燈船到處皆是各衙門差役例有陋規按月收納日前某船上先有自稱縣差者其名未索規費龜堂應付之飄然而去未幾又有縣役到未龜大駭曰適儻收費者化明明公門中人耶汝何人斯敢未混冒不由分說大動干戈屋內寡不敵眾恨之而逃立即號召堂羽與師問罪誓欲與老元偕一決雌雄龜先此縮頭不敢復出始知前未之屋實係冒充志梳有力者出為排解願款番伴若干尊為壽一面備辦香燭皆備服禮其事始了不武度某之下必無完卵豈止龜殼之立碎而已哉此作皮肉生涯者不知又費夜度清氣許矣不亦冤乎

龜殼幾碎





西蜀古錢

客有自鄂垣來者為言湖北竹
 山縣城內有一山為清和時節大
 雨傾盆山忽崩裂中有鐵錢無數
 共成學年所鑄當十銅錢大小相
 一面諸有致和通寶四字一面鑄有
 西蜀二字附近居民聞此信息爭往
 拾取嗣經紳士稟官即來禁止一面
 飛報督憲除居民拾去外約獲鐵錢
 心七百萬潘當將錢携赴省垣呈經
 張香帥驗視法即委員弁將錢浸以
 藥水立即變成白色拋可三百貫貳
 貲於箱解京進 呈閱已委黎觀察
 陳太守於五月初一日起程押解入京矣



老蛤貪餌

粵東南海主官署裏有清水潭為潭上有一大樹
 干霄蔭蔽下有石穴內有一老蛤文通靈斃人皆莫能捕
 之一日有唐溪某甲賣蛤婦來聞其事設計擒之乃於夜深人
 靜時以銅錢尺許繫角鈎用椎蛤納鈎於其腹隱身樹後將
 椎蛤懸於穴口未幾老蛤果貪餌而起吞鈎不能復吐為甲所獲
 探之重十三兩次日有老叟見之謂此蛤一出必有風雨否則
 隱伏不動數十年餘之不爽有好事者以兩金購之欲驗
 風雨終鈎不能出而斃世之貪餌忘身者其鑒諸



太史劍遺風

愛才

蘇城元妙觀畫有人羅姓携帶一
 章年有九齡眉清目秀瓦度無間
 能背誦上經朗不絕詩賦文藝
 亦均楚之可觀吳下文人多有到寓
 試才贈以羨紅者前日王翰自太史
 耳重之名招之至家命題面試讀
 對客揮毫不假思索立成楚語一首
 五言詩一章太史愛其敏捷遂招卜
 者至細詢家世知係粵西名族乃留
 童在家延師深讀亦可謂愛才者渴矣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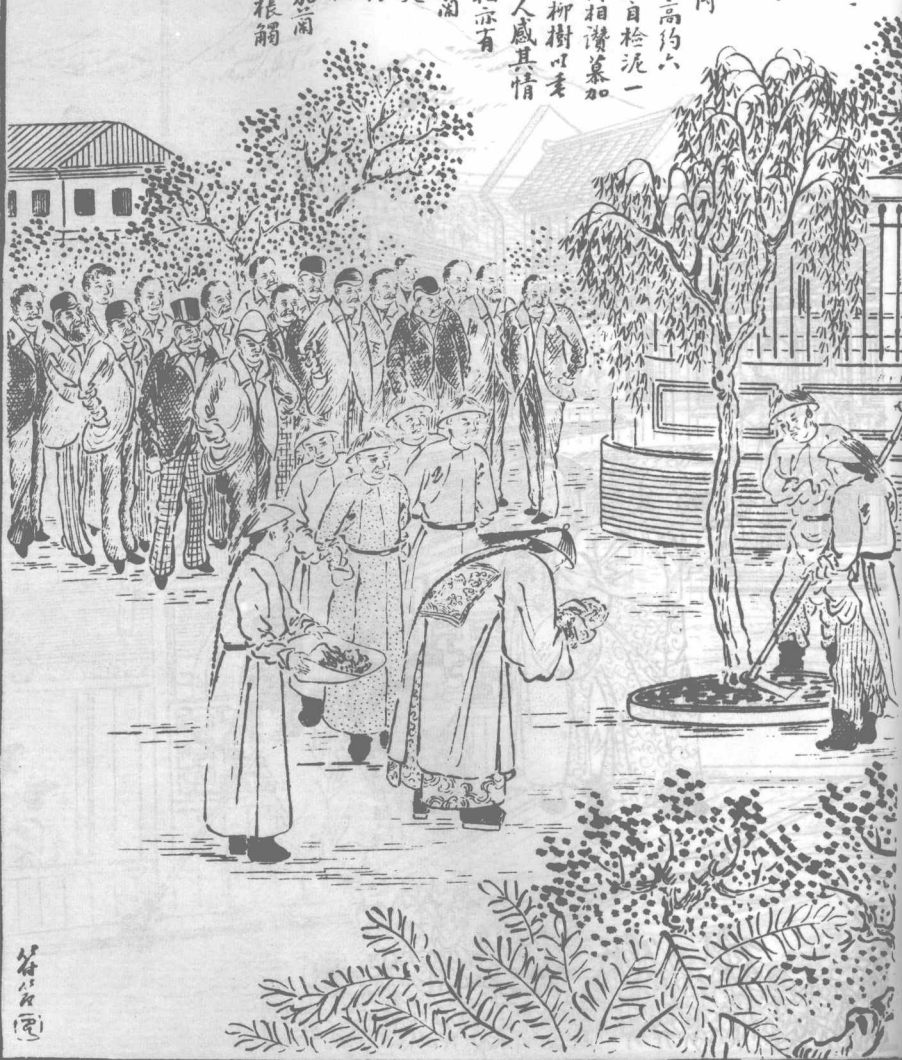
石
云
精
香
美
三
二
一
大
方

BOARD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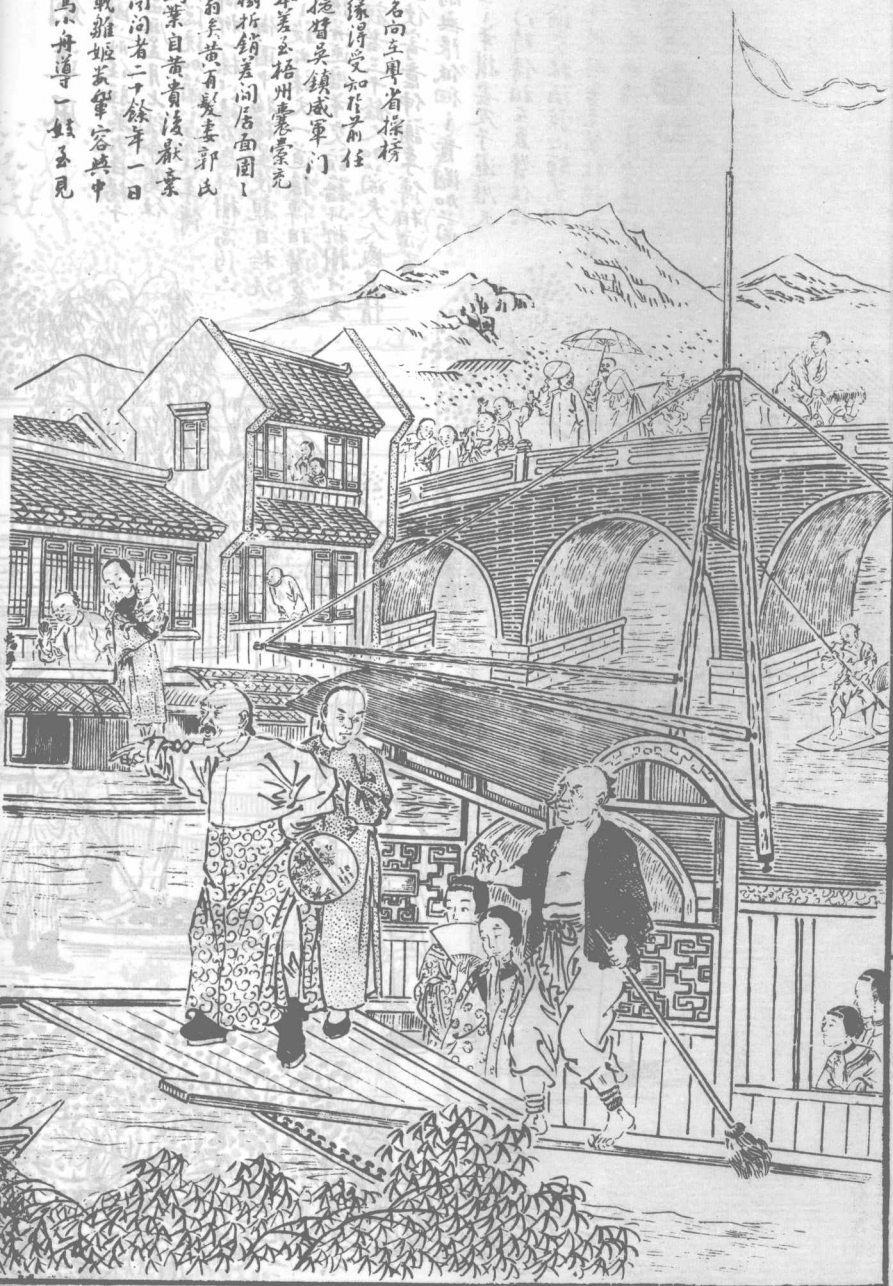
掛劍遺風

西報言中國前任駐美大臣楊子通星使於西曆五月七號命駕往獨前美國總統加蘭之陵代李傅相手植御柳一株以誌不忘此樹高約六尺乃中國御園中物楊星使親自檢泥一掬播而植之放出誄文一道係傅相潛慕加蘭總統功德奇速歷年交誼藉此柳樹以垂不朽左場觀者三千餘人加蘭夫人感其情即請楊星使寄意伸謝李傅相亦有愴懷眷雨無限低徊之意加蘭總統有生之年携妻及子遊歷天下取道津門時傅相在直督任與加蘭傾蓋論交杯酒談心頗為相得及傅相使俄游歷至美往謁加蘭之陵不謀令昔殊情之感老懷根觸故憐不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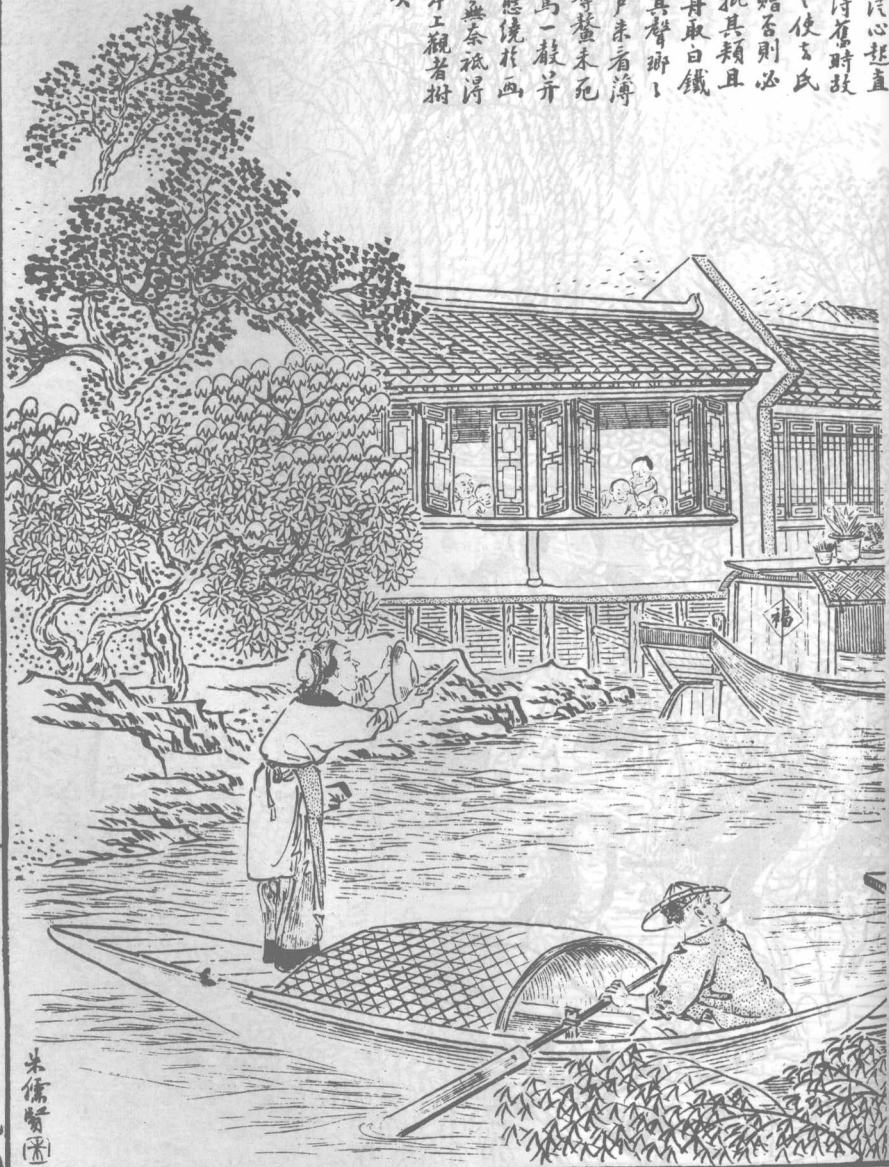


潤老出醜

黃某諱其名向在粵省採榜人業善寫緣得受知於前任廣東水師提督吳鎮威軍門崇以老頂奉差至梧州臺臺充裕及將軍樹柝銷差間居面圍一儼作富家翁矣黃有髮妻郭氏仍以渡客為業自黃貴後嚴業糟糠不通問者二十餘年一日黃乘區舫載雜姬裝華容與中流適郭氏駕小舟導一姝至見



黃泥坐胡床不覺怒從心起直
 前問曰薄倖郎高認得舊時故
 劍否黃佯作不聞揮之使之氏
 曰去亦何難惟須厚贈否則必
 出君醜矣黃怒以手批其頰且
 擠之下水氏乃竟返小舟取白鐵
 面盆一具以漿擊之其聲瑯瑯
 然大呼曰請我奪船戶來看薄
 情郎陳以美再坐金奪釐未死
 唱畢嘆曰一般郎嫖寫一般并
 迹其少年時各種醜態繞於西
 航之左右追之不及黃無奈祇得
 移棹他處避之一時岸上觀者拊
 掌曰今日潤老出醜矣



Vertical text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likely a title or introductory text for the sce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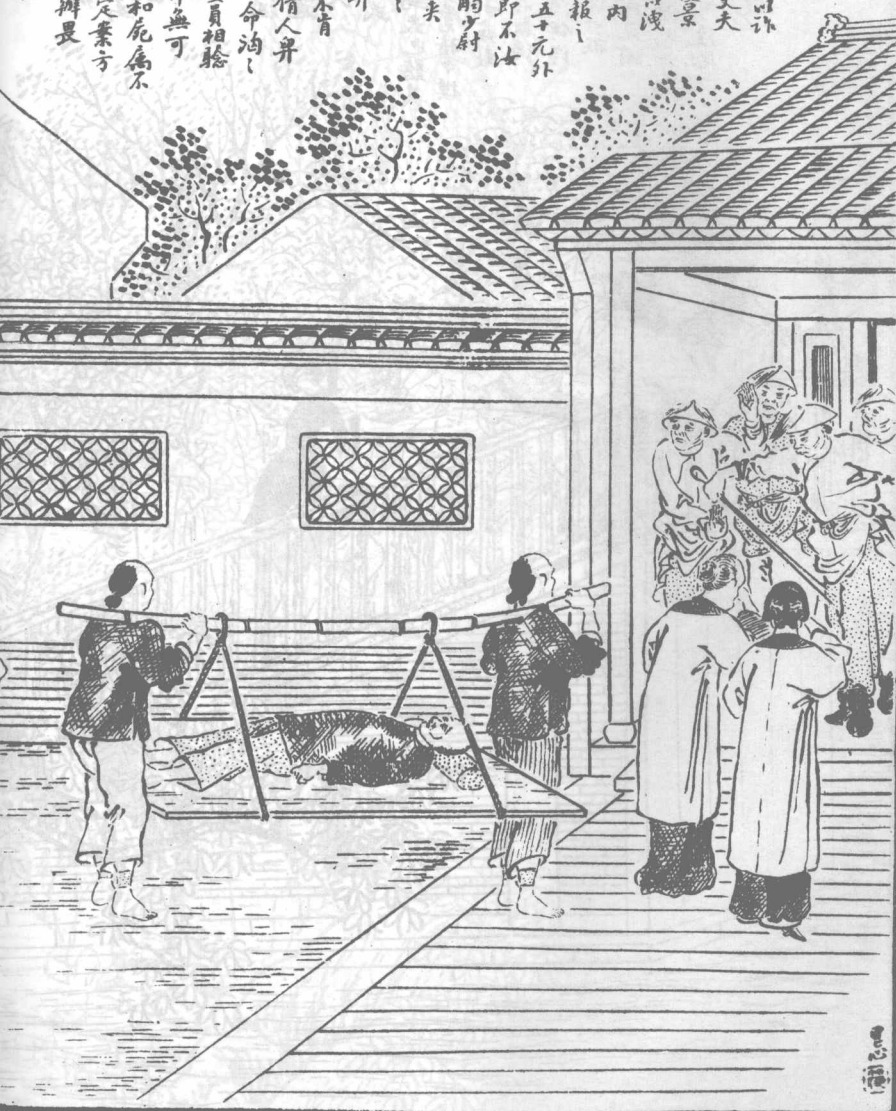
貪色忘身

粵東鹽步黎邊鄉馮某鄉人也五鄉外去遂作麻養鵝為生妻某氏年華甚信容貌苗條其馮伉儷甚為相約夜半歸樓窗掩緊門不持燈燭習以為常不料有瘋人某姓馮同鄉悉馮所為遂已夕夕通馮因事不歸某乃排闥直入揭鶯鶯之帳登翡翠之床氏時方集方港芙蓉乍醒以為夫也聽其所為迨至而散實消春回夢覺暗中摸索始知其誤乃字控瘋人下部疾教呼救某不能掙脫遂為鄰里所執傳休集議懲以家法投之濁流俾淫屈大夫之後人皆快惟氏終以被污之故抱慙與地未幾自縊而死聞氏有娠猶已歲月則一死二命也吁氏之遇苦矣哉氏之節亦不可沒也



誣竊醜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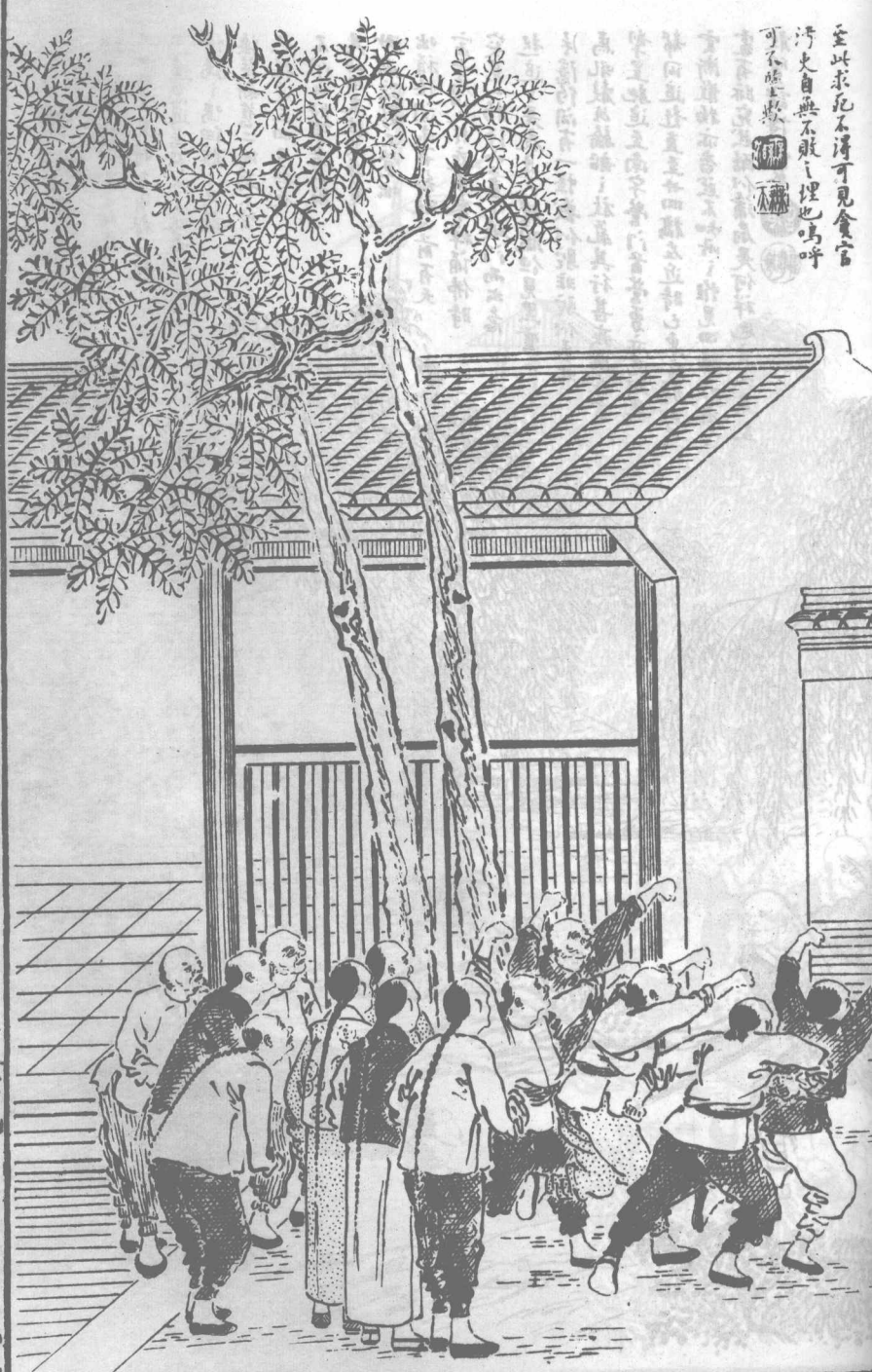
江甯府上元縣捕廳蘇慶生少尉有烟館任三十年慣以詐贓索賄為事五月十二日有吏夫某甲與去王府地實業傭夏景舟有嫌証以竊指扭控捕署以洩私忿蘇少尉不問實通因內捕陳炳泰肉舖不肯賒貨思報而未得其間遂令夏認罰洋五十元外供出此竊、指售與該舖子即不汝罪矣夏性耿直堅不允認致罰少尉之怒各責至一千八百板復用夫棍天平架等嚴刑致夏已奄、一息始思以花紅鞭炮飭人昇送回家該家屬知已氣絕拒不肯納差役委屍而逃由其家復倩人昇返捕署大堂爭向蘇少尉索命洵者多至三四人嗣經府尊委員相驗見傷痕累累、確係嚴刑斃命無可諱飾猶念同案、誼勸令賄和屍屬不允停屍捕署雖已收殮必俟定案方肯昇歸刻下蘇業已撤差候辦是罪服毒者而次均已遇救得生



至此求死不得可見貪官
汚吏自無不敗之理也嗚呼
可不嗟也歟



此木之老也... 其葉之茂也... 其根之固也... 其枝之繁也... 其葉之茂也... 其根之固也... 其枝之繁也... 其葉之茂也... 其根之固也... 其枝之繁也...



惡聲何來

揚州北門外一帶居民於上月

二十日三更時分有聲四起

忽遠忽近若惡犬之吠若

怪鴉之鳴細聽之其聲

悽楚新舊二城莫不皆

然接連三四日無夜

不聞有好事者不辭

其所由來披閱尋覓

渺無踪影不覺吐

咄稱怪聞未有惡聲之前有天

宣寺僧人於夜半來禪誦佛時

突見一物從空直下破門而出急

捉追之是夜月色朦朧但見黑雲一

片隱約間有一怪獸似駝非駝似馬非

馬吼聲外輪船之放氣其行甚疾無弄電

掣星馳追至南字營門首營勇亦見此異

幫同追趕直至廿四橋左近時已東方將白黑

雲漸散物亦杳然不知所之惟見四蹄所着之

處有跡宛然酷似蒲扇是何祥也吉山馬左

敢質諸博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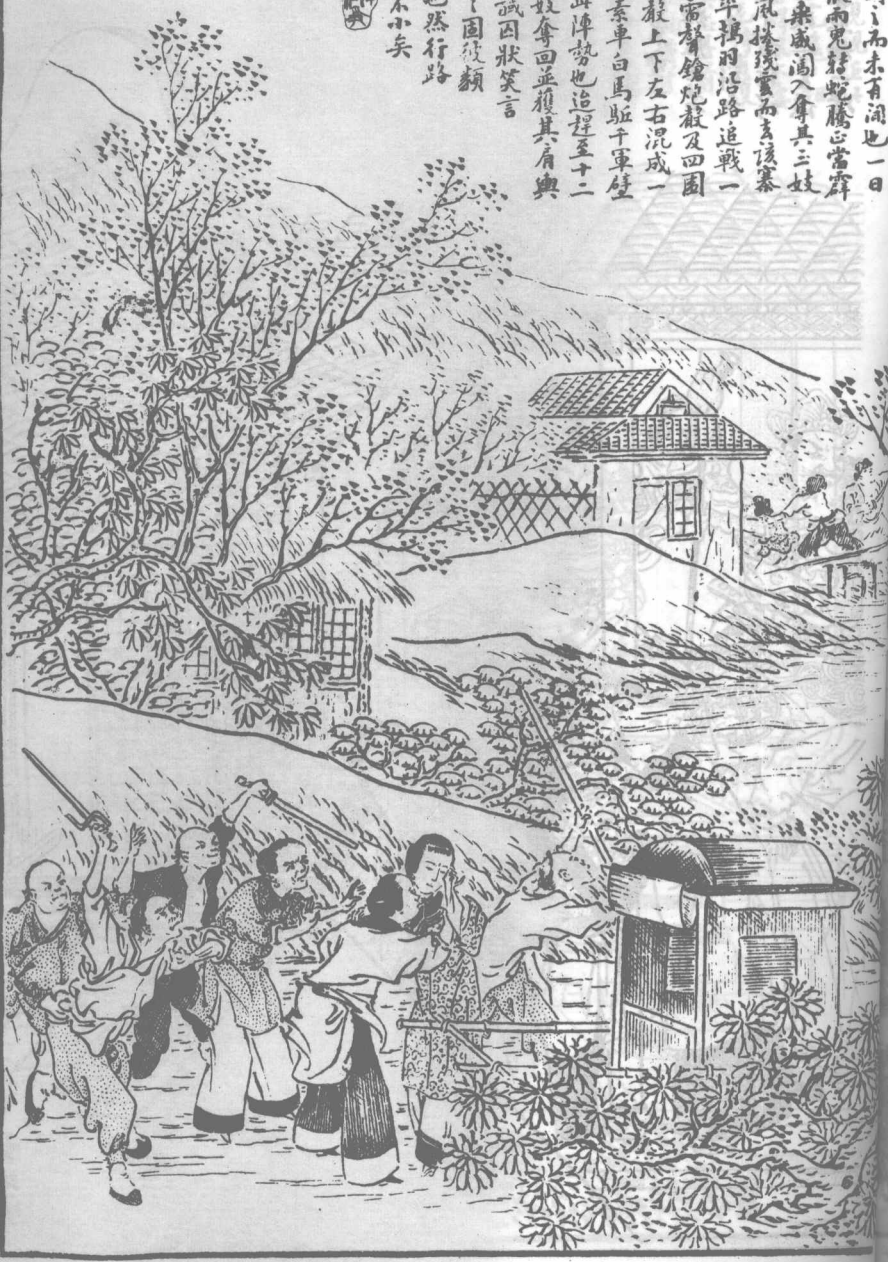


花林擺陣

粵東城西甯店里
私寓林中有某
寨植錢樹茂株
燕瘦環肥修
短合度暴客



閉而斃之恩利，而未有聞也。一日
 午後驕雲散雨，鬼蛇騰空，當霹
 靂一聲，塵遂乘威，闖入奪其三妓。
 納諸肩輿，右風林繞雲而去。該寨
 元儲公乃督率，擄兩沿路追戰一
 時，而殺風豪雷聲鎗炮，殺及四圍。
 關關兜截，殺上下左右，混成一
 片。即伍子胥素車白馬，駟千軍，雙
 主濟頭，亦無此陣勢也。迨趕至十二
 甫始，將其三妓奪回，並獲其肩輿
 三乘，如獻俘，誠因狀笑言
 啞，意氣揚，固彼類
 中一大生色也。然行路
 者，則已喫驚不小矣。



章 馱 被 殿

松都西門外妙嚴寺後
有三素庵高向為比丘
尼焚修之所近海某大
員之夫人某氏解囊修
葺將各菩薩裝塑一新
新色相莊嚴輝煌金碧
每屆朔望必心香一瓣中
於於蓮花座下者輕衫
團扇綉障以檢逆王至該
庵門前高築照牆一堵



以壯廟貌而避觀視此
 牆適與吳姓住宅遙相
 對吳因惡其有碍風水屢
 次向尼理論該尼恃有護
 符竟置不睬吳志甚前
 夜乘醉而歸仗麴秀才
 之勢命僑傭侶同至庵中
 大殺呼喝謂尔如不折此牆
 予誓不看佛面也時常有
 韋馱神像不覺怒從心起
 至奮老拳將神兩手臂折
 斷憐之而去於是聞者譁然
 曰佛法無靈及身之禍尚不能
 佑安能保人之沈哉自是香客
 為之頓衰



智珠獨得

龍珠主額蝦珠主皮蛇珠主口
 蟹珠主足魚珠主眼蚌珠主腹
 見陸佃埤雅是皆珠之可貴者
 若百足蝨而有珠則又出乎夫
 者之外焉粵東省城於五月十
 九日午刻里雲翻墨阿香降
 而求忽聞霹靂一聲其雷由西
 潤蓬萊里昇昌餉當而起劈去
 磚瓦灰塊有百足蝨一條已被雷
 火燒斃約重一觔諸店東
 視之忽於腦際現出一珠拾
 置掌上的燦晶瑩以故珍而
 重之雖至威亦不揮示未知
 其實值幾何也



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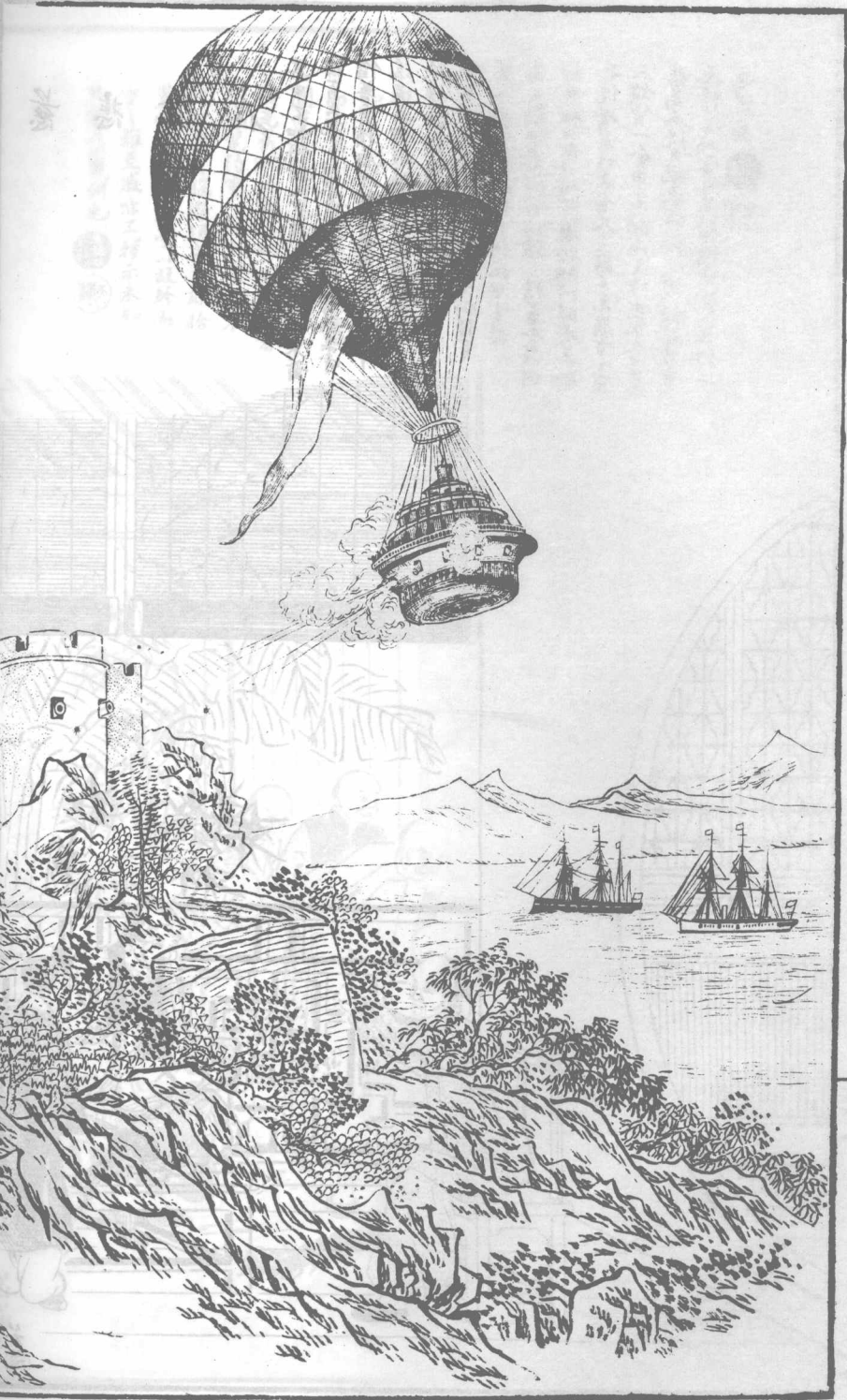
悲

在何

某甲不知何許人少隨父宦游專學東顧
 然有出塵之想嘗乃祖立時嘗與某寺
 僧善香積廚中佈食氣滿近以家道中
 落遂與僧蹤跡漸疎日前偶有時常
 輒轉躊躇計惟僧風有交誼因詣之
 僧見之曰今日天氣頗涼公子何僅穿
 葛曰余病未能也僧曰何病甲言恐
 藥不對症奈何僧曰試積一積着當以何
 物見酬即以阿師藥物酬阿師當不新
 也僧攢眉昨言者久之辭不克應言一再
 三始貸一金甲不願而言出家人以慈
 悲為本況王風承佈施之檀越耶乃竟
 無情若此亦可為好佛者外交者作一
 龜鑑矣

見





氣球破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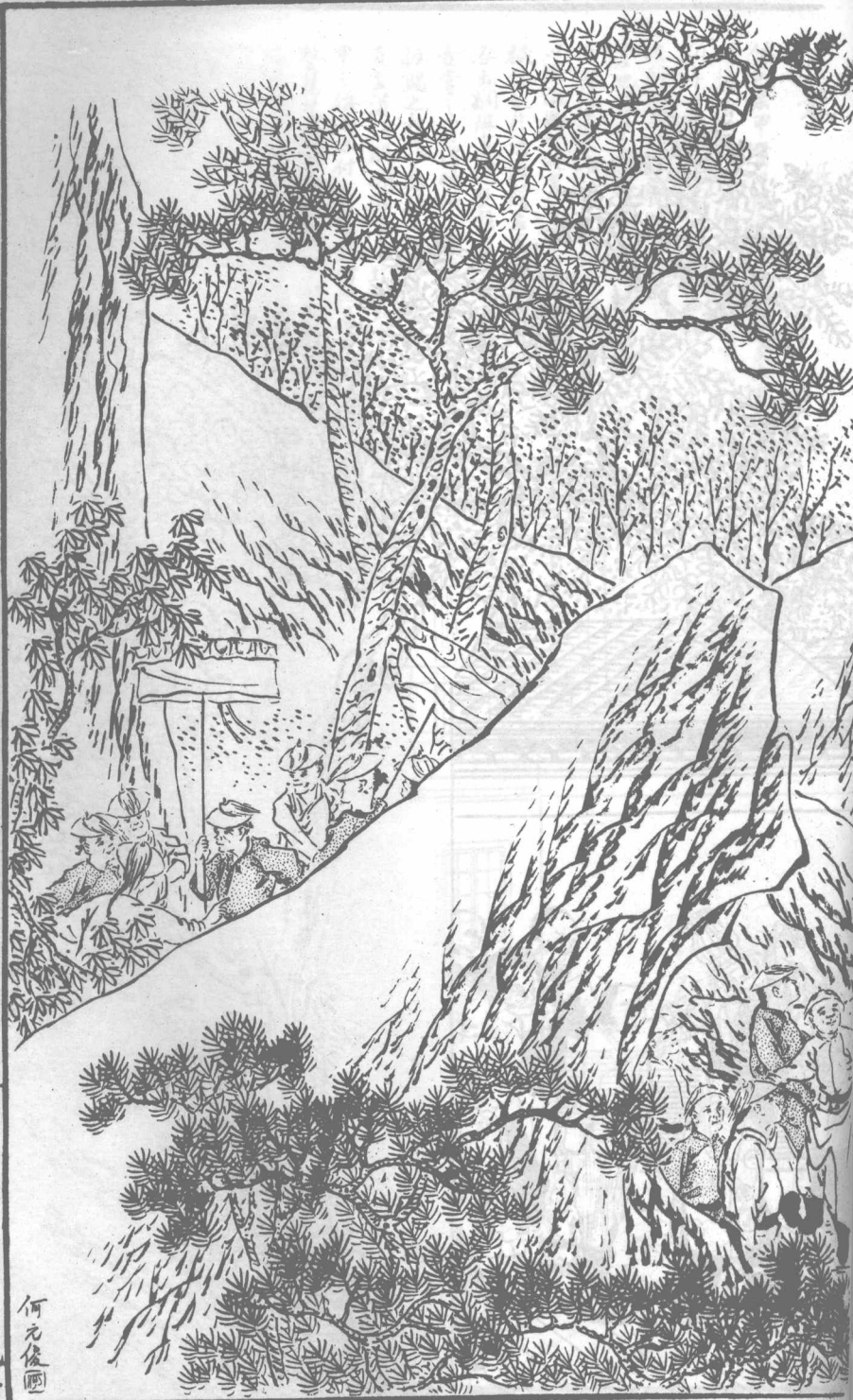
今之談推敵者皆曰須創妙物以破鋼炮鐵舟其後可操勝算及進之又久不聞有推陳出新之軍械並見創造之不易耳茲聞西子極言有西人里那製成新式氣球一具能載八千五百磅之重昇發空中每點鐘行二十五哩各國皆製造此球為行營之用則水陸之兵可以廢況配去砲於球中居高擊下凡鐵橋輪船砲臺火藥庫電報局及水陸兵弁皆不可恃此氣球之善於推敵也



鼠山貓鎮

粵東番禺縣屬之沙灣御本
盜賊出沒之區居民患之昔有堪
輿相度形勢謂此地因有鼠山故
至於此合鑄鐵貓兒蹲伏於穴旁兼
鑄一鐵漢名曰善人可為鎮壓之
計當時或笑其妄証自此之後竟
爾鴉鳴無患虎吠不驚為於是若神
其說謂此篆為有地地方深恐世遠
年湮草埋台沒於十百年之後或
至無人顧問每年例由大憲委員
前往巡視一次本屆由張明府
允武捧檄而來會同地方官
察看以常業已回省重復
事雖近乎無稽而官府志在
安民奉行惟謹當信其有不信其無
其意亦未可厚非也誰謂形家之言
必不可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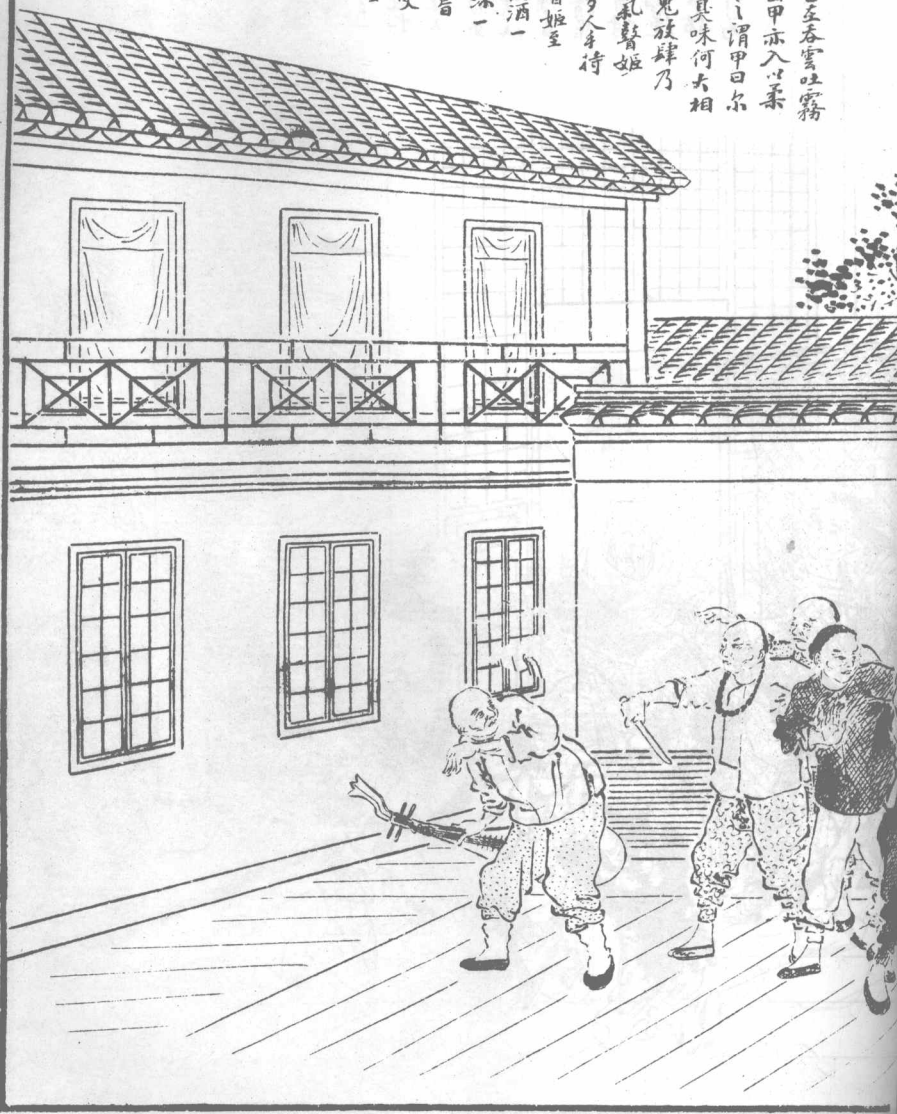






警 姬 被 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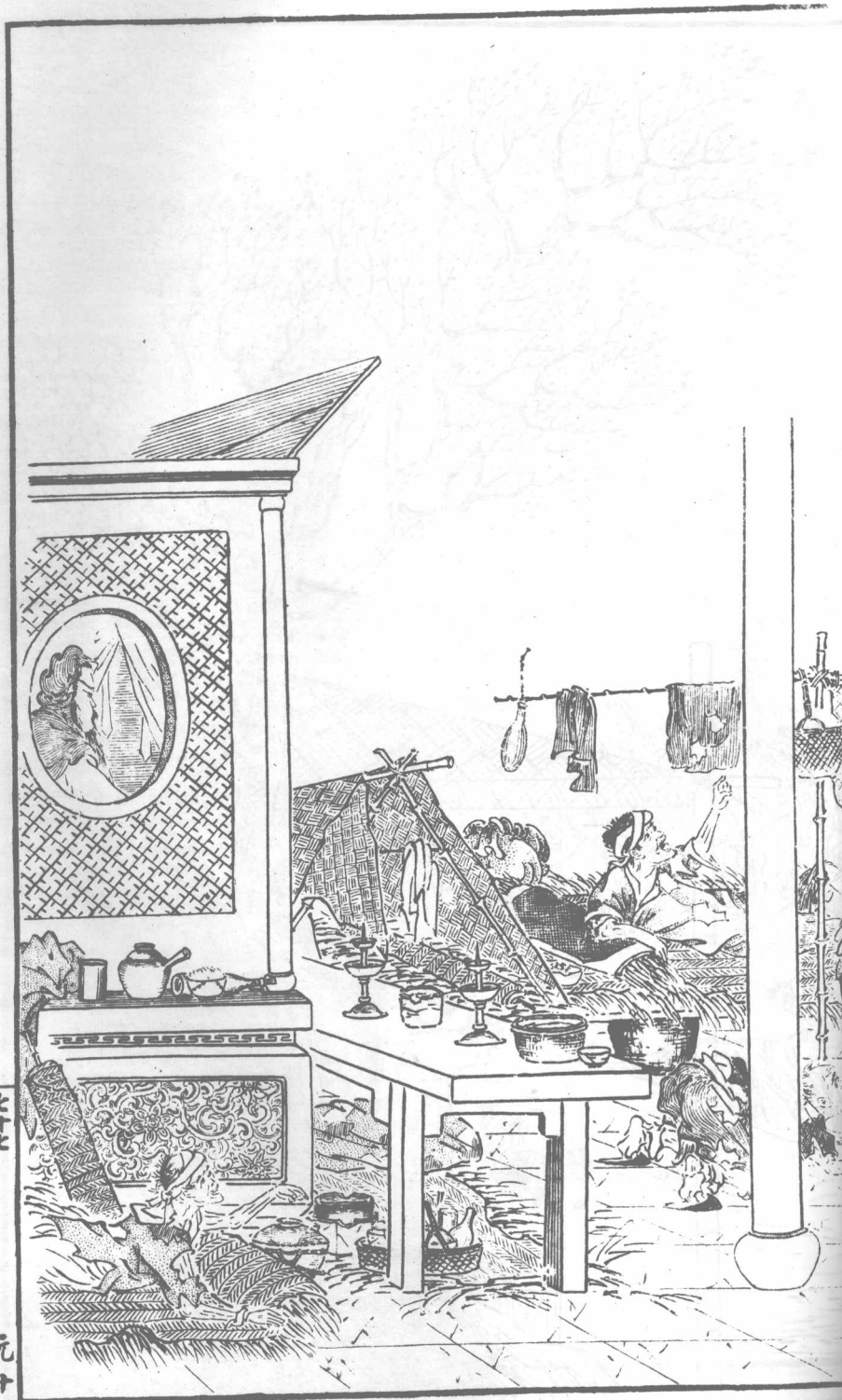
佛山某甲前日偕友至某煙館正吞雲吐霧時適逢一警姬其友遂喚令度曲甲亦入以柔詞弄月嘲風恣情諧謔警姬歡之謂甲曰尔之種狂如此友之文雅似彼汝二人臭味何大相差池耶甲老羞成怒謂尔這盲鬼放肆乃京此後吾不准汝來看誰為汝出氣警姬以為誰也一笑置之一夕甲得領多人手持械物伏於該煙館左近暗處見警姬至各出欄阻有謂歌喉甚好當以黃酒一壺賞之有謂晚妝已殘當以膏沐一梳賜之警姬應接不暇滋味備嘗直至滿頂醜醜淋漓書致心知受甲之侮而亦付之無可如何他日重整鏡奩滿面而出又為甲劫去衣飾其相者欲待聲揚持刀嚇之遂任其飽掠而去何物狂奴摧折殘廢一至於此吁亦太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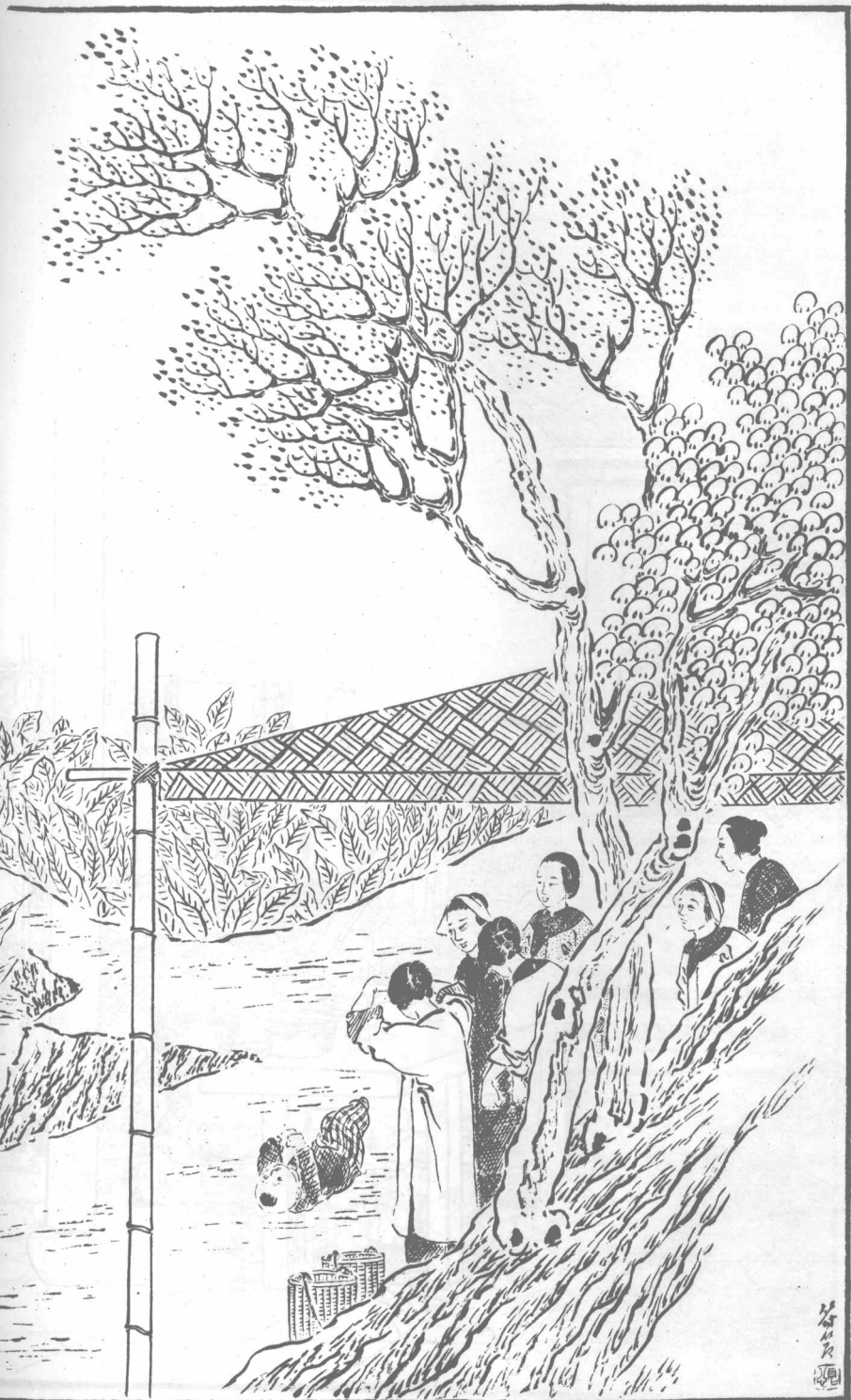


丐求祖師

松郡沐涇鎮有一古廟為鄭元
 和一流人盤踞之所近該處家
 仲董雇集某戲班開演劇常
 將戲箱昇入時有某丐在戲旁
 吸煙忽失煙灰若干疑係扛夫某
 甲所竊丐等不問情由將甲光毆
 各伶人聞而去怒摩赴而攻班中
 有武伶某目恃身手高強約一
 擁至廟內將摩丐打得落夜流水
 狼狽不堪而淘之勢猶不肯休丐
 等情急乃懸丐祖嚴丞相像默求
 庇佑一時攜刑鷄面一徒敢殺說注
 袋令人不堪入耳後僅地甲購備香
 燭鞭靴令丐頭至領班處負刑請罪
 其事始寢相傳嚴某高當日奉旨討
 飯而又不許人家給飯以致餓死遂
 為乞兒一鼻祖其法力止此豈能佑
 及後人況梨園中固奉李三師為
 祖師乎呵！







天理循環

肇慶府開平縣屬有水東鄉焉其土
 產以煙葉為大宗每屆春末夏初之際
 綠陰蔭蔽煙葉漸長時有蝥蟲端之蠢
 動稍不檢拾過宿葉即被嚼無遺故葉
 此者多雇女工為之捕殺其法先煮糯
 將為糊如湯圓去其水攪葉揉之蟲隨
 粘出葉可備存舍此別無良法也惟各
 女工素無干德亦克嗜飢故有竊取
 糯於以充腹者主人惡之而無以何
 有鄉人某甲性最黠思得一法
 逆偽向眾女工言曰今後於園中
 多置此粥以殺蟲爾等幸勿入口自
 取咎戾也眾女工疑信參半蓋日無敢染
 指者一日有某氏婦潛竊一團試之猶其
 犬皆無恙因夫甲之說為詭未幾又有
 某氏婦甫竊一團遂欲入口忽見甲所
 生五齡之子匍匐而至婦遂其以少
 許以驗其事之有無詎此子食畢頃
 刻毒發百藥罔效不半日而殤甲詰問
 由來人皆惡其家恩莫肯實告語云
 作法自斃其甲之謂乎



虛題實做

本埠馬車每屆夏令好行夜市往
 夜半而往天明始歸在沈城外愚園一
 帶或進園啜茗或并不下車竟在車上
 息燈倚於樹陰之下而極薄暎季之徒
 奔走於車輪馬足間冀得一親御澤者
 時有徘徊不忍去之意前時拜夜有洋
 行夥某甲衣服翩翩口含香煙立在某
 校書車畔正在注目凝神之際忽馬夫
 加鞭疾駛某退避不及衣袖為車輪軋
 住行未幾武人即倒地一袖斜挂車上
 隨地而行其人情急呼救馬夫始停
 輪某則任人救起尚無大傷觀者
 詳然曰滄諺所謂吊膀子者
 原不過寓言耳今彼乃見諸
 實事可謂實題實做矣



狗亦荷初

海甯城內居民比自蓄犬
守夜以防宵小故韓盧宋
猶充斥能逢初不虞其
橫行官署也

一日有犬九

頭自心入州署

大搖大擺

直至東辰

廳或升於

炕或登於

椅相對信

狂吠不已旋竟將



刺史之女子咬傷
 手指痛極聲嘶為刺
 史所聞以大堂無禮已極親
 率家丁持械亂擊眾犬竟不稍
 讓跳躍而前大有反噬之勢致廳
 上陳設各物撞傷無數刺史大怒
 立命傳齊丁役緊閉宅門將所有
 各犬併力擒住荷以巨枷銬差押
 赴硤石鎮游街示眾初上並批滿
 月釋放等語如流氓無賴之犯罪
 荷校也者或謂硤石素有劣紳把
 持公事故刺史特借犬以示奪楚
 乎否乎非予之所知矣

畜類
 雜考



風孽相報

申浦之左蕭家油車地方鄉民某甲畜一耕牛素稱馴擾已有年矣惟見某氏村童必怒目直視似有眈眈之狀童亦恐懼已久遂中相遇必先趨避近童年逾舞象偶在河畔摘菜見牛在對岸食草以為姦然一牛必不能飛渡而未遂遂叱曰若若跳過河未嘗當受死尔命詎耳聞言若即領悟一躍入河竟水登岸童不及奔避被撞倒地以角猛觸其身洞穿臍腑登時殞命人謂是夙世之冤勸令牛主葬同棺殮並售牛於屠以平死者之氣童之父母亦無言而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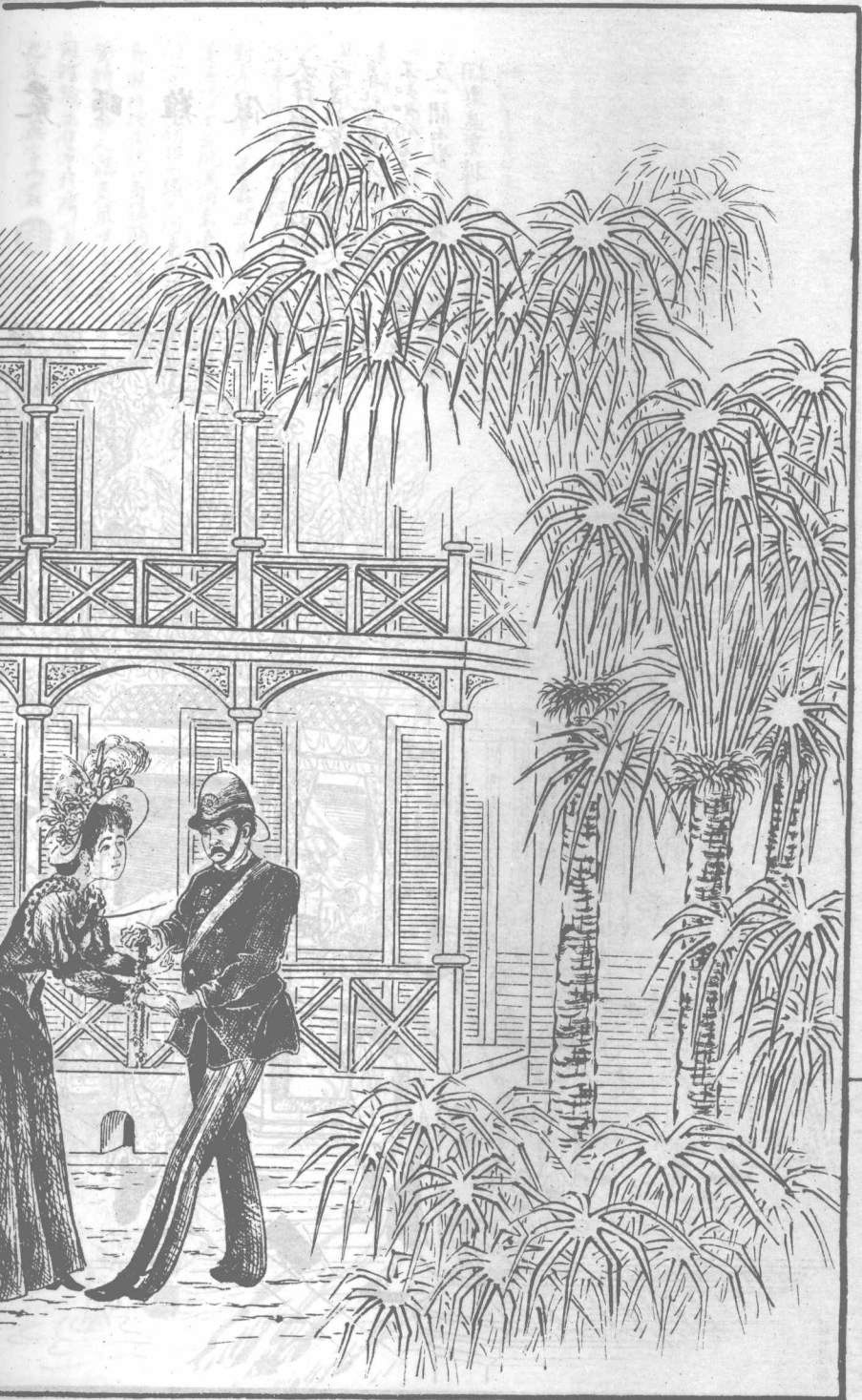


蒙師難做

天津縣馬路草坨地

方某姓家有武清縣人某生至彼設帳
 臯比坐擁東壁作糊猴王已半年矣
 不知如何各生來脩至令未送生徒
 反一開而散生忿甚日前具詞詣縣
 擱與遊稟據情求追邑尊沈吟半
 晌謂生曰吾亦這標樣不何讀書何
 能教讀本縣令提回書而向若能接
 下方可收詞生唯唯提曰人之患生記
 然又提曰空、也仍復沈吟邑
 尊微哂左右顧曰以此尚不得謂
 書生何能作先生耶遂將稟
 擱還生報然而去





王

子私婚

希臘國王太子於王布

未開兵刃之際訪悉某

靈鄉落有閨女名羅里沙者異他人寡待

字深潤未受溫厚時不覺神為之往然

猶恐人言不實意欲一見顏色以慰渴懷但

念身為貴冑倘致走馬王孫公孫過訪不特

人言可畏且難試彼真情於是蓄於水兵潛

赴該村訪悉若蹤道逢傾慕之意女亦殷勤

款接願訂白頭定情而去時女尚未知其為太

子也太子言歸亦不敢向希王稟命既而戰

局已成王命太子督兵前往掌理

攻戰之事至是女始知聯婚之水

兵即青宮儲貳愈加怒喜不

意兵敗而歸去拂希王之意嗣

卷太子私婚之事乃益震怒呼

太子責詞嚴義由太子惶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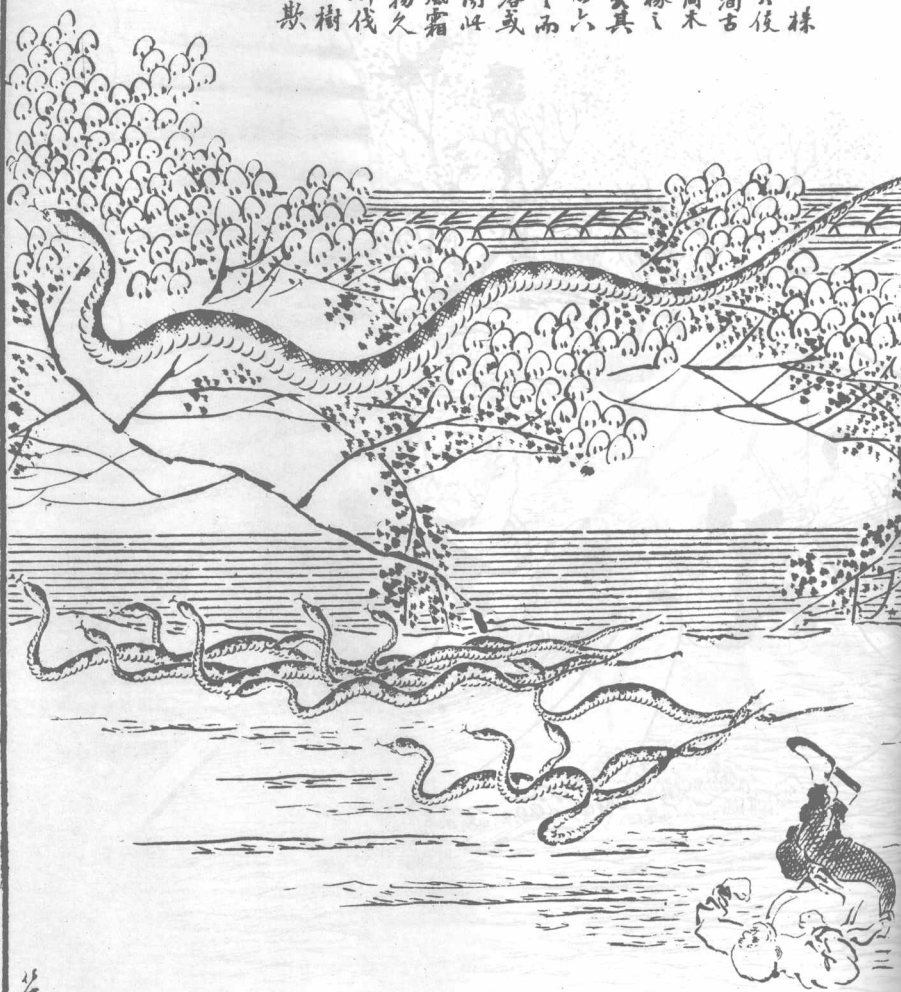
知所措未知此一段姻緣月老尚能玉成否





樹老通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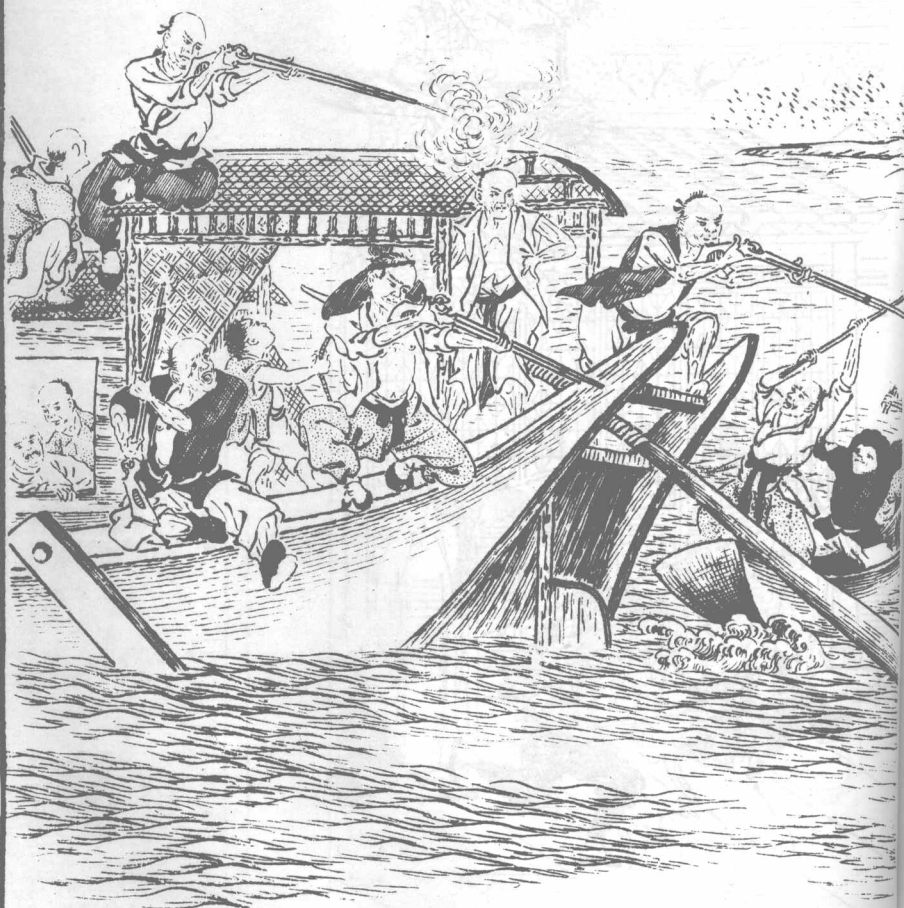
京西海甸里龍潭廟中有樹一株蔽日于霄陰可蔽其樹身之大使十數人合抱尚不能圍與駁麟波洶古物也日前奉 皇太后懿旨令宦商木匠人等鋸伐備用於是雲斤月斧極丁丁詎樹腹已空中有常山君與妻其大者即騰空而去小者長七八尺五六尺不等千百成羣銜頭接尾隨之而行嗣後各工去樹上往無端跌落或被樹枝擊倒受傷者不計其數聞此樹係唐朝尉遲公修廟時手植風霜剝蝕日月遼流已歷千有餘載物久通靈有此怪異其大者已斫伐隨之以我 皇太后之威福能育樹神亦當退避三舍乃猶故施狡獪欺彼小民致遭傾仆謂之何哉



計破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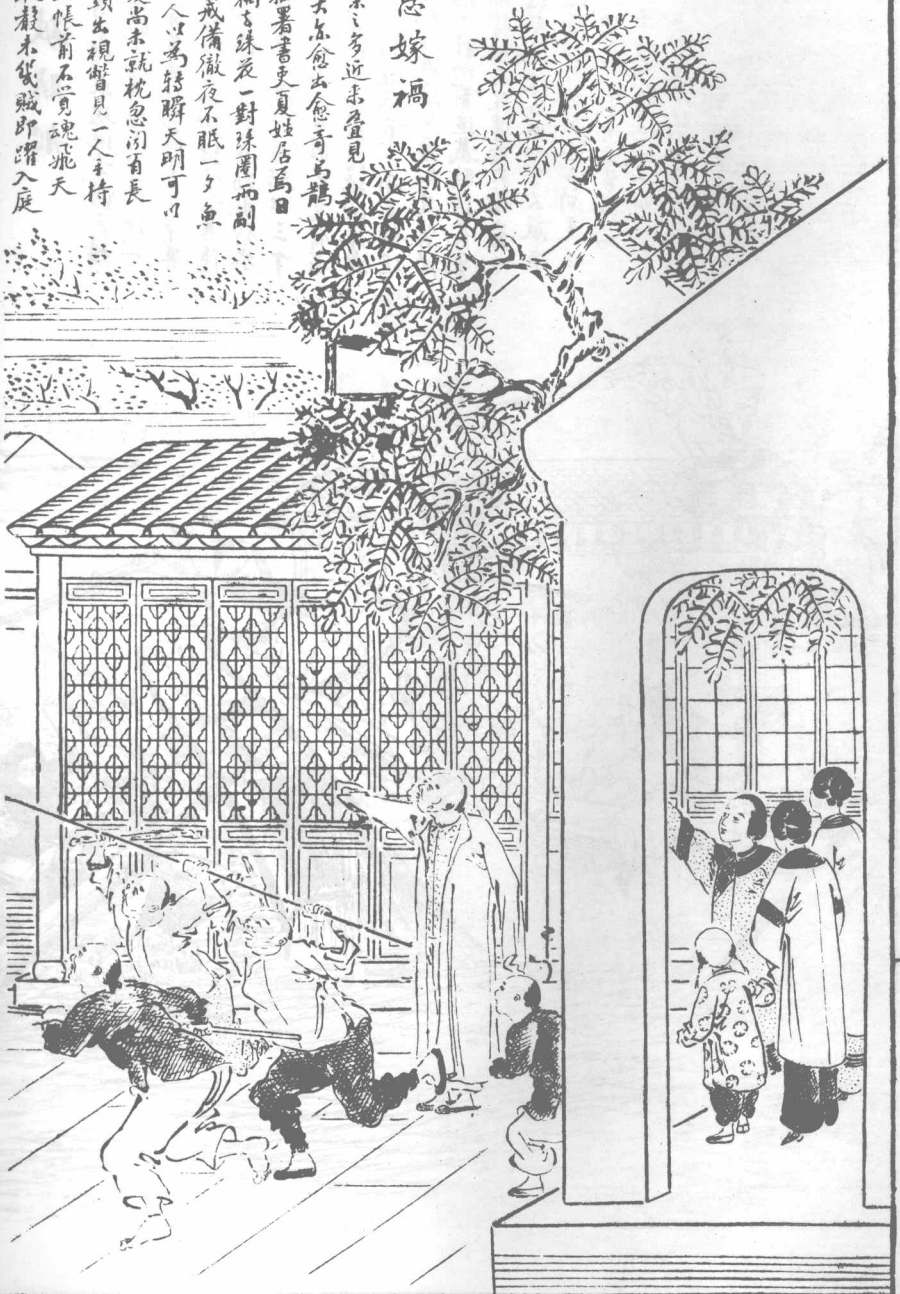
廣甯縣屬之頭水壩地方煙戶鱗
 栉時有商販運貨往來以運什一
 之利前日有黃某等載貨五棹善
 價沽之悉購雜貨回鄉歸售計甚得
 也不意有匪徒得眾登舟勒取行水
 銀百兩黃某等一再婉商願以三十
 金為壽訂於解維之日以交交付若
 警許之翌日匪黨悉赴酒樓開筵犒
 飲黃某等偵知蹤跡遂一面置備炮
 火一面揚帆迅渡迨各匪知其背約
 即駕快船二艘向前追截駛行黃里
 黃某一船將為所及連營火槍數十
 響匪船被擊沈沒各匪知勢不敵哀
 求饒命該貨船乃捨之而去問是役
 獲匪魁匪夥四名傷斃名若輩遂為
 之胆落然恐將來報復禍正難
 測寄語黃某當其及早改圖焉可

智勇
 赫爾



賊思嫁禍

蘇恒竊案之多近來登見
而賊胆之大亦愈出愈奇焉
橋弄有拙署書吏夏姓居焉日
前被賊竊去珠夜一對珠圍而副
因此多方戒備徹夜不眠一夕魚
更五罷各人以為轉瞬天明可以
安睡詎夏尚未就枕忽聞有長
嘯聲探頭出視瞥見一人手持
寶刀直立帳前不覺魂飛天外
外噤不敢聲未幾賊即躍入庭



心飛聲聲降連蹤帶跳而去夏五
 是始大聲叫喊家人畢集檢點箱籠
 未失一物督視牆上高貼紅紙一張上
 書日前收到珠夜寺伴計值洋二百元
 謹領謝一怕僅堪備一餐之用尚少路費
 于金務望一併資助即速備齊送至張
 廣橋張公館云一覽畢為惶尤甚翌日報
 縣陸王公柱大令親往履勘飭差嚴緝未
 知能獲否聞張公館連夜備賊偵嚴賊
 不得逞故為此移禍一計亦狡矣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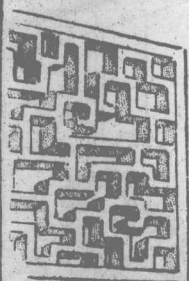




笑罵由他

蘇人陸某善詼諧鄰婦素姻誼訓
 不苟言笑或謂陸曰汝能說一字能
 令鄰婦笑復說一字能令鄰婦罵
 吾輩者具酒食為君壽陸曰是何難
 僕雖不才願領此是宴一日婦正門
 首一韓盧伏於前陸趨前向狗長跪
 曰爺婦果大笑旋復叩首向婦曰媽
 婦又大罵不止陸起向衆人曰諸君
 東道輸矣衆皆服其能世聰明相與
 飲酒甚歡而散或戲之曰汝當時無此
 犬君將若何陸應之曰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亦武穆將兵不能一寇子又何
 必膠柱鼓瑟我詩曰善哉誰今不為虐
 今其陸之謂乎

聯語
 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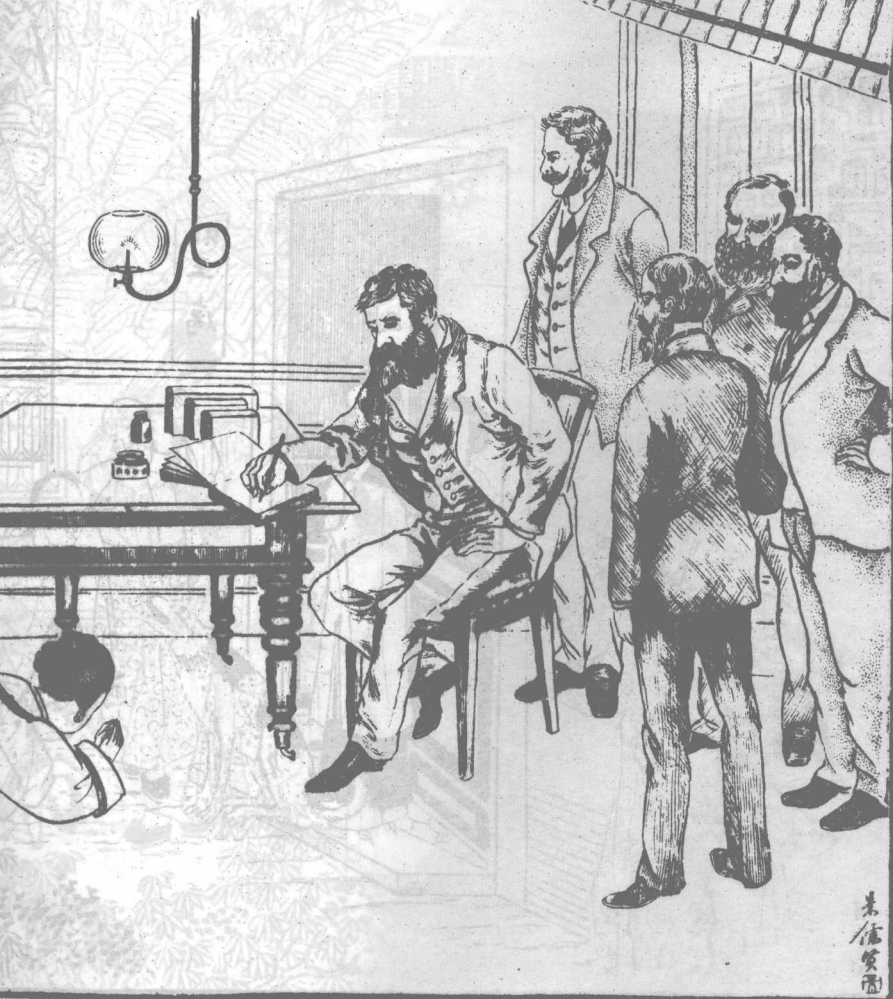
王處

春風及



驚散鴛鴦

泥上有校書林登玉者善孫戰
 有河間婦行閨人誰多心為
 問內始道英善於天仙茶園武
 伶植小廉傾心結似漆視視貴
 介王孫以王塚也近難宿疾新瘵
 鶴骨離依舊深心勁苦每當宵
 深人靜時必移輝就教親往趙伶
 家願貧倒鳳重拾塵歡前晚又
 乘馬夫福元快馬車由趙伶家
 携手登車馳驟於愚張二園雲
 時間淫興又動遂命福元驅車至
 王家庫係陰深家野回草霞道作
 神女卷王會不辨為誰實將馬



印捕所見馳至車前大喝一
 聲突伸巨掌掌欲併扭玉捕
 房二人見之神魂飛蕩不得
 已雲收雨散隨至捕房抽頭訊
 之二人靛蘇若堂下牛不寬雙
 膝下跪朋角有殺捕頭見一對
 可憐蟲且笑且惱不忍作打鴨
 驚鴛焚琴煮鶴之舉飭押片
 時從之使去且謂之曰本當送解
 公堂從嚴懲辦令姑從寬後凡
 再犯一併治罪二人叩謝
 而出閱者皆傳為
 笑柄云

蘇蘇



黃犬變人

過靜安寺王家沙地方吳某家
 有一妻一妾妻性妒刻一月前
 患咳血而死妾本有娠近將臨
 盆腹緩痛而胎不下或云得狗
 肝宰食可解產危吳即命丐
 捕得黃犬一頭傅於柱下將欲
 屠割忽化為婦人詰之不语
 牽之不動而目炯炯有光急一
 翻身即亡妻殮時衣飾也不勝驚
 駭闖村以其事奇異聚觀者甚眾是
 夜忽大風一陣人犬俱失所立次日其妻
 竟生一子黃妻塘視之衣飾依然究莫
 測其何故以上見游戲報或曰是殆妒婦
 幻形故弄此狡獪也或其事頗涉荒誕其
 為海市蜃樓歎抑得諸傳聞而未可盡
 信歟姑錄之以資談助



吞洋白劍

虹口吳淞路某院門牌
 有呂宋人某甲娶婦某
 氏居焉前日甲飽飲黃
 湯酩酊大醉戲將墨函
 哥銀餅一枚放入口中聊
 為咀嚼不料呼吸間洋竟滾入喉
 間哽咽不下張皇無措情急發
 狂立將小刀向喉自戳血跡淋漓
 昏暈倒地旋經其妻持刀會
 一面延醫救治未知能免性
 命之憂否錄之亦可為世
 之好遊戲者戒



捉月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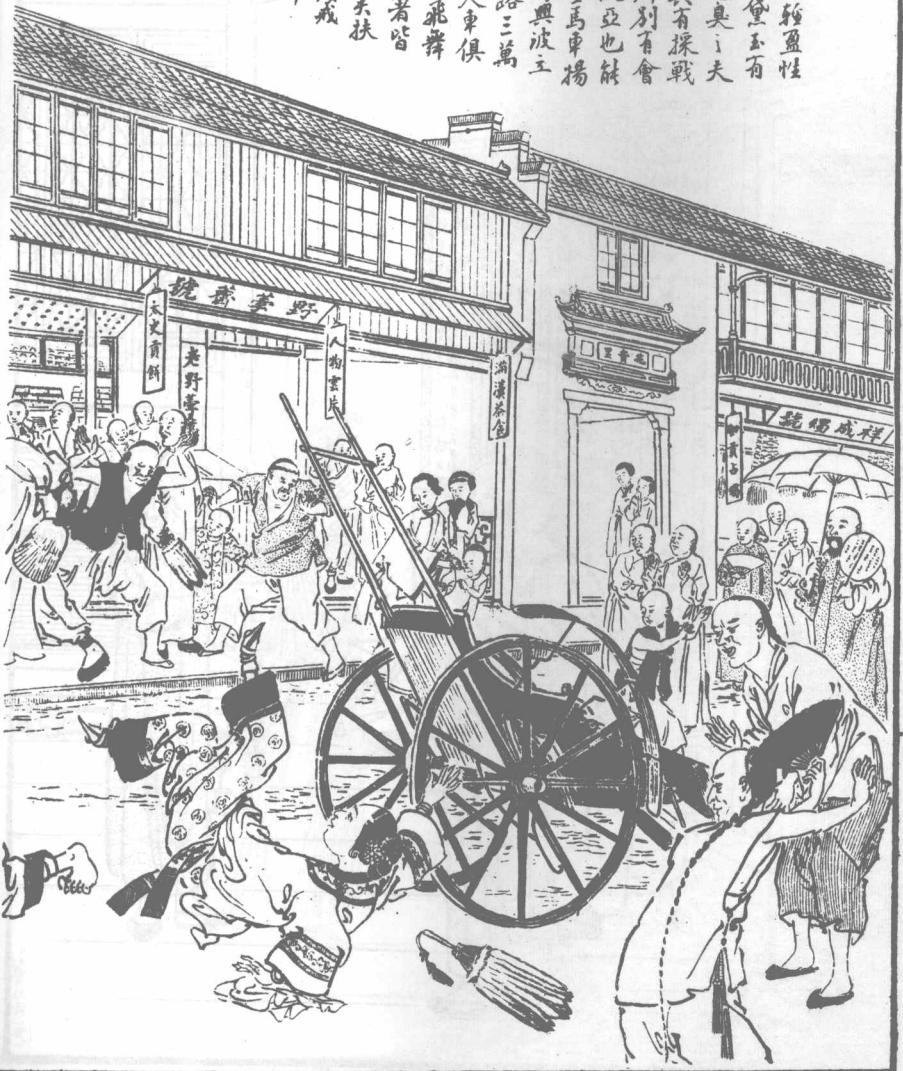
閩人雲中子自幼得異人傳授能演隱形縮地諸法變幻無端令人不可思議其最奇者莫如捉月一事一夕有友人聞其異踵門求教雲中子辭不獲已乃潔治一室口念呪手捏訣時正月朗中天忽見白雲一片冉冉而來月光映掩良久則闌室漸明一輪明月偃在掌中中子覺古之所謂廣寒宮殿者未必不在塵寰矣見者皆為之咋舌稱奇俄復高步作汰塵沙飛揚雲雲時迷目則嫦娥固仍在天上也然則太白捉月何必書沈空

談部
 卷之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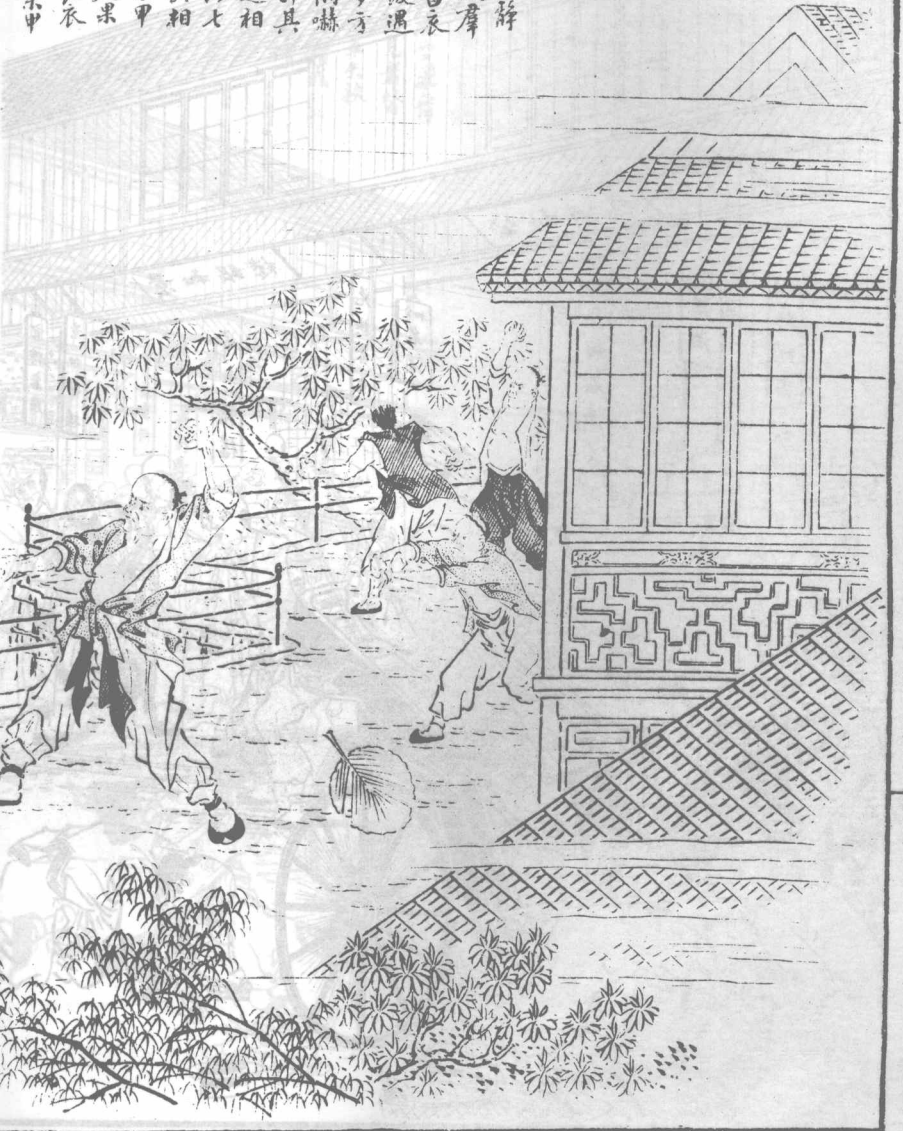
元寶翻身

妓女陸蘭芬原名胡月娥貌頗醜醜性
 尤淫賤喜共戲于馬夫相狎與林黛玉有
 同癖各張艷幟名噪一時以故連與之夫
 雖知為淫婦不以為嫌且反喜其有探戰
 之術視同活寶蓋時謂者知之癖別有會
 心也蘭芬有客某甲張六郎之流亞也能
 浮枕席之歡心前日共某妓乘坐馬車揚
 鞭飛駛適為蘭芬所見不覺醋海興波立
 乘已車飛步追逐不期行至西馬路三萬
 昌轉角處其馬車相撞碰然一聲人車俱
 倒蘭芬倒栽地上兩瓣金蓮凌空飛舞
 不覺嬌呼救命粉汗淋漓一時見者皆
 拍手喝采曰元寶翻身矣迨陸車夫扶
 起玉釵翠步獨多半拋踐惟失一鑽戒
 價值甚巨尋之不獲遣人投報捕
 房口稱奉東家娘之命捕頭知
 其為元諸公也逐之使去不予准
 搜蘭芬聞之懊喪不置



舟子捉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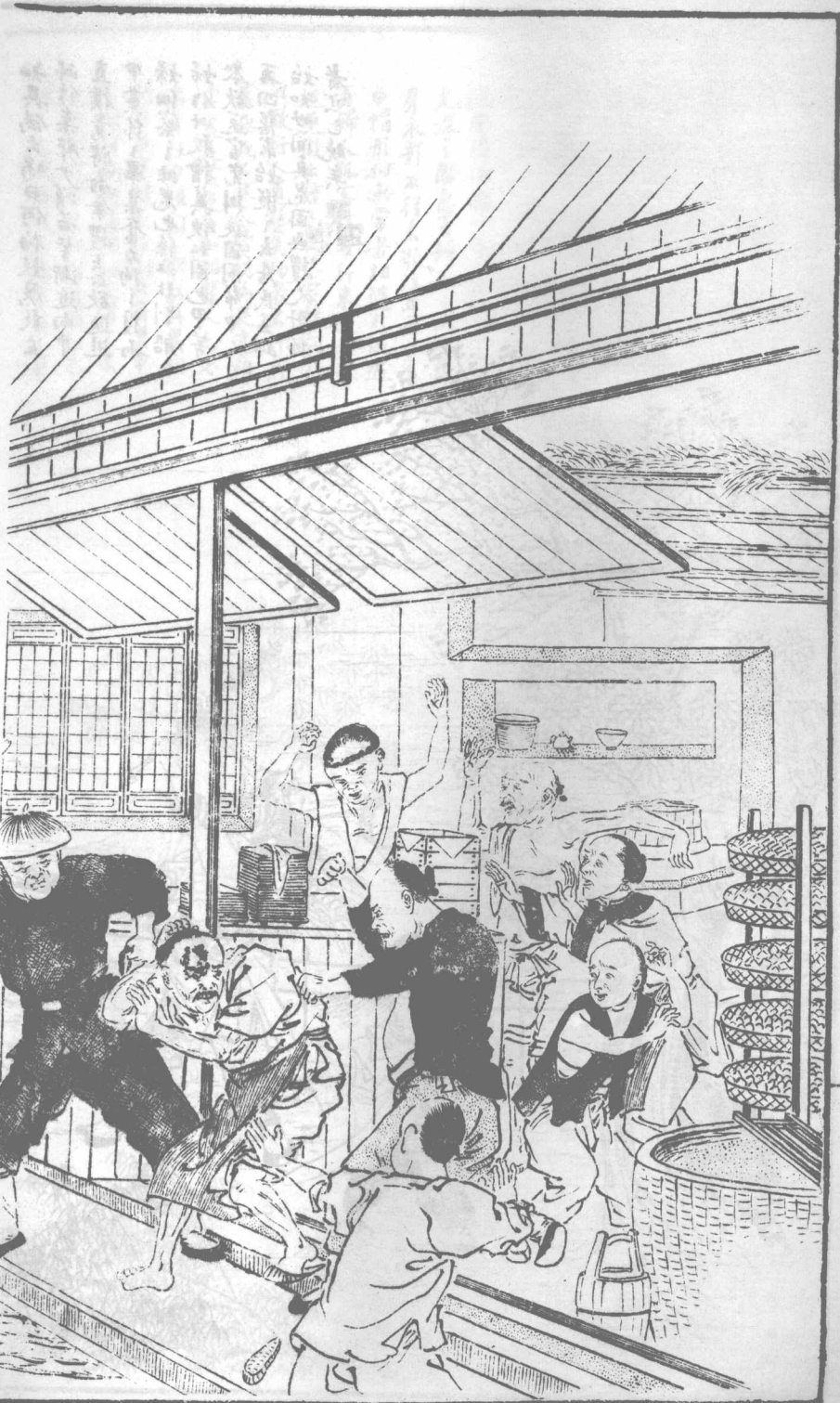
滬南沿浦灘一帶迎來夜靜
 更深之際忽有婦女三五成羣
 身衣影衣往來歌泣且有白衣
 白帽形似無常者相隨於後遇
 有婦人孤客信步行來使多方
 追逐做出種種鬼狀聲聲恫嚇
 以致行人遺棄失物者不計其
 數無夜不然人皆視為畏途相
 率裹足前夜有小船幫人六七
 名年壯力強聞之欲窮其異相
 約於夜半時分後開行有某甲
 至增祥碼頭浦畔立浦定果
 見無常鬼首先執桿後隨紅衣
 婦三名或歌或泣搶步前未



知其偽大喝曰何物妖魔敢在
 此作祟那少頃若吾漸近向甲
 直撲竟將扇拿攫去正欲遁逃
 甲黨終以畢集奮力拘之獲兩
 婦細察之非鬼也係江壯別船
 婦作此狡獪真便私圖也甲等
 衆欲送官究辦旋因同幫中人
 再四懇求始縱之去居民蓋此
 始知世間真鬼固無攫人財物
 者然已晚矣

醜
 醜





Vertical text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知法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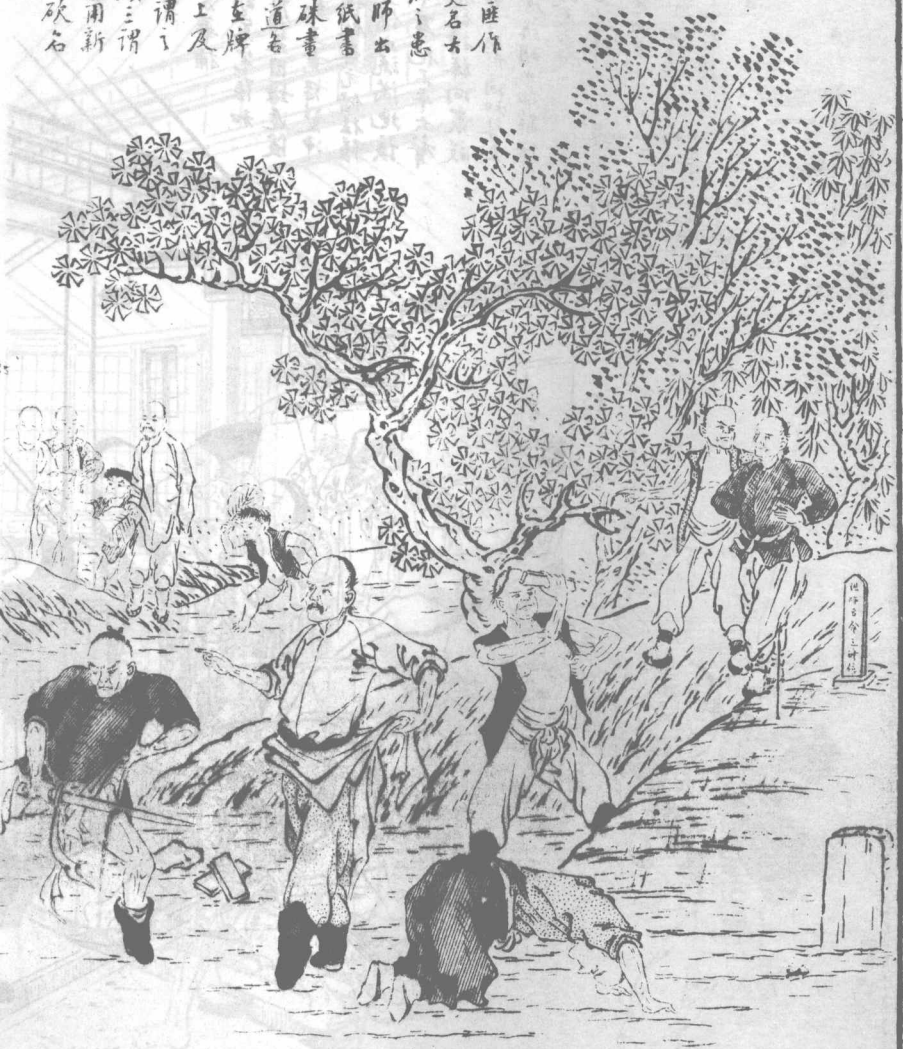
租界華捕恃勢橫行善家
 蔑有小民受其荼毒皆苦
 無完可伸以致巡捕之胆愈大
 而其跋愈張日之有落差華捕
 王信海於黎明時至英界胡家宅張和
 尚所設之豆腐店內購買腐菜因嫌遲緩
 任意辱罵張呼饒順元向勸王竟怒髮沖
 冠著向街心伴同上差華捕顧春元偕往張
 店持棒亂毆致張頸額受傷血流滿地該
 二捕猶不釋手街鄰等見一羣抱不平大聲
 呵止二捕不知眾怒難犯猶欲持棒向眾毆
 擊適包探黃賜福徑過目擊情形詢知整立
 二捕當即上首二捕拘送捕房訴明一切解任
 屠劉駕視理以二捕恃勢凌人未便
 寬縱判各責二百板初訊三禮拜
 以為知法犯法者做一時間者咸為
 張和尚慶謂以手持石河一黃賜
 福必將証以毆捕之名及致令冤莫
 白矣嗚呼巡捕之惡可勝言哉

聯歌



腫 堂 炳 惑

徐州府屬昔有大刀會匪作
亂自劉平以後迄今變名者
紅拳石元有死灰復燃之患
凡入黨者先須渴見老師出
束備銀二千文即用黃紙書
主神位供奉中間復用硃書
符三道後燒灰吞之每道各
用凉水一碗逆下每日在牌
位前燒香三次兼在墳上及
十字路口各燒香一炷謂之
接神即其地上磕響頭三謂
自此以後可不知痠痛各用新
磚自擊足踝又用刀自砍名



曰用功夫一月後得消刀
 砍斧剝約不能入者能避銳
 九云一可致庸愚為其所惑信
 從者頗不乏人然才有人在陳
 樓地方見一人刀砍至肘臂交
 許家鮮血逆流呼痛不止其師
 謂其心不誠故為之念咒謂可
 速痊孰知養傷二旬餘竟不見
 效又一人刀砍肘上入肉三分
 血流不止延醫調治迄未結痂
 似此結黨煽惑誠非地方之福
 也可不及早圖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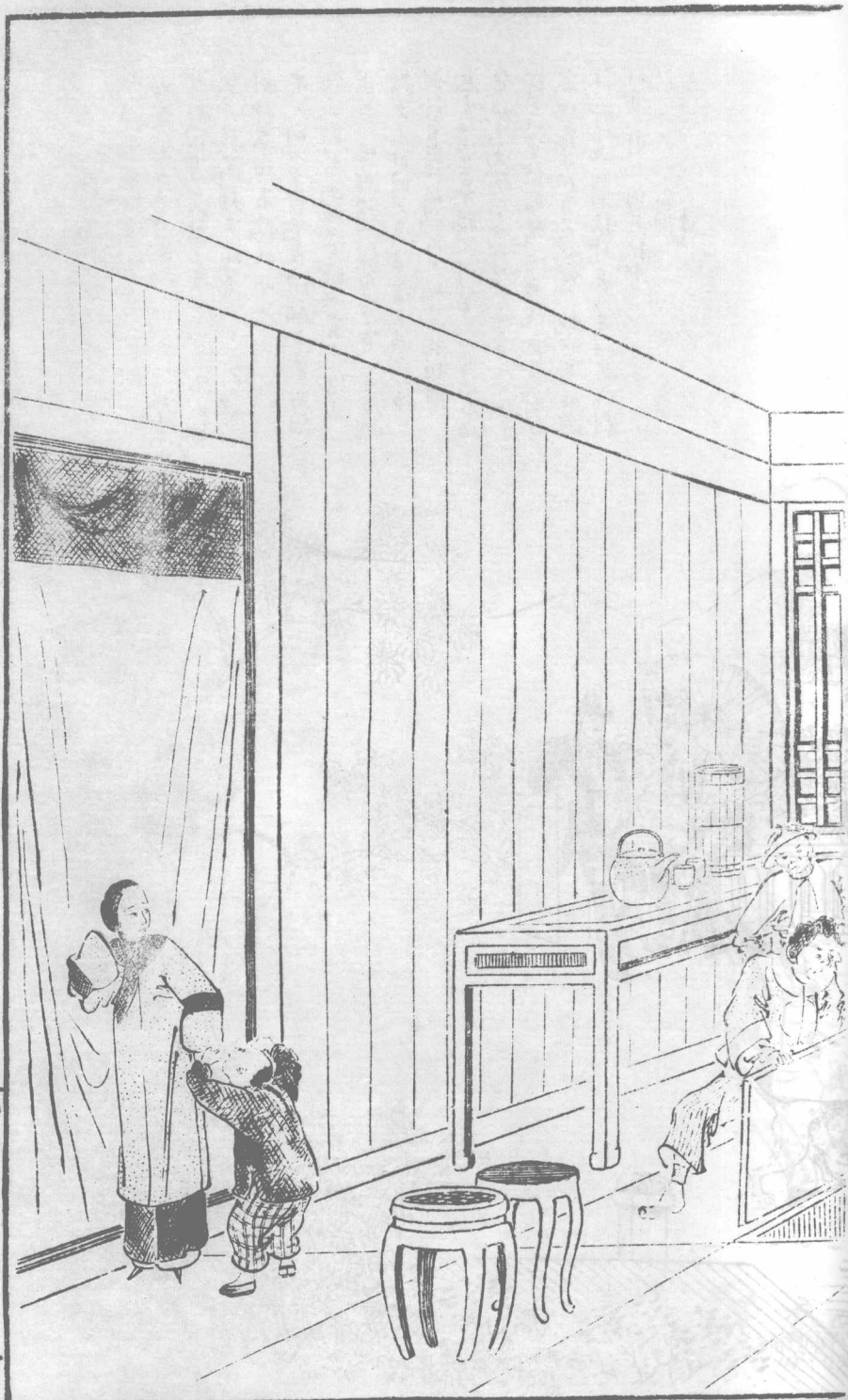


拐孩匿窖

近東京師揚孩之事層見迭出雖
 經失孩者終之報官查得迄無一
 起之獲人心皇之深以莫得踪跡為
 憾乃日前影儀門外七里拉地方有
 董姓茶社之子年甫七歲與聲光嬉
 戲時忽言我家有一地窖內藏小
 孩六名云一時適有陳某者新失
 一孩聞其事密稟廣安汛某遊戎
 鈞役前往搜捕果見地窖一所董
 某見事不佳當即越牆逃遁惟獲
 其姊倪氏一面將所藏各孩詳細
 盤詰猶能供出住址及被拐情由
 乃飭傳各家房戶分別認領倪氏
 解徑步軍統領衙門咨送刑部
 訊明口供按律定擬并飭嚴緝
 童某到案片重究辦無使漏
 網噫董某拐人子女離人骨肉
 絕人嗣續積案累罪不殊誅
 一朝於其子口中破一是天奪
 其魄也其能久逃法網乎哉

此係
 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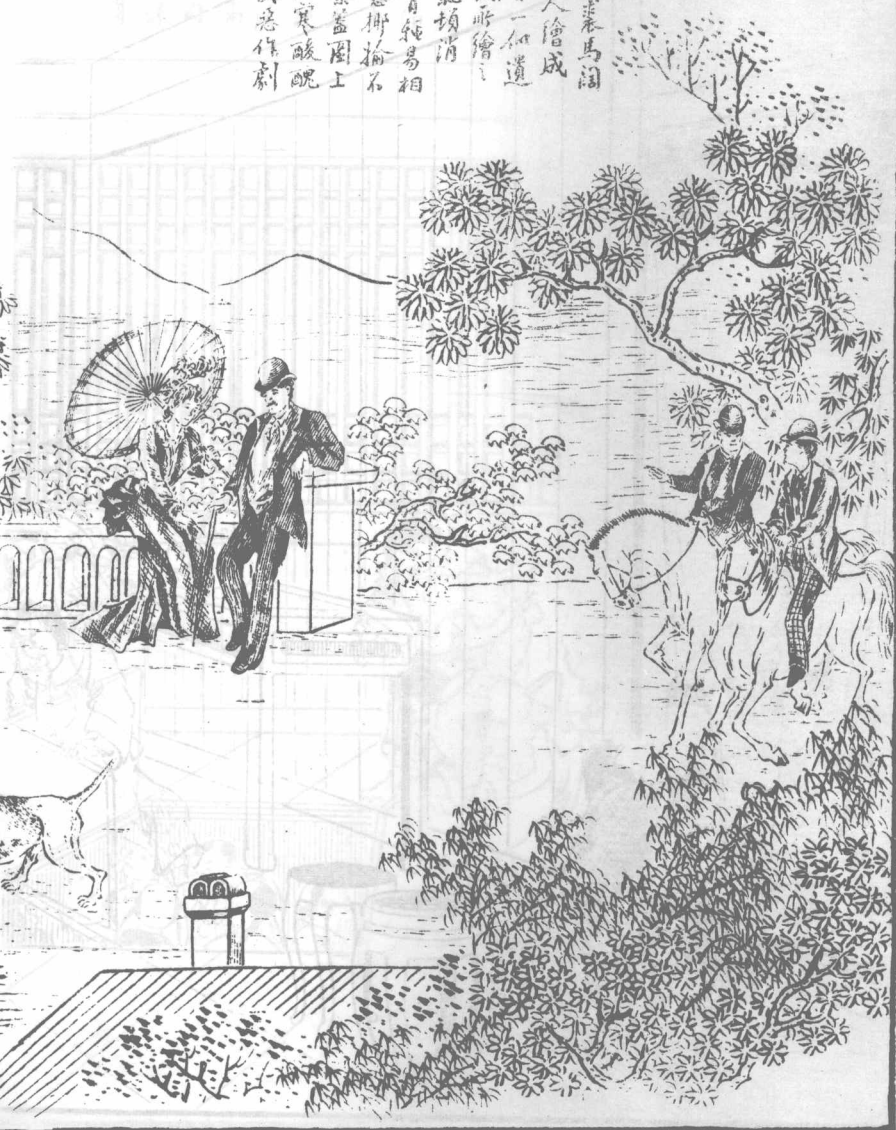




園畫仇袴

西國有畫師某素以丹青著名所畫人物惟妙惟肖一經寫生莫不歎為類上添毫形神畢現有仇袴子貴人向以家華自翊願以畫馬圖錦一時乃畫師竟將此貴人繪成圍圍一幀懸諸門前其畫一似遺跡久存非時人筆者然其所繪之形皆甚落拓馮刑可掬英氣頓消其索價甚昂視兩拱壁不啻輕易相售旋為仇袴子所知其有意掛於不潔已以重價購歸潛自毀棄蓋園上容貌宛然相者不欲他人觀此寒酸醜態也嘻西師之技神矣乃為此惡作劇以賺人財物何其狡耶

（附註）
畫相



假夫妻

男扮女裝之事時或有之
 夫抵偶然遊戲藉掩一時耳目未聞有心嘗試者欲
 真荐枕席者有之自鎮江駐防
 某旗人始某旗人卜居鎮江城內
 其同籍某姓家締摺擇吉六月初二日
 為合巹之期是日百兩盈門笙管
 嗷嘈排場顯赫璧人一對郎才女貌
 同稱美滿姻緣時則春暖洞房歡
 新花燭揭芙蓉之帳登翡翠之牀
 方擲解羅襦展錦被蓬山不遠迷香
 洞指顧可尋矣詎料新郎春心
 雖熾而新娘則懿海難填一觸



手間固具旗鼓相當之勢，於是魂飛天外，意興索然。話以撲朔迷離，故則新娘老羞成怒，謂我見說部中有巧姻緣一則，以為世間真有兄妹代行婚嫁之事故，此冒險而來，其得一當不意其君而確並棲致出此醜，是亦姻緣之不巧也。我將自去，何用多言。聞者且笑且惱，遂喧傳為活柄云。

不巧

